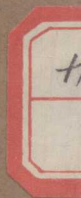


译注图像五才子書

#815.13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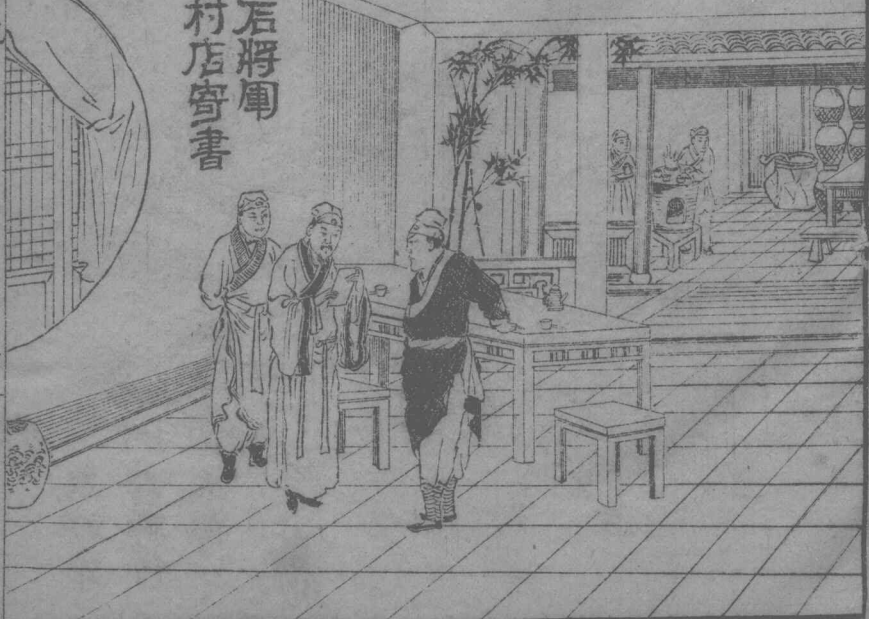




鎮三山開州
大青鐵



石將軍
村店寄書



卷十七至卷十九

沒德及
攔追趕
時雨

及時雨
會神行
大保



評註圖像水滸傳卷之十七

聖嘆外書

第三十三回

鎮三山大鬧青州道

霹靂火夜走瓦礫場

吾觀元人雜劇。每一篇爲四折。每折止用一人獨唱。而同場諸人。僅以科白從旁挑動承接之。此無他。蓋昔者之人。其胸中自有一篇絕妙文字。篇各成文。文各有意。有起有結。有開有闔。有呼有應。有頓有跌。特無所附麗。則不能以空中杼寫。故不得已。旁托古人生死離合之事。借題作文。彼其意。期於後世之人。見吾之文而止。初不取古人之事。得吾之文而見也。自雜劇之法壞。而一篇之事。乃有四十餘折。一折之辭。乃用數人同唱。於是辭煩節促。比於蛙鼓。句斷字歇。有如病夫。又一似古人之事。全賴後人傳之。而文章在所不問也。者而冬烘學究。乳臭小兒。咸搖筆灑墨。來作傳奇矣。稗官亦然。稗官固效古史氏法也。雖一部前後必有數篇。一篇之中。凡有數事。然但有一人必爲一人立傳。若有十人必爲十人立傳。夫人必立傳者。史氏一定之例也。而事則通長者。文人聯貫之才也。故有某甲某乙共爲一事。而實書在某甲傳中。斯與某乙無與也。又有某甲某乙不必共爲一事。而於某甲傳中。忽然及於某乙。此固作者心愛某乙。不能暫忘。苟有便可以及之。輒遂及之。是又與某甲無與。故曰。文人操管之際。其

權爲至重也。夫某甲傳中忽及某乙者，如宋江傳中再述武松，是其例也。書在甲傳乙則無與者，如花榮傳中不重宋江，是其例也。夫一人有一人之傳，一傳有一篇之文，一文有一端之指，一指有一定之歸，世人不察，乃搖筆灑墨，紛紛來作稗官，何其游手好閒！一至於斯，古本水滸寫花榮，便寫到宋江，悉爲花榮所用，俗本只落一二字，其醜遂不可當，不知何人所改，既不可致詰，故特取其例一述之。

話說那黃信上馬，手中橫着這口喪門劍，劉知寨也騎着馬，身上披掛些戎衣，手

中拿一把叉。

可謂善戲謔，分不爲虐，分者矣。○叉，差同音。手中拿一把叉，不止劉高天下之人皆然矣。

那一百四五十軍漢，寨兵各執着纓

鎗棍棒，腰下都帶短刀利劍。兩下鼓一聲，鑼解宋江和花榮望青州來。衆人都離了清風寨，行不過三四十里路頭，前面見一座大林子，正來到那山嘴邊，前頭寨兵指道：「林子裏有人窺望，都立住了脚。」黃信在馬上問道：「爲甚不行？」軍漢答道：「前面林子裏有人窺看。」黃信喝道：「休係他，只顧走走，看看漸近林子前。」只聽得噹噹的，二三十面大鑼一齊響起來。那寨兵人等都慌了手脚，只待要走。黃信喝道：「且住，都與我擺開。」叫道：「劉知寨，你壓着囚車，劉高在馬上，死應不得。」口裏念救苦救難天尊。句：哎呀呀。句：十萬卷經。句：三十壇醮。句：救一救。句：寫得口中亂攪之極，或無上半句，或無下半句，真是絕到驚得。

臉如成精。東瓜青。一回黃。一回。

絕倒亦是奇語

這黃信是個武官。終有些膽量。便拍馬向

前看時。只見林子四邊齊齊的分過。三五百個小嘍囉來。一個個身長力壯。都是面惡眼凶。頭裹紅巾。身穿衲襖。腰懸利劍。手執長鎗。早把一行人圍住。林子中挑出三個好漢來。一個穿青。一個穿綠。一個穿紅。都戴着一頂銷金萬字頭巾。各跨一口腰刀。又使一把扑刀。當住去路。中間是錦毛虎燕順。上首是矮脚虎王英。下首是白面郎君鄭天壽。三個好漢大喝道。來往的到此當住脚。留下三千兩買路黃金。任從過去。黃信在馬上大喝道。你那厮們不得無禮。鎮三山在此。好三個好漢。睜着眼。大喝道。你便是鎮三山。也要三千兩買路黃金。好沒時不放你過去。黃信說道。我是上司取公事的。都監有甚麼買路錢與你。那三個好漢笑道。莫說你是上司。一個都監。便是趙官家駕過。也要三千貫買路錢。若是沒有。且把公事人當在這里。待你取錢來贖。奇譚解人頭黃信大怒。罵道。強賊怎敢如此無禮。喝叫左右。擂鼓鳴鑼。黃信拍馬舞劍。直奔燕順。三個好漢一齊挺起扑刀來戰黃信。黃信見三個好漢齊來併他。奮力在馬上鬪了十合。怎抵當得他三個住。亦且劉高已自抖着。向前不得。見了這般頭勢。只待要走。黃信怕喫他三個拿了。壞了名聲。只得一騎馬。撲喇喇跑回舊路。三個頭領挺着扑刀。趕將來。黃信那里顧得衆人。獨自飛

馬奔回清風鎮去了。衆軍見黃信回馬時，已自發聲喊，撇了囚車，都四散走了。只剩得劉高。寫得好。讀至此始知前文要劉高同來對埋之妙。不然則重要到捉劉高也。見頭勢不好，慌忙勒轉馬頭，連打三鞭。那

馬正待跑時，被那小嘍囉拽起絆馬索，早把劉高的馬掀翻，倒撞下來。衆小嘍囉

一發向前，拿了劉高，搶了囚車，打開車輛。花榮已把自己囚車掀開了，好便跳出

來，將這縛索都掙斷了，却打碎那個囚車，救出宋江來。好自有那幾個小嘍囉已

自反，剪了劉高。好又向前去，搶得他騎的馬。好亦有三匹駕車的馬。好却剝了劉

高的衣服，與宋江穿了。好。讀至此始知前文花榮乞留衣服之妙。不然則一劉高之衣，熱寒中不可分衣，兩人花榮又不可赤條條上山也。把馬先送上山

去。好這三個好漢一同花榮，並小嘍囉把劉高赤條條的綁了，押回山寨來。好。一段

手原來這三位好漢，爲因不知宋江消息，差幾個能幹的小嘍囉下山，直來清風

鎮上探聽。聞人說道，都監黃信擲盞爲號，拿了花知寨，并宋江陷車囚了。解投青

州來。因此報與三個好漢得知，帶了人馬，大寬轉兜出大路來，預先截住去路。小

路裏亦差人伺候。開筆因此救了兩個，拿得劉高，都回山寨裏來。當晚上得山時，

已是二更時分，都到聚義廳上相會，請宋江花榮當中坐定。三個好漢對席相陪，

一面且備酒食管待。燕順分付孩兒們各自都去喫酒。花榮在廳上稱謝三個好

漢，說道：花榮與哥哥皆得三個壯士，救了性命，報了冤讎，此恩難報，只是花榮還

有妻小妹子在清風寨中必然被黃信擒捉却是怎生救得燕順道知寨放心料
應黃信不敢便拿恭人若拿時也須從這條路裏經過好○讀至此始知前文黃信許花榮不拿家小之妙我明日

弟兄三個下山去取恭人和令妹還知寨便差小嘍囉下山先去探聽花榮謝道

深感壯士大恩宋江便道且與我拿過劉高那厮來燕順便道把他綁在將軍柱

上割腹取心與哥哥慶喜花榮道我親自下手割這厮花榮文甚宋江罵道你這厮我

與你往日無冤近日無讐你如何聽信那不賢的婦人害我今日擒來有何理說

花榮道哥哥問他則甚把刀去劉高心窩裏只一剗那顆心獻在宋江面前花榮文甚○不

是花榮說便要寫劉高許多搖尾乞命之語汚筆壞紙極矣小嘍囉自把屍首拖在一邊宋江道今日雖殺了這厮濫污

匹夫只有那個淫婦不曾殺得未出那口怨氣王矮虎便道哥哥放心我明日自

下山去拿那婦人今番還我受用行文一時行到平談處無可出色故借此作笑耳不必真有之衆皆大笑當夜飲酒罷各

自歇息次日起來商議打清風寨一事燕順道昨日孩兒們走得辛苦了今日歇

他一日明日早下山去也未遲宋江道也見得是正要將息人強馬壯不在促忙

不說山寨整點軍馬起程且說都監黃信一騎馬奔回清風鎮上大寨內便點寨

兵人馬緊守四邊柵門黃信寫了申狀叫兩個教軍頭目飛馬報與慕容知府知

府聽得飛報軍情緊急公務連夜陞廳看了黃信申狀反了花榮結連清風山強

盜時刻清風寨不保事在告急早遣良將保守地方

已上三十字是申狀

知府看了大驚便差

人去請青州指揮司總管本州兵馬秦統制急來商議軍情重事那人原是山後

開州人氏姓秦諱個明字因他性格急躁聲若雷霆以此人都呼他做霹靂火秦

明祖是軍官出身使一條狼牙棒有萬夫不當之勇那人聽得知府請喚逕到府

裏來見知府各施禮罷那慕容知府將出那黃信的飛報申狀來教秦統制看了

秦明大怒道賊子如此無禮不須公祖憂心不才便起軍馬不拿這賊誓不再見

公祖慕容知府道將軍若是遲慢恐這厮們去打清風寨秦明答道此事如何敢

遲慢只今連夜便點起人馬來日早行知府大喜忙叫安排酒肉乾糧先去城外

等候賞軍秦明見說反了花榮怒忿忿地上馬

大書秦明忠孝天性

奔到指揮司裏便點起一

百馬軍四百步軍先叫出城去取齊擺隊起身却說慕容知府先在城外寺院裏

丞下饅頭擺了大碗燙下酒每一個人三碗酒兩個饅頭一斤熟肉

須知此非閒筆蓋因知府賞軍便得

方纔備辦得了却望見軍馬出城引軍紅旗上大書兵

先見秦統制一番軍容先見一番軍容便合後文宋江定計不寫已見

馬總管秦統制慕容知府望見秦明全副披掛了出城來果是英雄無比

絕妙章法

秦明在馬上見慕容知府城外賞軍慌忙叫軍漢接了軍器下馬來和知府相見

施禮罷知府把了盞將些言語囑付總管道善覷方便早奏凱歌賞軍已罷放起

信砲秦明辭了知府飛身上馬擺開隊伍催趲軍兵大刀闊斧逕奔清風寨來原
來這清風寨鎖却在青州東南上從正南取清風山較近可早到山北小路

礙不收花榮老小在後不礙單騎來說黃信也

却說清風山寨裏這班嘍囉們探知備細報上山來寨裏衆好漢

有此句便令在前不

正待要打清風寨去只聽的報道秦明引兵馬來到都面面厮覷俱各駭然花榮

便道

獨寫花榮

你衆位都不要慌自古兵臨告急必須死敵教小嘍囉飽喫了酒飯只

依着我行先須力敵後用智取如此如此好麼

日宋江花榮先定了計策便叫小嘍囉各自去準備花榮自選了一騎好馬

真好花榮

宋江道好計正是如此行當

一副衣甲弓箭鐵鎗都收拾了等候再說秦明領兵來到清風山下離山十里下

了寨柵次日五更造飯軍士喫罷放起一個信砲直奔清風山來揀空闊去處擺

開人馬發起擂鼓只聽得山上鑼聲震天響飛下一彪人馬來秦明勒住馬橫

着狼牙棒睜着眼睛看時却見衆嘍囉簇擁着小李廣花榮下山來到得山坡前一

聲鑼響列成陣勢花榮在馬上擎着鐵鎗朝秦明聲個喏

秦明大喝道花榮

花榮文甚

你祖代是將門之子朝廷命官教你做個知寨掌握一境地方食祿於國有何虧

你處却去結連賊寇反背朝廷我今特來促你會事的下馬受縛免得腥手污脚

花榮陪着笑道

看他一個只是笑一個只是怒一個儒雅一個性急各各如畫

總管聽稟量花榮如何肯反背朝廷實被劉

高這厮無中生有官報私讐逼迫得花榮有家難奔有國難投權躲避在此六字是一部大

書供望總管詳察解救秦明道你兀自不下馬受縛更待何時剗地花言巧語煽

惑軍心喝叫左右兩邊擂鼓秦明輪動狼牙棒直奔花榮花榮大笑道秦明你這

厮原來不識好人饒讓妙語未我念你是個上司官經人說你道俺真個怕你便縱馬挺鎗

來戰秦明兩個交手鬪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花榮連鬪了許多合賣個破綻撥

回馬望山下小路便走秦明大怒大趕將來花榮把鎗去了事環上帶住把馬勒

個定左手拈起弓右手拔箭拽滿弓紐過身軀望秦明盔頂上只一箭正中盔上

射落斗來大那顆紅纓却似報個信與他妙絕秦明喫了一驚不敢向前追趕霍

地撥回馬恰要趕殺衆人却早一闕地都上山去了花榮自從別路也轉上山寨

去了秦明見他都走散了心中越怒道越耐耐這草寇無禮喝叫鳴鑼擂鼓取路

上山衆軍齊聲吶喊步軍先上山來轉過三兩個山頭只見上面擂木砲石灰瓶

金汁從峻峻處打將下來向前的退後不迭早打倒三五十個只得再退下山來

秦明怒極怒帶領軍馬繞下山來尋路上山尋到午牌時分只見西山邊鑼聲響

樹林叢中閃出一對紅旗軍來妙絕秦明引了人馬趕將去時趕到鑼也不響紅

旗都不見了妙絕秦明看那路時又沒正路都只是幾條砍柴的小路却把亂樹

折木交叉當了路口又不能上去得正待差軍漢開路只見軍漢來報道東山邊

鑼聲響一陣紅旗軍出來妙絕秦明引了人馬飛也似奔過東山邊來趕到看時

鑼也不鳴紅旗也不見了妙絕秦明縱馬去四下裏尋路時都是亂樹折木塞斷

了砍柴的路徑小變只見探事的又來報道西邊山上鑼又響紅旗軍又出來了

妙絕花榮秦明拍馬再奔來西山邊又趕到看時又不見一個人紅旗也沒了妙絕

秦明怒壞怒恨不得把齒都咬碎了正在西山邊氣忿忿的又聽得東山邊鑼聲

震地價響妙極花榮急帶了人馬又趕過來東山邊又趕過看時又不見有一個賊

漢紅旗都不見了妙絕秦明怒挺胸脯怒挺又要趕軍漢上山尋路只聽得西山

邊又發起喊來妙絕秦明怒氣衝天怒氣大驅兵馬投西山邊來又趕過山上山

下看時並不見一個人妙絕秦明喝叫軍漢兩邊尋路上山數內有一個軍人稟

說道這里都不是正路只除非東南上有一條大路可以上去若是只在這里尋

路上去時惟恐有失秦明聽了便道既有那條大路時連夜趕將去便驅一行軍

馬奔東南角上來又趕到看看天色晚了又走得人困馬乏巴得到那山下時正

欲下寨造飯只見山上火把亂起鑼聲亂鳴妙絕秦明轉怒轉引領四五十馬

軍跑上山來又跑上只見山上樹林內亂箭射將下來又射傷了些軍士秦明只得

平... 水... 專... 卷十七... 第三十三回... 五

回馬下山又跑下山來且教軍士只顧造飯。恰纔舉得火着，只見山上有八九十火把，光

呼風唳哨下來。妙絕花榮秦明急待引軍趕時，趕火把一齊都滅了。妙絕花榮只是騙他

數遍不嫌重複故妙○處急性人妙法○想見花榮胸中有八門五花之妙當夜雖有月光，亦被陰雲籠罩，不甚明朗。趕來騙他趕去耳偏寫

也秦明怒不可當。怒不可當便叫軍士點起火把，燒那樹木，只聽得山嘴上鼓笛之聲。

妙絕花榮秦明縱馬上來看時，見山頂上點着十餘個火把，照見花榮陪着宋江在

上面飲酒。妙絕花榮秦明看了心中，沒出氣處，勒住馬在山下大罵。處急性人妙絕花榮笑答

道。只是笑秦統制你不必焦躁，且回去將息着。絕妙我明日和你併個你死我活的輸

贏便罷。秦明怒喊道。怒反賊你便下來，我如今和你併個三百合，却再作理會。花

榮笑道。只是秦總管你今日已勞困了，我便贏得你，也不為強。絕妙你且回去，明日

却來。秦明越怒。越怒只管在山下罵，本待尋路上山，却又怕花榮的弓箭，因此只在

山坡下罵。百忙中忽正叫罵之間，只聽得本部下軍馬發起喊來。妙絕花榮秦明急回

到山下看時，只見這邊山上火砲火箭一齊燒將下來。絕妙背後二三十個小嘍囉

做一羣把弩弓在黑影裡射人。妙絕○寫衆軍馬發喊一齊都擁過那邊山側深坑

裡去躲。十九字句○此時已有三更時分。好衆軍馬正躲得弓箭時，只叫得苦。上溜

頭滾下水來。妙絕花榮一行人馬却都在溪裏各自掙扎性命。絕妙爬得上岸的盡被

小嘍囉撓鈎搭住活捉上山去了。絕妙爬不上岸的盡淹死在溪裏。絕妙且說秦明此

時怒得腦門都粉碎了。怒得腦門粉碎○看他寫大怒越怒極怒壞怒挺胸脯怒氣衝天轉怒怒不可當怒喊越怒怒得腦門都粉碎了全用史公章法却見一條小

路在側邊。絕妙秦明把馬一撥搶上山來走不到三五十步和人連馬擲下陷坑裏

去。妙絕花榮○一路寫花榮不勞一蹄不折一矢功成名立真正妙絕兩邊埋伏下五十個撓鈎手把秦明搭將起來剝了渾

身衣甲。句頭盔。句軍器。句○妙絕花榮令我讀之而笑拿條繩索綁了把馬也救起來。妙絕都解上清

風山來原來這般圈套都是花榮的計策。自註一逼令上文再一清出先使小嘍囉或在東或在西

引誘得秦明人困馬乏策立不定預先又把這土布袋填住兩溪的水等候夜深

却把人馬逼趕溪裏去上面却放下水來那急流的水都結果了軍馬你道秦明

帶出的五百人馬。忽然提一句筆法奇矯一大半滄在水中都送了性命生擒活捉有一百五

六十人奪了七八十匹好馬不曾逃得一個回去次後陷馬坑裏活捉了秦明。註自

此當下一行小嘍囉捉秦明到山寨裏早是天明時候五位好漢坐在聚義廳上

小嘍囉縛綁秦明。妙絕花榮解在廳前花榮見了連忙跳離交椅接下廳來親自解了

繩索扶上廳來納頭拜在地下。妙絕花榮真正出奇無窮秦明慌忙答禮便道我是被擒之人絲

你們碎屍而死何故却來拜我花榮跪下道。妙小嘍囉不識尊卑誤有冒瀆切乞

恕罪隨取錦緞衣服與秦明穿了。妙絕花榮令我讀之而笑秦明問花榮道這位為頭的好漢却

上上牛馬
卷之七
第三十三回

是甚人。偏動人問何也花榮道。這位是花榮的哥哥。鄆城縣宋押司。諱江便是。又妙絕這三位

是山寨之主。燕順王英鄭天壽。秦明道。這三位我自曉得。輕句這宋押司莫不是喚

做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麼。重句宋江忙答道。小人便是。秦明連忙下拜道。聞名久矣。

不想今日得會義士。宋江慌忙答禮不迭。秦明見宋江腿脚不便。寫得好問道。兄長

如何貴足不便。宋江却把自離鄆城縣起頭。直至劉知寨拷打的事。故從頭對秦

明說了一遍。秦明只把頭來搖道。若聽一面之詞。誤了多少緣故。容秦明回州去

對慕容知府說知此事。燕順相留且住數日。隨即便殺羊宰馬。安排筵席飲宴。拿

上山的軍漢都藏在山後房裏。妙絕也與他酒食管待。秦明喫了數杯起身道。衆

位壯士。既是你們的好情分。不殺秦明。還了我盔甲馬匹軍器。妙筆合我讀之而笑回州去。燕

順道。總管差矣。你既是引了青州五百兵馬都沒了。如何回得州去。慕容知府如

何不見你罪責。不如權在荒山草寨住幾時。本不堪歇馬。權就此間落草。論秤分

金銀。整套穿衣服。不强似受那大頭巾的氣。秦明聽罷。便下廳道。便下廳寫秦明妙秦明生

是大宋人。死爲大宋鬼。朝廷教我做到兵馬總管。兼受統制使官職。又不曾虧了

秦明。我如何肯做强人。背反朝廷。你們衆位要殺時。便殺了我。花榮趕至廳來。拖

住道。趕下廳寫花榮妙兄長息怒。聽小弟一言。我也是朝廷命官之子。無可奈何。被逼迫得

如此總管既是不肯落草如何相逼得你隨順只請少坐席終了時小弟討衣甲

頭盜鞍馬軍器妙筆令我讀之而笑還兄長去秦明那里肯坐花榮又勸道總管夜來勞神費

力了一日一夜人也尙自當不得那匹馬如何不喂得他飽了去妙絕秦明聽了

肚內尋思也說得是再上廳來再上廳寫秦明花榮都妙坐了飲酒那五位好漢輪番把盞陪話

勸酒秦明一則軟困是二為衆好漢勸不過是開懷喫得醉了扶入帳房睡了這

里衆人自去行事實事虛寫○一句八字中有一夜男啼女哭殺人效火在內不在話下且說秦明一覺直睡到次日辰

牌方醒跳將起來急性洗漱罷秦明性急的人便要下山衆人慌忙安排些酒食

管待了取出頭盜衣甲妙筆與秦明披掛了牽過那匹馬來并狼牙棒妙筆好笑○為是好笑便不忍

一句寫盡却分作兩三句出之先叫人在山下伺候五位好漢都送秦明下山來相別了交還馬匹軍

器妙筆秦明上了馬好笑拿着狼牙棒好笑趁天色大明離了清風山取路飛奔

青州來到得十里路頭恰好已牌前後遠遠地望見烟塵亂起並無一個人來往

文奇秦明見了心中自有八分疑忌到得城外看時原來舊有數百人家却都被火

燒做白地文奇一片瓦礫場上橫七豎八殺死的男子婦人不記其數文奇秦明看了

大驚打那匹馬在瓦礫場上跑到城邊大叫開門時只見城邊吊橋高拽起了文奇

都擺列着軍士旌旗插木砲石秦明勒着馬大叫城上放下吊橋渡我入城城上

早有人看見是秦明便搥起鼓來。吶着喊。文奇秦明叫道：「我是秦總管，如何不放我

入城。只見慕容知府立在城上女牆邊，大喝道：「反賊！你如何不識羞恥？昨夜引

人馬來打城子，把許多好百姓殺了，又把許多房屋燒了。今日兀自又來賺哄城

門，朝廷須不曾虧負了你。你這厮倒如何行此不仁，已自差人奏聞朝廷去了。早

晚拿住你時，把你這厮碎屍萬段。」秦明大叫道：「公祖差矣。秦明因折了人馬，又被

這厮們捉了上山去，方纔得脫。昨夜何曾來打城子？知府喝道：「我如何不認得你

這厮的馬匹。」句「衣甲。」句「軍器。」句「頭盔。」文奇城上衆人明明地見你指撥紅頭子殺

人放火。文奇你如何賴得過，便做你輸了被擒，如何五百軍人沒一個逃得回來

報信。你如今指望賺開城門取老小，你的妻子今早已都殺了。你若不信，與你頭

看。軍士把鎗將秦明妻子首級挑起，在鎗上教秦明看。秦明是個性急的人，看了

渾家首級，氣破胸脯，分說不得，只叫得苦屈。城上弩箭如雨點般射將下來。秦明

只得迴避。上文已足，只如此撒開。看見遍野處火焰，尙兀自未滅。再盡一句。秦明回馬在瓦礫場上

恨不得尋個死處。句「肚裏尋思了半晌。」句「縱馬再回舊路。」句「行不得十來里，只見

林子裏。妙絕花榮轉出一夥人馬來，當先五匹馬上五個好漢，不是別人，宋江、花榮、燕

順、王英、鄭天壽隨從一二百小嘍囉。宋江在馬上欠身道：「總管何不回青州，獨自

一騎投何處去。秦明見問，怒氣道：「不知是那個天不蓋地，不載該剛的賊，裝做我去打了城子，壞了百姓人家房屋，殺害良民。到結果了我一家老小，閃得我如今

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我若尋見那人時，直打碎我條狼牙棒便罷。」宋江便道：「妙絕花榮此處

便不出頭也。○人但知宋江服秦明不知花榮用宋江也。總管息怒。小人有個見識，這里難說。且請到山寨裏告稟總

管可以便往。秦明只得隨順，再回清風山來。於路無話。早到山亭前下馬。衆人一

齊都進山寨內。小嘍囉已安排酒果肴饌，在聚義廳上。五個好漢邀請秦明上廳

都讓他中間坐定。妙絕花榮○此句與後仍請句對看便知花榮之妙也。五個好漢齊齊跪下。秦明連忙答禮也跪

在地。宋江開話道：妙絕花榮能用宋江總管休怪。昨日因留總管在山，堅意不肯，却是宋江定

出這條計來。妙絕花榮既能用宋江又能深信宋江之心能服秦明蓋不惟能將軍又能將將者矣。叫小卒似總管模樣的，却穿了總管

的衣甲頭盔，騎着那馬，橫着狼牙棒，直奔青州城下。點撥紅頭子殺人燕順、王矮

虎帶領五十餘人助戰，只做總管去家中取老小。因此殺人放火，先絕了總管歸

路的念頭。今日衆人特地請罪。秦明見說了，怒氣攢心，欲待要和宋江等厮併。句一

却又自肚裏尋思。句一一則是上界星辰契合，二乃被他們軟困，以禮待之。三則又

怕鬪他們不過。三句○上二句不足以接往秦明故作者在旁幫入三句筆力妙甚。因此只得納了這口氣，便說道：「你們弟兄

雖是好意要留秦明，只是害得我忒毒些個。斷送了我妻小一家人口。」宋江答道：

此亦是花榮意却到底用宋江說○何用知其必出於花榮也蓋一人有一人正傳今此文正屬花榮正傳也

嫂嫂夫人花知寨自說有一令妹甚是賢慧他情願賠出立辦裝奩與總管為室

如何妙絕花榮不惟善用兵又善用將乃至又善用其妹也○俗本說秦明見衆人如此相敬相愛方纔放心歸順花榮仍

請宋江在居中坐了秦明道好妙絕花榮不惟戡定禍亂又能正名定位真是極寫之矣○俗本皆說秦明花榮及三位好漢

依次都坐大吹大搦飲酒商議打清風寨一事秦明道這事容易不須衆弟兄費

心黃信那人亦是治下二者是秦明教他的武藝三乃和我過的最好明日我便

先去叫開柵門一席話說他入夥投降就取了花知寨寶眷倒此句在拿劉高老婆之前特與王英映帶作趣○前文宋江

先許為王英作媒後文却忽與秦明作媒皆是行文閃爍之法拿了劉高的潑婦與仁兄報讐雪恨偏與上句連說獨不為王英地乎作進見之

禮如何宋江大喜道若得總管如此慨然相許却是多幸多幸當日筵席散了各

自歇息次日早起來喫了早飯都各各披掛了秦明上馬先下山來拿了狼牙棒

飛奔清風鎮來却說黃信自到清風鎮上發放鎮上軍民點起寨兵曉夜隄防牢

守柵門又不敢出戰回護前文法累累使人探聽不見青州調兵策應當日只聽得報道

柵外有秦統制獨自一騎馬到來叫開柵門黃信聽了便上馬飛奔門邊看時果

是一人一騎又無伴當黃信便叫開柵門放下吊橋迎接秦總管入來直到大寨

公廳前下馬請上廳來敘禮罷黃信便問道總管緣何單騎到此秦明當下先說

了損折軍馬等情。後說山東及時兩宋公明疎財仗義，結識天下好漢，誰不欽敬。他如今見在清風山上。我今次也在山寨入了夥，你又無老少。

花榮秦明都成累筆，故此處特省一句。

不聽我言語，也去山寨入夥，免受那文官的氣。黃信答道：「既然恩官在彼，黃信安

敢不從？只是不曾聽得說有宋公明在山上。今次却說及時兩宋公明自何而來。

妙筆明畫

秦明笑道：「便是你前日解去的鄆城虎張三便是。」

妙筆明畫，又復絕倒。

他怕說出真名姓，

惹起自己的官司，因此只認說是張三。黃信聽了，跌脚道：「若是小弟得知是宋公

明時，路上也自放了他。」

又反黃信

一時見不到處，只聽了劉高一面之詞，險不壞了他

性命。秦明、黃信兩個正在公廨內商量起身，只見寨兵報道：「有兩路軍馬鳴鑼播

鼓，殺奔鎮上來。」秦明、黃信聽得都上了馬，前來迎敵。軍馬到得柵門邊，望時只見

塵土蔽日，殺氣遮天。兩路軍兵投鎮上，四條好漢下山來，畢竟秦明、黃信怎地迎

敵，且聽下回分解。

王望如曰：「氣運當否？」官兵曰：「弱盜賊日強，黃信押解花榮、宋江，反被清風寨燕

順等率眾奪去，可憐劉高理未經對，而身已先殺矣。」

又曰：「秦統制奉慕容知府之命討賊，而為賊所困，性多怒，則誘之或來，或去，以

挫其鋒，氣多驕，則無端加膝墜淵，以亂其志，借盜甲馬匹軍器之假謀，行殺人

放火攻城之真叛將一個赤心報國大將軍進退維谷莫可誰何不獨自己投降並令黃信入夥嗚呼霹靂火豈真爲盜者哉

又曰燕順殺劉高之室矮脚虎有婦而無婦秦明娶花榮之妹霹靂無妻而有妻無妻而有妻者所以安鰥夫之心有婦而無婦者所以除逢夫之惡

第三十四回

石將軍村店寄書

小李廣梁山射雁

此回篇節至多如清風寨起行是一節對影山遇呂方郭盛是一節酒店遇石勇是一節宋江得家書是一節宋江奔喪是一節山泊關防嚴密是一節宋江歸家是一節

讀清風寨起行一節要看他將車數馬數人數通計一遍分調一遍分明是一
段史記

讀對影山鬪戟一節要看他忽然變作極耀艷之文蓋寫少年將軍定當如此
讀酒店遇石勇一節要看他寫得石將軍如猛虎當路直是撩撥不得只是認
得兩位豪傑其顧盼雄毅便乃如此何況身爲豪傑者其於天下人畜如何也
讀宋江得家書一節要看他寫石勇不便將家書出來又不甚曉得家中事體
偏用筆筆捺住法寫得宋江大喜便又敘話飲酒直待盡情盡致了然後開出

書來却又不便說書中之事。再寫一句封皮逆封。又寫一句無平安字。皆用極奇拗之筆。

讀宋江奔喪一節。要看他活畫出奔喪人來。至如麻鞋句。短棒句。馬句。則又分外妙筆也。

讀水泊一節。要看他設置雄麗。要看他號令精嚴。要看他謹守定規。要看他深謀遠慮。要看他盤詰詳審。要看他開誠布恩。要看他不昵所親之言。要看他不敢慢於遠方之人。皆作者極意之筆。

讀歸家一節。要看他忽然生一張社長作波。却恐疑其單薄。又反生一張社長陪之。可見行文要相形勢也。

當下秦明和黃信兩個。到柵門外看時。望見兩路來的軍馬。却好都到。一路是宋江花榮。一路是燕順王矮虎。各帶一百五十餘人。黃信便叫寨兵放下吊橋。大開寨門。迎接兩路人馬。都到鎮上。宋江早傳下號令。休要害一個百姓。休傷一個寨兵。先打入南寨。把劉高一家老少盡都殺了。王矮虎自先奪了那個婦人。可謂老婆心切

○極似寫王矮虎却不知借此一句收取潑婦上山報仇正法也

小喽囉盡把應有家私金銀財物寶貨之資。都裝上車子。

再有馬匹牛羊盡數牽了。花榮自到家中。將應有的財物等項裝載車上。搬取妻

小妹子內有清風鎮上人數都發還了。

閒心細筆文所本無事所必有

衆多好漢收拾已了。一行人馬

離了清風鎮都回到山寨裏來。車輛人馬都到山寨。鄭天壽迎接向聚義廳上相

會。黃信與衆好漢講禮罷。坐於花榮肩下。宋江叫把花榮老小安頓一所歇處。

細

將劉高財物分賞與衆小嘍囉。細王矮虎拿得那婦人將去藏在自己房內。燕順

便問道。劉高的妻今在何處。王矮虎答道。今番須與小弟做個押寨夫人。燕順道。

與却與你。且喚他出來。我有一句話說。

辭令能品

宋江便道。我正要問他。王矮虎便喚

到廳前。那婆娘哭着告饒。宋江喝道。你這潑婦。我好意救你下山。念你是個命官

的。恭人。你如何反將冤報。今日擒來。有何理說。燕順跳起身來便道。這等淫婦。問

他則甚。拔出腰刀一刀揮爲兩段。

職官淫婦前後一樣殺法亦此篇之章段也。○換燕順者祇恐仍出花榮便有礙矮虎不如用他自家入得省事耳。

王矮虎

見砍了這婦人。心中大怒。奪過一把扑刀。便要與燕順交併。宋江等起身來勸住。

宋江便道。燕順殺了這婦人。也是兄弟。你看我這等一力救了他下。山。教他夫妻

團圓完聚。尙兀自轉過臉來。叫丈夫害我賢弟。你留在身邊。久後有損無益。宋江

日後別娶一個好的。教賢弟滿意。燕順道。兄弟便是這等尋思。不殺他。久後必被

他害了。王矮虎被衆人勸了。默默無言。燕順喝叫打掃過屍首血跡。且排筵席慶

賀。次日花榮請宋江黃信主婚。燕順王矮虎鄭天壽做媒。執伐把妹子嫁與秦明。

一應禮物都是花榮出備。王英方失夫人秦明便得夫人兩事偏要接連寫在一處以為激射喫了三五日筵席五七日後小

嘍囉探得事情上山來報道青州慕容知府申將文書去中書省奏說反了花榮

秦明黃信要起大軍來征勦衆人聽罷商量道此間小寨不是久戀之地倘或大

軍到來四面圍住如何迎敵宋江道小可有一計不知中得諸位心否衆好漢都

道願聞良策宋江道自這南方有個去處地名喚做梁山泊方圓八百餘里中間

宛子城蓼兒洼晁天王聚集着三五千軍馬把住着水泊官兵捕盜不敢正眼覷

他我等何不收拾起人馬去那里入夥。一段大書宋江倡衆落草以正其罪也秦明道既然有這個去處

却是十分好只是沒人引進他如何肯便納我們宋江大笑却把這打劫生辰綱

金銀一事直說到劉唐寄書將金子謝我因此上殺了閻婆惜逃去在江湖上秦

明聽了大喜道恁地兄長正是他那里大恩人事不宜遲可以收拾起快去。今日衆人既屬

宋江倡率前日晁蓋又屬宋江私放以深表宋江爲賊之首罪之魁也只就當日商量定了便打併起十數輛車子。通計把老

小并金銀財物衣服行李等件都裝在車子上共有三二百匹好馬。通計小嘍囉

們有不願去的齎發他些銀兩任從他下山去投別主。開筆却少不得有願去的編入隊裏

就和秦明帶來的軍漢通有三五百人。通計宋江教分作三起下山。妙只做去收

捕梁山泊的官軍。妙○此一句便引出後文山泊一篇來山上都收拾得停當裝上車子放起火來把山

平生水滸傳 卷之二十四

寨燒作平地分爲三隊下山宋江便與花榮引着四五十人分三五騎馬分簇

擁着五七輛車子分老小隊仗先行第一秦明黃信引領八九十匹馬分和這應

用車子分作第二起第二後面第三隊字便是燕順王矮虎鄭天壽三個引着四五

十匹馬分一二百人分人無車第一隊有人有馬有車第二隊有馬有車無人第三隊有馬有離了清風山

取路投梁山泊來於路中見了這許多軍馬旗號上又明明寫着收捕草寇官軍

因此無人敢來阻當在路行五七日離得青州遠了且說宋江花榮兩個騎馬在

前頭背後車輛載着老小與後面人馬只隔着二十來里遠近前面到一個去處

地名喚對影山兩邊兩座高山一般形勢中間却是一條大闊驛路兩個在馬上

正行之間只聽得前山裡鑼鳴鼓響爲是強賊爲是官軍讀至下却都花榮便道前面必有

強人把鎗帶住取弓箭來整頓得端正再插放飛魚袋內一面叫騎馬的軍士催

趲後面兩起車馬上來野且把車輛人馬扎住了宋江和花榮兩個引了二十餘

騎軍馬向前探路至前面半里多路早見一簇人馬約有一百餘人盡是紅衣紅

甲擁着一個穿紅少年壯士橫戟立馬奇格在山坡前大叫道今日我和你比試

分個勝敗見個輸贏只見對過山岡子背後早擁出一隊人馬來也有百十餘人

都是白衣白甲也擁着一個穿白少年壯士手中也使一枝方天畫戟奇文奇格

處皆用散鼓

處忽然用兩扇
一聯法奇絕
這邊都是素白旗號那壁都是絳紅旗號
又
只見兩邊紅白旗搖震

地花腔鼓搥那兩個壯士更不打話各人挺手中戟縱坐下馬兩個就中間大闊

路上鬪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花榮和宋江兩個在馬上看了喝采
采他前後兩番喝
采寓意深隱為之

嘆花榮一步步趨馬向前看時只見那兩個壯士鬪到深淵裏這兩枝戟上一枝

是金錢豹子尾一枝是金錢五色旛
聯又一
却攪做一團上面絨絛結住了那里分

拆得開奇花榮在馬上看了便把馬帶住左手去飛魚袋內取弓右手向走獸壺

中拔箭亦是一聯○此一段
文都作分外耀艷語搭上箭拽滿弓覷着豹尾絨絛較親處颯的一箭恰好正

把絨絛射斷只見兩枝畫戟分開做兩下奇那二百餘人一齊聲喝采
前言兩番喝采
寓意深隱者何

也蓋兩戟相交不相上下則兩戟之妙可得而知也兩戟之妙得而知然而宋江知花榮知者二百餘人不得知二百餘

人不得知則止有宋江花榮馬上喝采而二百餘人瞠目不出一聲矣蓋天下曲高寡和才高無賞往往如是不足注也迨

夫花榮一箭分開兩戟而二百餘人齊聲喝采夫二百餘人即又豈知花榮之內正外直左托
右抱乎哉眼見兩戟得箭而開則喝采耳嗚呼天下以成功論英雄又往往如是亦不足怪也
那兩個壯士便不

鬪寫兩戟互不相服却寫一箭
能服兩戟可謂極表花榮矣都縱馬跑來直到宋江花榮馬前就馬上欠身聲喏都道

願求神箭將軍大名花榮在馬上答道我這個義兄乃是鄆城縣押司山東及時

雨宋公明說得我便是清風鎮知寨小李廣花榮說得響○願求神箭大名却反先說鄆城押司
豈以神箭重押司哉得押司而神箭越重耳

那兩個壯士聽罷扎住了戟便下馬推金山到玉柱又一聯○此六字他書亦學用之矣却不
知在此處分外耀艷中則映襯成色耳他

書前後不稱亦復硬用
入來真是文章苦海也
都拜道聞名久矣宋江花榮慌忙下馬扶起那兩位壯士道且請

問二位壯士高姓大名。那個穿紅的說道：小人姓呂名方。祖貫潭州人氏。平昔愛學呂布爲人。因此習學這枝方天畫戟。人都喚小人做小溫侯呂方。一個古人因販生

藥到山東。消折了本錢。不能穀還鄉。權且占住這對影山。打家劫舍。近且走這個

壯士來。要奪呂方的山寨。和他各分一山。他又不肯。因此每日下山廝殺。不想原

來緣法注定。今日得遇尊顏。宋江又問這穿白的壯士高姓。那人答道：小人姓郭

名盛。祖貫西川嘉陵人氏。差取水銀貨賣。黃河裏遭風翻了船。回鄉不得。原在嘉

陵學得本處兵馬張提轄的方天戟。向後使得精熟。人都稱小人做賽仁貴郭盛。

又一個古人。兩異名。又是一聯。三個古人。一般花枝。文心妙絕。○江湖上聽說得對影山。有個使戟的占住了山頭。打家劫

舍。因此一逕來比並戟法。連連戰了十數日。不分勝敗。不期今日得遇二公。天與

之幸。宋江把上件事都告訴了。便道：既幸相遇。就與二公勸和如何。兩個壯士大

喜。都依允了。後隊人馬已都到齊。一個個都引着相見了。呂方先請上山。殺牛宰

馬筵會。次日却是郭盛置酒設席筵宴。宋江就說他兩個撞籌入夥。轅隊上梁山

泊去。投奔晁蓋聚義。大書宋江倡衆歡天喜地。都依允了。此二少年上山讀之真。有芝蘭玉樹生於庭階之樂。便將兩山人馬

點起。收拾財物。待要起身。宋江便道：且住。非是如此去。一路文勢如龍赴海。至此忽用中途一變。遂令讀者不復知其鱗甲在何處。

假如我這里有三五百人馬。投梁山泊去。他那里亦有探細的人在四下里探聽。

倘或只道我們真是來收捕他。不是耍處。等我和燕順先去報知了。

後文手書尚足相據豈有今日宋江

親在行間而虞山泊之見怪者只是要憑空生出枝節令下文風雨忽變不欲宋江引着一行人直至山寨如僧家所謂行道者然也

你們隨後却來還作三起而行。花

榮秦明道兄長高見。正是如此計較。陸續進程。兄長先行半日。我等催督人馬。隨

後起身來。且不說對影山人馬陸續登程。只說宋江和燕順各騎了馬。帶領隨行

十數人。先投梁山泊來。在路上行了兩日。當日行到晌午時分。正走之間。只見官

道旁邊一個大酒店。宋江看了道。孩兒們走得困乏。都叫買些酒喫了過去。當時

宋江和燕順下了馬。入酒店裏來。叫孩兒們鬆了馬肚帶。看官記此一句都入酒店裏來。宋

江和燕順先入店裏來看時。只有三副大座頭。小座頭不多幾副。只見一副大座

頭上。先有一個在那里占了。宋江看那人時。裹一頂猪嘴頭巾。腦後兩個太原府

金不換紐絲銅鑲。上穿一領皂袖衫。腰繫一條白搭膊。下面腿絛護膝。八搭麻鞋。

看官記此一句桌子邊倚着短棒。看官記此一句橫頭上放着個衣包。看官記此一句生得八尺來長。淡黃骨查

臉。一隻鮮眼。沒根髭鬚。怪醜如畫宋江便叫酒保過來說道。我的伴當多。我兩個借你

裏面坐一坐。你叫那個客人移換那副大座頭。與我伴當們坐地喫些酒。酒保應

道。小人理會得。宋江與燕順裏面坐了。先叫酒保打酒來。大碗先與伴當一人三

碗。有肉便買來。先與他衆人喫。借宋江愛念衆人為酒保央求換座地借酒保換座為那人厮鬧地借

那人厮鬧為得書地看他敘事何等曲折盡變定不直寫一筆也却

來我這里斟酒酒保又見伴當們都立滿在壚邊如畫○又貼一句為酒保必要換座地也酒保却去看看

那個公人模樣的客人道有勞上下央求換座何至便到尋鬧却先寫個酒保誤認他是上下如此生情出筆真稱妙絕那借這副大座

頭與裏面兩個官人的伴當坐一坐那漢嗔怪呼他做上下便焦躁道也有個先

來後來甚麼官人的伴當要換座頭老爺不換燕順聽了對宋江道你看他無禮

麼先放一句下便有次節宋江道繇他便了你也和他一般見識却把燕順按住了只見那漢

轉頭看了宋江燕順冷笑寫大漢寫得異樣方是時彼固以宋江燕順為即所云脚下泥者也其安得以僕從如雲遂傲豪傑之士耶是冷笑二字之意酒保又陪

小心道上下只管叫他上下周全小人的買賣換一換有何妨那漢大怒拍着桌子道你這

鳥男女好不識人欺負老爺獨自一個明明怪其僕從如雲要換座頭便是趙官家此亦脚底下泥老爺

也驚鳥不換高則聲大頓子拳不認得你你亦脚底下泥酒保道小人又不曾說甚麼那漢

喝道量你這厮敢說甚麼好燕順聽了那里忍耐得住便說道兀那漢子你也鳥

強不換便罷沒可得鳥嚇他那漢便跳起來掉了短棒在手裏便應道我自罵他

要你多管老爺天下只讓得兩個人其餘的都把來做脚底下的泥奇峯忽然當面豔起燕順

焦躁便提起板凳却待要打將去宋江因見那人出語不俗妙橫身在裏面勸解

且都不要鬧我且請問你你天下只讓得那兩個人那漢道我說與你驚得你呆

了猶言脚底下泥會何足以知之妙絕宋江道願問那兩個好漢大名那漢道一個是滄州橫海郡柴世

宗的子孫喚做小旋風柴進柴大官人

兩個人中須有賓主反先說賓在前者便於跌成妙勢也

宋江暗暗地點頭

如妙

畫○脚底下泥乃復解此語乎

又問那一個是誰那漢道這一個又奢遮

偏又搖擺一句不忍便說出來使脚底下泥側耳

是鄆城縣

押司山東及時雨呼保義宋公明

此等名字與脚底下泥言之尚可惜耳

宋江看了燕順暗笑

畫 妙如燕順

早把板凳放下了

畫 妙如

老爺只除了這兩個

此句接上文連說宋江燕順二句乃夾敘法耳

便是大宋皇帝也不

怕他

皆所謂其餘也

宋江道你且住我問你你既說起這兩個人我却都認得

脚底下泥亦復難料

你在

那里與他兩個厮會那漢道你既認得我不說謊三年前在柴大官人莊上住了

四個月有餘只不曾見得宋公明

文情虛實都妙

宋江道你便要認黑三郎麼那漢道我如

今正要去尋他

緊湊

宋江問道誰教你尋他那漢道他的親兄弟鐵扇子宋清教我

寄家書去尋他

緊湊

宋江聽了大喜

四字妙絕既已寄書偏不明白便顯出許多節次來○大喜字與一篇痛哭字擊射成文

向前拖住道有

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只我便是黑三郎宋江那漢相了一面便拜道

天幸便令小弟得遇哥哥爭些兒錯過空去孔太公那里走一遭宋江便把那漢

拖入裏面問道家中近日沒甚事

看他問得對針對得偏不對針頓挫入妙

那漢道哥哥且聽稟小人姓石

名勇原是大名府人氏日常只靠放賭為生本鄉起小人一個異名喚做石將軍

為因賭博上一拳打死了個人逃走在柴大官人莊上多聽得往來江湖上人說

哥哥大名因此特去鄆城縣投奔哥哥却又聽得說道為事出外因見四郎聽得

小人說起柴大官人來。却說哥哥在白虎山孔太公莊上。因小弟要拜識哥哥。四

郎特寫這封家書與小人。寄來孔太公莊上。如尋見哥哥時。可叫兄長作急回來。

只如此宋江見說心中疑惑。漸從大喜便問道。你到我莊上住了幾日。曾見我父親麼。

問得對石勇道。小人在彼。只住得一夜。便來了。不曾得見太公。只是捺住並宋江把上

梁山泊一節。都對石勇說了。反寫宋江說石勇道。小人自離了柴大官人莊上。江湖

上。只聞得哥哥大名。疎財仗義。濟困扶危。如今哥哥既去那里入夥。是必攜帶宋

江道。這不必你說。何爭你一個人。反寫宋江只管且來和燕順厮見。反寫宋江做叫酒保

且來。這里斟酒三杯酒罷。反寫宋江把酒相勸。只管將開去務令石勇便去包裹內取出家

書。慌忙遞與宋江。宋江接來看時。封皮逆封着。文情盡奇。盡變然後寫出石勇書來妙妙又沒平安二字。二句○又添二宋江

心內。越是疑惑。從大喜漸連忙扯開封皮。從頭讀至一半。省一半念一半。只一家後面寫道。

父親於今年正月初頭。因病身故。見今停喪在家。專等哥哥來家遷葬。千萬千萬

切不可誤。弟清泣血奉書。宋江讀罷。叫聲苦。不知高低。自把胸脯捶將起來。自罵

道。不孝逆子。做下非為老父身亡。不能盡人子之道。畜生何異。自把頭去壁上磕

撞。大哭起來。與前大燕順石勇抱住。宋江哭得昏迷。半晌方纔甦來。燕順石勇兩個

勸道。哥哥且省煩惱。宋江便分付燕順道。不是我寡情薄意。其實只有這個先父

勸道。哥哥且省煩惱。宋江便分付燕順道。不是我寡情薄意。其實只有這個先父

記掛只有這個四字是純孝之言然只有二字又妙在只字這個二字又妙在這字中簡便有昊天罔極父一而已等意勿以宋江而忽之也○先父二字遽然呼得妙為後文一笑○武松呼先兄便終作先兄宋江呼先父未必真作先父文情各有其妙今已沒了只是星夜趕歸去教兄弟們自上山則個燕順勸道哥哥太公

既已沒了便到家時也不得見了天下無不死的父母只改一字遂成奇語令人絕倒且請寬心引我

們弟兄去了是○寫各人胸中各有其心如畫那時小弟却陪侍哥哥歸去奔喪未為晚了自古道蛇

無頭而不行若無仁兄去時他那里如何肯收留我們寫燕順留宋江定少不得不然使上文都成浪筆矣宋江道

若等我送你們上山去時悞了我多少日期却是使不得我只寫一封備細書札

都說在內就帶了石勇一發入夥等他們一處上山我如今不知便罷既是天教

我知道了正是度日如年燒眉之急我馬也不要從人也不帶二語插放此處作宋江自說最妙若俗筆便定寫在出門時又且忘之也一個連夜自趕回家燕順石勇那里留得住宋江問酒保借筆硯討了一

幅紙一頭哭着一面寫書悉與前大喜照耀再三叮嚀在上面寫了封皮不粘四字畫出又勿真是妙筆交

與燕順收了脫石勇的八搭麻鞋穿了妙絕真正才子有此曲心曲筆俗筆夢想不到取了些銀兩藏在身

邊跨了一口腰刀就拿了石勇的短棒絕妙酒食都不肯露唇便出門要走燕順道

哥哥也等秦總管花知寨都來相見一面了去也未遲定少不得宋江道我不等了

我的書去並無阻滯石家賢弟自說備細可為我上覆眾兄弟們可憐見宋江奔喪

之急休怪則個宋江恨不得一步跨到家中飛也似獨自一個去了一路寫宋江部署眾人投入山泊讀

者莫不拭目洗耳觀忠義堂上晁宋二人如何相見也忽然
此處如龍化去令人眼光忽遭一閃奇文奇格妙絕妙絕

且說燕順同石勇只就那店裏喫了些

酒食點心還了酒錢却教石勇騎了宋江的馬

一雙八搭麻鞋一條短棒却換了一匹馬妙筆
宋江奔喪回去須要隨身短棒及八搭麻鞋便記

得石勇身邊有宋江回去後便記得宋江馬空了只此記得豈他人所及哉

帶了從人只離酒店三五里路尋個大客店歇了等候

次日辰牌時分全夥都到燕順石勇接着備細說宋江哥哥奔喪去了衆人都埋

怨燕順是定少道你如何不留他一留石勇分說道他聞得父親沒了恨不得自也

尋死如何肯停脚巴不得飛到家裡寫了一封備細書札在此教我們只顧去他

那里看了書並無阻滯花榮與秦明看了書與衆人商議道事在途中進退兩難

是回又不得是散了又不成只顧且去是還把書來封了是○方始封書都到山上看那里

不容却別作道理是○數語定少不得九個好漢併作一夥帶了三五百人馬漸近梁山泊水

尋大路上山一行人馬正在蘆葦中過只見水面上鑼鼓振響衆人看時漫山遍

野都是雜彩旗幡寫得精嚴之極水泊中掉出兩隻快船來當先一隻船上擺着三五十個

小嘍囉船頭上中間坐着一個頭領乃是豹子頭林冲精嚴之極背後那隻哨船上也

是三五十個小嘍囉船頭上也坐着一個頭領乃是赤髮鬼劉唐精嚴之極前面林冲

在船上喝問道汝等是甚麼人那里的官軍敢來收捕我們教你人人皆死個個

不留你也須知俺梁山泊的大名花榮秦明等都下馬立在岸邊答應道我等

人非是官軍有山東及時雨宋公明哥哥書扎在此特來楫投大寨入夥林冲聽

了道既有宋公明兄長的書札且請過前面到朱貴酒店裏寫得水泊精嚴之極先請書來看

了却來相請厮會精嚴之極船上把青旗只一招何等精嚴蘆葦裏掉出一隻小船妙內有

三個漁人一個看船妙兩個上岸來妙說道你們衆位將軍都跟我來水面上那

兩隻哨船一隻船上把白旗招動何等精嚴銅鑼響處兩隻哨船一齊去了何等精嚴一行

衆人看了都驚呆了說道端的此處官軍誰敢侵傍我等山寨如何及得衆人跟

着兩個漁人從大寬轉表出八百里直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裏朱貴見說了迎接衆人

都相見了便叫放翻兩頭黃牛富貴氣象散了分例酒食討書札看了精嚴先向水亭上

放一枝響箭射過對岸蘆葦中早搖過一隻快船來朱貴便喚小喽囉分付罷叫

把書先齎上山去報知精嚴一面店裏殺宰猪羊富貴管待九個好漢把軍馬屯住在

四散歇了看他極寫精嚴深表泊中有人雖有宋江手書然或恐官府嚴刑逼寫假作投夥而圖我者有之把軍馬屯在四散真經濟之才也第二日辰牌時分只見

軍師吳學究自來朱貴酒店裏迎接衆人又用軍師自來一個個都相見了敘禮罷動問備

細何等精嚴然後二三十隻大白掉船來接何等富貴吳用朱貴邀請九位好漢下船老

小車輛人馬行李亦各自都搬在各船上前望金沙灘來上得岸松樹逕裏衆多

好漢隨着晁頭領全副鼓樂來接富貴晁蓋爲頭與九個好漢相見了迎上關來各

平

自乘馬坐轎貴直到聚義廳上一對對講禮罷左邊一帶交椅上然森却是晁蓋吳

用公孫勝林冲劉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遷宋萬朱貴白勝恭喜白勝已早在此那時白

日鼠白勝數月之前已從濟州大牢裏越獄只須二字逃走到山上入夥皆是吳學究

使人去用度救他脫身右邊一帶交椅上然森却是花榮秦明黃信燕順王英鄭天

壽呂方郭盛石勇列兩行坐下中間焚起一爐香來各設了誓當日大吹大擂殺

牛宰馬筵宴一面叫新到火伴廳下參拜了自和小頭目管待筵席何等精緻何等富貴收拾

了後山房舍教搬老小家眷都安頓了秦明花榮在席上稱讚宋公明許多好處

清風山報冤相殺一事衆頭領聽了大喜後說呂方郭盛兩個比試戟法花榮一

箭射斷絨絛分開畫戟晁蓋聽罷意思不信口裏含糊應道直如此射得親切改

日却看比箭當日酒至半酣食供數品衆頭領都道且去山前閒翫之回再來赴

席當下衆頭領相謙相讓下階閒步樂情觀看山景行至寨前第三關上只聽得

空中數行賓鴻嘹唳花榮尋思道晁蓋却纔意思不信我射斷絨絛何不今日就

此施逞些手段教他們衆人看日後敬伏我把眼一觀隨行人伴數內却有帶弓

箭的妙花榮便問討過一張弓來在手看時却時一張泥金鵲畫細弓正中花榮

意花榮妙箭安肯以尋常之弓試哉文人所以必用妙筆美人所以必用妙鏡也急取過一枝好箭弓詳箭器便對晁蓋道恰纔兒長見說

花榮射斷絨絛衆頭領似有不信之意遠遠的有一行鴈來花榮未敢誇口這枝

箭要射鴈行內第三隻鴈的頭上此處一句後分作二句只是隨手成文射不中時衆頭領休笑花榮搭

上箭拽滿弓覷得親切望空中只一箭射去果然正中鴈行內第三隻先寫前之半句直墜

落山坡下急叫軍士取來看時那枝箭正穿在鴈頭上次找完前之半句看他隨手小文皆有次第晁蓋和衆

頭領看了盡皆駭然都稱花榮做神臂將軍吳學究稱讚道休言將軍比小李廣

便是養由基也不及神手真乃是山寨有幸自此梁山泊無一個不欽敬花榮結始

花榮傳衆頭領再回廳上筵會到晚各自歇息次日山寨中再備筵席議定坐次本

是秦明纔及花榮因爲花榮是秦明大舅衆人推讓花榮在林冲肩下坐了第五

位秦明坐第六位劉唐坐第七位黃信坐第八位三阮之下便是燕順王矮虎呂

方郭盛鄭天壽石勇杜遷宋萬朱貴白勝一行共是二十一個頭領坐定第二慶

賀筵宴已畢山寨中添造大船屋宇車輛什物打造鎗刀軍器鎧甲頭盔整頓旌

旗袍襖弓弩箭矢準備抵敵官軍於總結後更添兩行極寫水泊精嚴富貴已上一篇單表水泊雄麗精嚴是全部書作身分處不在話下却

說宋江自離了村店連夜趕歸當日申牌時候奔到本鄉村口張社長酒店裏暫

歇一歇本至家矣却不便歸再生出一張社長家作波磔真是觸手生情落筆成景那張社長却和宋江家來往得好張社長見了

宋江容顏不樂眼淚暗流張社長動問道押司有年半來不到家中今日且喜歸

來如何尊顏有些煩惱。心中爲甚不樂。且喜官事已遇赦了。必是減罪了。不惟無憂反報一喜

妙宋江答道。老叔自說得是。家中官事且靠後。只如一個生身老父沒了。如何不

煩惱。張社長大笑道。押司真個也是作耍。令尊太公却纔在我這里喫酒了。回去

只有半個時辰來去。奇文如何却說這話。宋江道。老叔休要取笑小姪。便取出家書

教張社長看了。此句是夾敘法下語與上語連讀下兄弟宋清明寫道。父親於今年正月初頭歿了。專

等我歸來奔喪。張社長看罷說道。吓。那得這般事。只午時前後和東村王太公。隨手

又添一人妙在我這里喫酒了去。我如何肯說謊。宋江聽了心中疑影。前文疑惑是從大喜漸變到哭此文疑影是從大哭

漸變到喜沒做道理處。尋思了半晌。只得天晚別了社長。便奔歸家。入得莊門看時。沒

些動靜。奇莊客見了宋江都來參拜。奇宋江便問道。我父親和四郎有麼。莊客道。

太公每日望得押司眼穿。今得歸來。却是歡喜。只纔和東村裏王社長在村口張

社長店裏喫酒了回來。睡在裏面房內。奇文宋江聽了大驚。撇了短棒。細逕入草堂

上來。只見宋清迎着哥哥便拜。宋江見他果然不戴孝。奇文心中十分大怒。便指着

宋清罵道。你這忤逆畜生。是何道理。父親見今在堂。如何却寫書來戲弄我。教我

兩三遍自尋死處。一哭一個昏迷。你做這等不孝之子。宋清却待分說。只見屏風

背後轉出宋太公來。明明假計乃我讀至此句始覺如夢忽醒蓋於前文一路所感者深矣叫道。我兒不要焦躁。這個不干你

兄弟之事是我每日思量要見你一面因此教四郎只寫道我死了你便歸來得快我又聽得人說白虎山地面多有強人又怕你一時被人攛掇落草去了做個不忠不孝的人爲此急急寄書去喚你歸家

作者特書太公家教正所以深明宋江不孝而自來讀者至此俱謬許其爲忠義之子斯真過矣

得柴大官人那里來的石勇寄書去與你這件事盡都是我主意不干四郎之事你休埋怨他我恰纔在張社長店裏回來睡在房裏聽得是你歸來了宋江聽罷納頭便拜太公句憂喜相半

不便變出喜來且寫個憂喜相半善體人情方有此筆

宋江又問父親道不知近日官

司如何已經赦宥必然減罪適間張社長也這般說了宋太公道你兄弟宋清未回之時多得朱仝雷橫的氣力向後只動了一個海捕文書再也不曾來勾擾我如今爲何喚你歸來近聞朝廷册立皇太子已降下一道赦書應有民間犯了大罪盡減一等科斷俱已行開各處施行便是發露到官也只該箇徒流之罪不到得害了性命且緣他却又別作道理宋江又問道朱雷二都頭曾來莊上麼宋清說道我前日聽得說來這兩個都差出去了朱仝差往東京去實雷橫不知差到那里去了

一虛○遞開二人便使下文展筆乃其妙却在開中間及全無痕迹

如今縣裏却是新添兩個姓趙的勾攝公事宋

太公道我兒遠路風塵且去房裏將息幾時止合家歡喜不在話下天色看看將

晚玉兔東生約有一更時分莊上人都睡了只聽得前後門發喊起來看時四下

裏都是火把團團圍住宋家莊。一片聲叫道：「不要走了！」宋江太公聽了，連聲叫苦。不因此起，有分教：大江岸上聚集好漢英雄，鬧市叢中來顯忠肝義膽。畢竟宋公明在莊上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王望如曰：酒店遇石勇，便撞籌入梁山泊。石勇送家書，便拭淚不入梁山泊。可知宋江非生而爲盜，歸見太公。太公曰：「恐你爲白虎山攬掇落草，做個不忠不孝的人。」可見宋江亦非學而爲盜。旣無爲盜之性情，復無爲盜之家學。放晁蓋七人爲梁山關門戶，邀花榮九人爲梁山廣聲援，孰爲爲之，誰令令之。

又曰：清風寨射門神，青州道射絨線。梁山泊射雁枝，至此養由基不是過也。以彼其材，不能爲國衝鋒破陣，生封萬戶侯，而徒以解宋江之厄，與自解其厄，不得不迫而爲盜。夫誰迫之而爲盜？曰：劉高嗟乎！劉高彼何人，斯而能迫人爲盜耶。

評註圖像水滸傳卷之十八

聖嘆外書

第三十五回

梁山泊吳用舉戴宗

揭陽嶺宋江逢李俊

一部書中寫一百七人最易寫宋江最難故讀此一部書者亦讀一百七人傳最易讀宋江傳最難也蓋此書寫一百七人處皆直筆也好卽真好劣卽真劣若寫宋江則不然驟讀之而全好再讀之而好劣相半又再讀之而好不勝劣又卒讀之而全劣無好矣夫讀宋江一傳而至於再而至於又再而至於又卒而誠有以知其全劣無好可不謂之善讀書人哉然吾又謂繇全好之宋江而讀至於全劣也猶易繇全劣之宋江而寫至於全好也實難乃今讀其傳跡其言行抑何寸寸而求之莫不宛然忠信篤敬君子也篇則無累於篇耳節則無累於節耳句則無累於句耳字則無累於字耳雖然誠如是者豈將以宋江真遂爲仁人孝子之徒哉史不然乎記漢武初未嘗有一字累漢武也然而後之讀者莫不洞然明漢武之非是則是褒貶固在筆墨之外也嗚呼裨官亦與正史同法豈易作哉豈易作哉

話說當時宋太公掇個梯子上牆來看時只見火把叢中約有一百餘人當頭兩個便是鄆城縣新參的都頭却是弟兄兩個一個叫做趙能一個叫做趙得兩個

便叫道宋太公你若是曉事的便把兒子宋江獻將出來我們自將就他若是不教他出官時和你這老子一發捉了去宋太公道宋江幾時回來趙能道你便休胡說有人在村口見他從張社長家店裏喫了酒歸來亦有人跟到這里添一旬好你

如何賴得過宋江在梯子邊說道父親和他論甚口孩兒便挺身出官也不妨縣裏府上都有相識况已經赦宥的事了必當減罪求告這廝們做甚麼趙家那廝是個刁徒如今暴得做個都頭知道甚麼義理暴字妙罵世不盡他又和孩兒沒人情空自

求他宋太公哭道是我苦了孩兒宋江道父親休煩惱官司見了倒是有幸明日孩兒躲在江湖上撞了一班兒殺人放火的弟兄們打在網裏如何能發見父親

面於清風山收羅花榮秦明黃信呂方郭盛及燕順等三人紛紛入水泊者復是何人方得死父賺轉便便斷配

在他州外府也須有程限日後歸來也得早晚伏侍父親終身宋太公道既是孩

兒恁的說時我自來上下使用買個好去處宋江便上梯來叫道你們且不要鬧

我的罪犯今已赦宥定是不死且請二位都頭進敝莊少敘三杯明日一同見官

趙能道你休使見識賺我入來醜宋江道我如何連累父親弟兄你們只顧進家

裏來宋江便下梯子來開了莊門請兩個都頭到莊裏堂上坐下連夜殺雞宰鵝

置酒相待那一百土兵人等都與酒食管待送些錢物之類取二十兩花銀把來

送與兩位都頭做好看錢

只三個字便勝過一篇錢神論○人之所以必要錢者以錢能使人好看也人以錢為命而亦有時以錢與人者既要好看不復顧錢也乃世又有守錢成害而

不要好看者斯又一類也矣

當夜兩個都頭就在莊上歇了次早五更同到縣前等待天明解到縣

裏來時知縣纔出升堂只見都頭趙能趙得押解宋江出官知縣時文彬見了大

喜責令宋江供狀當下宋江一筆供招不合於前年秋間典贖到閻婆惜為妾為

因不良一時恃酒爭論鬪毆致被誤殺身死一向避罪在逃今蒙緝捕到官取勘

前情所供甘罪無詞知縣看罷且叫收禁牢裏監候滿縣人見說拏得宋江誰不

愛惜他都替他去知縣處告說討饒備說宋江平日的好處知縣自心裏也有八

分開豁他

數語皆為送配作地不重在寫宋江生平

當時依准了供狀免上長枷手扭只散禁在牢裏宋太

公自來買上告下使用錢帛那時閻婆已自身故了半年沒了苦主這張三又沒

了粉頭不來做甚冤家

無筆不到○若非此二語便將必入宋江死罪硬死郢城獄耶算來不如放他送配出去再生出事來使讀者歡喜故當省即省乃文家妙訣也

縣裏疊

成文案待六十日限滿結解上濟州聽斷本州府尹看了申解情緣赦前恩宥之

事已成減罪把宋江脊杖二十刺配江州牢城本州官吏亦有認得宋江的一更

兼他有錢帛使用

二名喚做斷杖刺配又無苦主執證

三衆人維持下來都不甚

深重當廳帶上行枷押了一道牒文差兩個防送公人無非是張千李萬

三字妙可

皆從才子文心捏造而出愚夫則必謂真有其事

當下兩個公人領了公文監押宋江到州衙前宋江的父親宋

太公同兄弟宋清都在那里等候。置酒管待兩個公人。齎發了些銀兩。教宋江換

了衣服。打拴了包裹。穿了麻鞋。宋太公喚宋江到僻靜處。叮囑道：「我知江州是個

好地面。魚米之鄉。特地使錢買將那里去。你可寬心守耐。我自使四郎來望你。」固少

不盤纏。有便人常常寄來。你如今此去。正從梁山泊過。倘或他們下山來劫奪你

入夥。切不可依隨他。教人罵做不忠不孝。此一節牢記於心。屢申此言深表宋江不孝之子不肯終受厥考之教也。觀其

前聚清風山後吟薄陽樓當信此言不謬孩兒路上慢慢地去。天可憐見。早得回來。父子團圓。兄弟完聚。宋

江灑淚拜辭了父親。灑兄弟宋清送一程路。宋江臨別時。囑付兄弟道：「我此去不

要你們憂心。只有父親年紀高大。我又累被官司纏擾。背井離鄉而去。兄弟。你早

晚。只在家侍奉。休要為我到江州來。棄擲父親。無人看顧。」太公許四郎來此是人情文情兩所必至於後文來則費筆不來

又疑漏筆不如便於此處隨手放倒省却無數心機我自江湖上相識多見的那一個不相助盤纏。自有對付處。天

若見憐。有一日歸來也。宋清灑灑拜辭了。父前子灑淚兄前弟灑淚寫得秩秩然自回家中去。侍奉父親。

宋太公不在話下。只說宋江和兩個公人上路。那張千李萬已得了宋江銀兩。又

因他是好漢。因此於路上。只是伏侍宋江。三個人上路行了一日。到晚投客店安

歇了。打火做些飯喫。又買些酒肉。請兩個公人。宋江對他說道：「實不瞞你兩個說。

我們今日此去。正從梁山泊邊過。山寨上有幾個好漢。聞我的名字。怕他下山來

奪我枉驚了你們。我和你兩個明日早起些，只揀小路裏過去，寧可多走幾里不

妨兩個公人道。押司你不說，俺們如何得知？我等自認得小路過去，定不得撞着

他們。當夜計議定了，次日起個五更來打火。兩個公人和宋江離了客店，只從小

路裏走，約莫也走了三十里路，只見前面山坡背後轉出一夥人來。宋江看了，只

叫得苦。四字兩寫來的不是別人，為頭的好漢，正是赤髮鬼劉唐。全泊頭領分路等候，而撞

唐則衆人見言他人則劉唐不見此固史氏之法也將領着三五十人，便來殺那兩個公人。這張千李萬說做一堆

兒跪在地下。宋江叫道：兄弟，你要殺誰？劉唐道：哥哥不殺了這兩個男女，等甚麼

宋江道：不要你汗了手，把刀來我殺便了。筆墨狡獪令人莫測其故兩個人只叫得苦。與上劉唐

把刀遞與宋江。妙宋江接過。妙此等處寫問劉唐道：你殺公人何意？劉唐說道：奉山

上哥哥將令，特使人打聽得哥哥喫官司，直要來鄆城縣劫牢，却知道哥哥不曾

在牢裏，不曾受苦。今番打聽得斷配江州，只怕路上錯了路頭，教大小頭領分付

去四路等候迎接哥哥。補文中便請上山。這兩個公人不殺了如何？宋江道：這個不

是你們弟兄擡舉宋江，倒要陷我於不忠不孝之地。其言甚正，然作者特書之於清風起行之

耶。若是如此來挾我，只是逼宋江性命。我自不如死了，把刀望喉下自刎。後吟反詩之前，殆所以深明宋江之權詐

宋江也○立意原本忠孝是宋江好處，處處以權詐行其忠孝是宋江不好處。劉唐慌忙攀住臆膊道：哥哥且慢慢地商量，就手裏奪

其所以爲

了刀。自刎之假不如奪刀之真。然真者終為小卒。假者終為大王。世事如此。何可勝嘆。宋江道：你弟兄們若是可憐見，宋江時容我去。

江州牢城聽候限滿回來。那時却待與你們相會。劉唐道：哥哥這話，小弟不敢主。

張。是前面大路上有軍師吳學究同花知寨在那里專等迎迓哥哥。二人容小弟

着小校請來商議。宋江道：我只是這句話。緣你們怎地商量。小嘍囉去報。不多時

只見吳用、花榮兩騎馬在前後，面數十騎馬跟着飛到面前。下馬敘禮罷，花榮便

道：如何不與兄長開了柳。花榮宋江道：賢弟是甚麼話。此是國家法度，如何敢擅

動。宋江假○於知己兄弟面前偏說此話於李家店穆家莊偏又不然寫盡宋江醜態吳學究笑道：我知兄長的意了。這個容易，只不留

兄長在山寨便了。寫宋江假殺出不得吳用圈套看他只一笑字便已算定不是今日之事晁頭領多時不曾得與仁兄相會，今

次也正要和兄長說幾句心腹的話，略請到山寨。少敘片時，便送登程。看他便籠宋

江聽了道：只有先生便知道宋江的意。看他也籠罩吳用○寫兩人互用權術相加真是出色妙筆扶起兩個公人來，宋

江道：要他兩個放心，寧可我死不可害他。看他寫宋江一片假○既許不留則定不害二人突偏是宋江便要再說一句寫得權詐人如鏡兩個

公人道：全靠押司救命。一行人都離了大路，來到蘆葦岸邊。已有船隻在彼。當時

載過山前大路，却把山轎教人擡了。直到斷金亭上歇了。叫小嘍囉四下里去請

衆頭領都來聚會。妙迎接上山。到聚義廳上相見。晁蓋謝道：自從鄆城救了性命，

兄弟們到此無日不想大恩。前者又蒙引薦諸位豪傑上山，光輝草寨，報恩無門。

兄弟們到此無日不想大恩。前者又蒙引薦諸位豪傑上山，光輝草寨，報恩無門。

宋江答道小可自從別後殺死淫婦逃在江湖上去了年半本欲上山相探兄長

一面偶然村店裏遇得石勇稍寄家書只說父親棄世不想却是父親恐怕宋江

隨衆好漢入夥去了因此寫書來喚我回家雖然明喫官司多得上下之人看覷

不曾重傷今配江州亦是好處適蒙呼喚不敢不至今來既見了尊顏奈我限期

相逼我不敢久住只此告辭前聚清風後吟反詩抑又何也晁蓋道直如此忙罵得假人妙且請少坐兩個中

間坐了宋江便叫兩個公人只在交椅後坐與他寸步不離看他寫宋江○便不要害公人亦何至於如此偏是假人偏

先是在人面前做張致寫得真是如鏡晁蓋叫許多頭領都來參拜了宋江分兩行坐下小頭目一面斟酒

起身相謝道足見弟兄們相愛之情宋江是個得罪囚人不敢久停只此告辭只要

問前聚清風後吟反詩何也晁蓋道仁兄直如此見怪罵得假人妙雖然仁兄不肯要壞兩個公人多與他

些金銀發付他回去只說我梁山泊搶擄了去不到得治罪於他宋江道兄這話

休題這等不是擡舉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家中上有老父在堂宋江不曾孝敬得

一日如何敢違了他的教訓負累了他前者一時乘興與衆位來相投寫他自解○試問天下後世此

語還為前回一篇解得過否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裏撞見在下指引回家父親說出這個緣故情

願教小可明喫了官司急斷配出來又頻頻囑付臨行之時又千叮萬囑教我休

願教小可明喫了官司急斷配出來又頻頻囑付臨行之時又千叮萬囑教我休

願教小可明喫了官司急斷配出來又頻頻囑付臨行之時又千叮萬囑教我休

為快樂苦害家中免累老父惶惶驚恐因此父親明明訓教宋江小可不爭隨順

了便是上逆天理下違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雖生何益如不肯放宋江

下山情願只就衆位手裏乞死說罷淚如雨下便拜倒在地極寫宋江權術何也忠孝之性生於心發於色誠不可奪雖用

三軍每一匹夫而不可得也如之何其至於哭乎哭者人生暢遂之情非此時之所得來也晁蓋吳用公孫勝一齊扶起衆人道既是哥哥堅

意要往江州今日且請寬心住一日明日早送下山三回五次留得宋江就山寨

喫了一日酒教去了枷也不肯除再寫一句與後對看只和兩個公人同起同坐當晚住了一

夜次日早起來堅心要行吳學究道兄長聽稟看吳用更不留可謂惟賊知賊○寫吳宋兩人權詐相當處幾有曹楊之忌吳用有

個至愛相識見在江州充做兩院押牢節級姓戴名宗本處人稱為戴院長為他

有道術一日能行八百里人都喚他做神行太保此人十分仗義疎財夜來小生

脩下一封書在此與兄長去到彼時可和本人做個相識但有甚事可教衆兄弟

知道衆頭領挽留不住安排筵宴送行取出一盤金銀送與宋江為揭陽嶺作引又將二十

兩銀子送與兩個公人就與宋江挑了包裹都送下山來一個個都作別了吳學

究和花榮直送過渡到大路二十里外二人送○迎宋江用吳用花榮者花榮與宋江最昵蓋是以情招之冀其必來也然又算到宋江假人未必為情所動則必須

又用吳用以智勝之此二人迎宋江之意也送時又用二人者迎既有之送亦必然此作者所以自成其章法也乃俗子無賴忽因此文便向後日捏撮成吳用花榮與宋江同死之文為之欲嘔而死衆頭領回上山

去只說宋江自和兩個防送公人取路投江州來那個公人見了山寨裏許多人

馬句衆頭領一個個都拜宋江句又得他那裏若干銀兩句一路上只是小心伏

侍宋江三個人句在路約行了半月之上早來到一個去處望見前面一座高嶺兩

個公人說道好了過得這條揭陽嶺便是潯陽江到江州却是水路相去不遠宋

江道天色暄暖趁早走過嶺去尋個宿頭公人道押司說得是三個人廝趕着奔

過嶺來行了半日已過嶺頭早看見嶺脚邊一個酒店背靠巔崖門臨怪樹前後

都是草房去那樹陰之下挑出一個酒旗兒來畫出宋江見了心中歡喜便與公

人道我們肚裏正飢渴哩原來這嶺上有個酒店我們且買碗酒喫再走三個人

入酒店來兩個公人把行李歇了將水火棍靠在壁上宋江讓他兩個公人上首

坐定宋江下首坐了半個時辰不見一個人出來置之死地而又生是必天然有以生之故妙也

先明火家不在矣使無此句而但於後宋江叫道怎地不見有主人家只聽得裏面應道來也

云等男女不見歸豈不同西遊捏撮耶來也側首屋下走出一個大漢來赤色虬鬚紅絲虎眼頭上一頂破頭巾身穿一

領布背心露着兩臂下面圍一條布手巾看着宋江三個人唱個喏畫出道客人

打多少酒宋江道我們走得肚飢你這裏有甚麼肉賣那人道只有熟牛肉和渾

白酒宋江道最好你先切三斤熟牛肉來打一角酒來那人道客人休怪說我這

裏嶺上賣酒只是先交了錢好方纔喫酒宋江道倒是先還了錢喫酒我也喜歡

平生水火牛馬

等我先取銀子與你宋江便去打開包裹取出些碎銀子那人立在側邊偷眼瞷

着好見他包裹沉重有些油水心內自有八分歡喜接了宋江的銀子便去裏面

舀一桶酒切一盤牛肉出來放下三隻大碗三雙筴一面篩酒三個人一頭喫一

面口裏說道如今江湖上歹人多有千萬好漢着了道兒的酒肉裏下了蒙汗藥

麻翻了劫了財物人肉把來做饅頭餡子我只是不信那裏有這話好那賣酒的

人笑道你三個說了不要喫我這酒和肉裏面都有了麻藥好宋江笑道這個大

哥瞧見我們說着麻藥便來取笑好兩個公人道大哥熱喫一碗也好那人道你

們要熱喫我便將去燙來那人燙熱了將來篩做三碗正是飢渴之中酒肉到口

如何不喫三人各喫了一碗下去只見兩個公人瞪了雙眼口角邊流下涎水來

你揪我扯望後便倒宋江跳起來道你兩個怎地喫得一碗便恁醉了向前來扶

他三個人偏留一個再作一縱不覺自家也頭暈眼花撲地倒了光着眼都面面厮覷麻木了動擲

不得酒店裏那人道慙愧好幾日沒買賣今日天送這三頭行貨來與我先把宋

江倒拖了入去山巖邊人肉作房裏放在剝人凳上宋江又來把這兩個公人也

拖了入去何那人再來却把包裹行李都提在後屋內打開看時都是金銀那人

自道我開了許多年酒店不曾見着這等一個囚徒不知其人視其物亦可以動心矣偏不轉筆偏能再生出事來量這等

一個罪人怎地有許多財物却不是從天降下賜與我的那人看罷包裹却再包了且去門前望幾個火家歸來開剝立在門前看了一回不見一個男女歸來者讀

無不知賴有此句宋江當得不死而殊不知宋江之不只見嶺下這邊三個人奔上嶺來陡接奇文有怪

那人却認得慌忙迎接道大哥那裏去來那三個內一個大漢應道便分我們特

地上嶺來接絕奇個人料道是來的程途一日期二了我每日出來只在嶺下等

候不見到正不知在那里擔擱了遠不千里近只目前讀之絕倒那人道大哥却是等誰那大漢道等

個奢遮的好男子即所謂只等一個囚徒也那人問道甚麼奢遮的好男子那大漢答道你敢也

聞他的大名綰帶妙絕○豈惟聞名實乃見面便是濟州鄆城縣宋押司宋江那人道莫不是江湖上

說的山東及時雨宋公明寫得遐邇辟澁無不貫耳那大漢道正是此人那人又問道他却因甚

打這里過那大漢道我本不知妙近日有個相識從濟州來說道鄆城縣宋押司

宋江不知為甚麼事妙○我本不知知之相識乃相識亦復不知活寫出傳聞異辭來發在濟州府斷配江州牢城我料想

他必從這里過來別處又無路他在鄆城縣時我尚且要去和他厮會今次正從

這里經過如何不結識他寫得筆墨淋漓病夫聞之皆欲奮發因此在嶺下連日等候接了他四五日恰

出山泊一番來並不見有一個囚徒過來我今日同這兩個兄弟信步躡上山嶺來你這里

買碗酒喫就望你一望近日你店裏買賣如何忽然將說話閒說開去妙絕不然便像特飛奔上嶺來救宋江矣○雖是閒說開然末句仍

帶定話脚鬆急都有其妙

那人道不瞞大哥說這幾個月裏好生沒買賣今日謝天地捉得三個

行貨又有些東西那大漢慌忙問道三個甚樣人慌忙妙○看他寫一個慌忙張致一個慢條斯里筆筆入妙那人道兩

個公人和一個罪人非是那漢慢條斯里亦為不如那漢失驚道這囚徒莫非是黑矮肥胖

的人失驚妙○傳說宋江并傳說其黑矮名士真有如此那人應道真個不十分長大面貌紫棠色絕那大漢連忙

問道不曾動手麼連忙妙○看他用慌忙字失驚字連忙字聲情俱有那人答道方纔拖進作房去等火夫未回不

曾開剝至此還說出開剝二字絕倒那大漢道等我認他一認寫至此句有駿馬下坡之勢矣入下忽又用認不得句陡然一收筆法奇拗不可言當下四

個人進山巖邊人肉作房裏只見剝人凳上挺着宋江和兩個公人顛倒頭放在

地下那大漢看見宋江却又不認得抄文相他臉上金印又不分曉抄文沒可尋

思處猛想起道且取公人的包裹來我看他公文便知絕處逢生靈變之極那人道說得是便

去房裏取過公人的包裹打開見了一錠大銀又有若干散碎銀兩無端寫來便成絕倒○為是宋江不

得不救耳不然滿眼如此物胡可以忍耶解開文書袋來看了差批衆人只叫得慙愧那大漢便道天使令

我今日上嶺來早是不曾動手爭些兒悞了我哥哥性命那大漢便叫那人快討

解藥來先救起我哥哥那人也慌了半日寫那人如醉夢相似者所以襯起大漢也此處寫那人也慌者所以開釋那人也連忙調了解

藥便和那大漢去作房裏先開了枷前花榮要開宋江不肯此李立私開宋江不問皆作者筆法嚴冷處○或解云此處宋江未醒安得責其不問不知我不責其作房

開時我正責其出門帶時也扶將起來把這解藥灌將下去四個人將宋江扛出前面客位裏四個人自扛宋

山火家歸來扛公人
有輕重貴賤之分
那大漢扶住着漸漸醒來光着眼看了衆人立在面前又不認得

畫出初醒時
只見那大漢教兩個兄弟扶住了宋江納頭便拜宋江問道是誰我不是夢

中麼寫宋江既不答有不扶
只見賣酒的那人也拜妙宋江道這里正是那里不敢動問

兩位高姓寫宋江只是動不得妙絕
那大漢道小弟姓李名俊祖貫廬州人氏專在楊子江中撐

船艚公爲生能識水性人都呼小弟做混江龍李俊便是這個賣酒的是此間揭

陽嶺人只靠做私商道路人盡呼他做催命判官李立這兩個兄弟是此間潯陽

江邊人專販私鹽來這里貨賣却是投奔李俊家安身大江中伏得水駕得船是

弟兄兩個一個喚做出洞蛟童威一個叫做翻江蜃童猛兩個也拜了宋江四拜

只是答不得扶不得妙絕○凡三段寫拜乃其妙處恰在無文字處蓋文字之難知如此
宋江問道却纔麻翻了宋江如何却知我姓名要

李俊道小弟有個相識近日做買賣從濟州回來說起哥哥大名爲事發在江

州牢城李俊往常思念只要去貴縣拜識哥哥只爲緣分淺薄不能彀去今聞仁

兄來江州必從這里經過小弟連連在嶺下等接仁兄五七日了不見來今日無

心天幸使令李俊同兩個弟兄上嶺來就買杯酒喫遇見李立說將起來因此小

弟大驚慌忙去作房裏看了却又不認得哥哥猛可思量起來取討公文看了纔

知道是哥哥不敢拜問仁兄聞知在鄆城縣做押司不知爲何事配來江州

應前不知爲甚

事宋江把這殺了閻婆惜。直至石勇村店寄書回家事發。今次配來江州。備細說

了一遍。四人稱嘆不已。李立道：「哥哥何不在此間住了，休上江州牢城去受苦。」

宋江答道：「梁山泊苦死相留，我尙兀自不肯住，恐怕連累家中老父。」看他處處自說孝義，真是個極純。

孝不在口說，以口說求得孝子之名，甚矣。宋江衣鉢之滿天下也。此間如何住得？李俊道：「哥哥義士，必不肯胡行。」特書此一句與前吳用擊映蓋。

李俊不留乃真信宋江，吳用不留只是猜破宋江也。你快救起兩個公人來。李立連忙叫了火家，已都歸來了，便把

公人扛出前面客位裏來，把解藥灌將下去，救得兩個公人起來，面面厮覷道：「我

們想是行路辛苦，恁地容易得醉。衆人聽了都笑。當晚李立置酒管待衆人在家

裏過了一夜。次日又安排酒食管待，送出包裹還了宋江，并兩個公人。當時相別

了。宋江自和李俊、童威、童猛兩個公人下嶺來，逕到李俊家歇下，置備酒食，懇勤

相待，結拜宋江爲兄，留在家裏過了數日。宋江要行，李俊留不住，取些銀兩齎發

兩個公人。宋江再帶上行。朝廷法度擅動，宋江不問何也。收拾了包裹行李，辭別李俊、童威、童猛，離

了揭陽嶺，下取路望江州來。三個人行了半日，早是未牌時分，行到一個去處，只

見人煙輳集，市井喧嘩。正來到市鎮上，只見那里一夥人圍住着看。宋江分開人

叢，挨入去看時，却原來是一個使鎗棒賣膏藥的。宋江和兩個公人立住了脚，看

他使了一回鎗棒，那教頭放下了手中鎗棒，又使了一回拳。宋江喝采道：「好鎗棒。」

拳脚那人却拿起一個盤子來口裏開科道註小人遠方來的人投貴地特來就

事雖無驚人的本事全靠恩官作成遠處誇稱近方賣弄如要筋骨膏藥當下取

購如不用膏藥可煩賜些銀兩銅錢齎發休教空過了那教頭把盤子掠了一遭

沒一個出錢與他註那漢又道看官高擡貴手又掠了一遭衆人都白着眼看又

沒一個出錢賞他註宋江見他惶恐掠了兩遭沒人出錢便叫公人取出五兩銀

子來一路寫宋江都從銀錢上出色深表宋江無他好處蓋作泥中有刺之筆也宋江叫道教頭我是個犯罪的人沒甚與你這五

兩白銀權表薄意休嫌輕微那漢子得了這五兩白銀託在手裏便收科道恁地

一個有名的揭揚鎮上沒一個曉事的好漢擡舉咱家實是難得這位恩官本身

見自爲事在官又是過往此間惡顛倒齎發五兩白銀正是當年却笑鄭元和只

向青樓買笑歌惡慣使不論家豪富風流不在着衣多惡這五兩銀子強似別的

五十兩惡自家拜揖願求恩官高姓大名使小人天下傳揚惡宋江答道教師量

這些東西值得幾多不須致謝正說之間只見人叢裏一條大漢分開人衆搶近

前來大喝道奇文兀那厮是甚麼鳥漢那里來的囚徒敢來滅俺揭揚鎮上威風

搭着雙拳來打宋江不因此起相爭有分教潯陽江上聚數籌攪海蒼龍梁山泊

上添一夥爬山猛虎畢竟那漢爲甚麼要打宋江且聽下回分解

王望如曰臣以忠名君之不幸子以孝名父之不幸古今來靠忠孝作文章的必非真忠真孝之人然春秋以至今日子不敢弑父臣不敢弑君仍恃有不甚忠不甚孝之人在即如宋江生而未嘗不孝多了個自以為孝生而未嘗不忠多了個自以為忠況乎宋太公瀕行囑付莫為梁山引去試問宋江到底引去也未滿口對晁蓋吳用說朝廷王法不敢開枷試問宋江開枷也未真是言清行濁假君子真小人雖然得信奔歸孝一被捉見官孝二配江州過梁山不即落草累及父母兄弟孝三金聖嘆曰宋江處處真却處處假處處至誠却處處奸詐余曰處處假處處真處處奸詐處處至誠於何見之於大學誠中形外見之

又曰魯達武松遇張青宋江遇李立都是饅頭料帳達與松張青救之宋江則李立不能救李俊救之較武松魯達更危人生無道之世大半為饅頭作料豈必十字坡揭陽嶺始能死人哉

第三十六回

沒遮攔追趕及時雨

船火兒夜鬧潯陽江

此書寫一百七人都有一百七人行徑心地然曾未有如宋江之權詐不定者也其結識天下好漢也初無青天之曠蕩明月之皎潔春雨之太和夏霆之徑

直惟一銀子而已矣。以銀子爲之張本。而於是自言孝。父母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孝。父母也。自言敬。天地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敬。天地也。自言尊。朝廷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尊。朝廷也。自言惜朋友。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惜朋友也。嗚呼。天下之人。而至於惟銀子是愛。而不覺出其根底。盡爲宋江所窺。因而并其性格。亦遂盡爲宋江之所提起。放倒陰變陽易。是固天下之人之醜事。然宋江以區區猾吏。而徒以銀子一物。買遍天下。而遂欲自稱於世。爲孝義黑三。以陰圖他日晁蓋之一席。此其醜事。又曷可耐乎。作者深惡世間。每有如是之人。於是旁借宋江。特爲立傳。而處處寫其單以銀子結人。蓋是誅心之筆也。

天下之人。莫不自親於宋江。然而親之至者。花榮其尤著也。然則花榮迎之。宋江宜無不來。花榮留之。宋江宜無不留。花榮要開枷。宋江宜無不開耳。乃宋江者。方且上援朝廷。下申父訓。一時遂若百花榮。曾不得勸宋江暫開一枷也者。而於是山泊諸人。遂真信爲宋江之枷。必至江州牢城。方始開放矣。作者惡之。故特於揭陽嶺上。書曰。先開了枷於別李。立時書曰。再帶上枷於穆家門房裏。書曰。這裏又無外人。一發除了行枷。又書曰。宋江道說得是。當時去了行枷於

逃走時書曰宋江自提了枷於張橫口中書曰却又項上不帶行枷於穆宏叫船時書曰衆人都在江邊安排行枷於江州上岸時書曰宋江方纔帶上行枷於蔡九知府口中書曰你爲何枷上沒了封皮於點視廳前書曰除了行枷凡九處特書行枷悉與前文花榮要開一段遙望擊應嗟乎以親如花榮而尙不得宋江之真心然則如宋江之人又可與之一朝居乎哉

此篇節節生奇層層追險節節生奇奇不盡不止層層追險險不絕必追真令讀者到此心路都休目光盡滅有死之心無生之望也如投宿店不得是第一追尋着村莊却是冤家家裏是第二追撥壁逃走乃是大江截住是第三追沿江奔去又值橫港是第四追甫下船追者亦已到是第五追岸上人又認得梢公是第六追艙板下摸出刀來是最後一追第七追也一篇真是脫一虎機踏一虎機令人一頭讀一頭嚇不惟讀亦讀不及雖嚇亦嚇不及也

此篇於宋江恪遵父訓不住山泊後忽然閒中寫出一句不滿其父語一句悔不住在山泊語皆作者用筆極冷寓意極嚴處處不得漏過

話說當下宋江不合將五兩銀子齎發了那個教師只見這揭陽鎮上衆人叢中鑽過這條大漢睜着眼喝道這厮那里學得這些鳥鎗棒來俺這揭陽鎮上逞強

我已分付了衆人休保他。你這厮如何賣弄有錢四字屬宋江確把銀子賞他。滅俺揭陽鎮

上的威風。宋江應道：我自賞他銀兩，却干你甚事？那大漢揪住宋江，喝道：你這賊

配軍，敢回我話！宋江道：做甚麼不敢回你話？那大漢提起雙拳，劈臉打來。宋江躲

個過。那大漢又趕入一步來。宋江却待要和他放對，寫宋江要放對下却不只見那個使

鎗棒的教頭從人背後趕將來，一隻手揪住那大漢頭巾，一隻手提住腰胯。望那

大漢肋骨上只一兜跟踉，一交顛翻在地。偏寫顛得不甚費力與揭陽鎮上威風句擊應那大漢却待掙扎起來，

又被這教頭只一脚踢翻了。偏翻兩次與揭陽鎮上威風句擊應兩個公人勸住教頭。那大漢從地下爬

將起來。七個字寫得羞極為下文地步看了宋江和教頭，說道：使得使不得教你兩個不要慌。一直望

南去了。縱一宋江且請問教頭高姓，何處人氏。教頭答道：小人祖貫河南洛陽人氏。

姓薛名永，祖父是老神經畧相公。帳前軍官為因惡了同僚，不得陞用。子孫靠使

鎗棒賣藥度日。江湖上但呼小人病大蟲。薛永不敢拜問恩官高姓大名。宋江道：

小可姓宋名江，祖貫鄆城縣人氏。薛永道：莫非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麼？宋江道：小

可便是薛永，聽罷便拜。宋江連忙扶住道：少敘三杯如何？薛永道：好。正要拜識尊

顏，却為無門得遇兄長。慌忙收拾起鎗棒和藥囊，同宋江便往鄰近酒肆內去喫

酒。只見酒家說道：酒肉自有，只是不敢賣與你們喫。分付酒家不賣凡四敘却段段宋江問

酒家，這酒肉自有，只是不敢賣與你們喫。變換學國策城北徐公章法宋江問

道緣何不賣與我們喫。酒家道：却纔和你們厮打的大漢，已使人分付了。第一段作兩節說

若是賣與你們喫時，把我這店子都打得粉碎。我這里却是不敢惡他。這人是此

間揭陽鎮上一霸，誰敢不聽他說。宋江道：既然恁地，我們去休。那厮必然要來尋

鬧。薛永道：小人也去店裏算了房錢，還他一兩日間也來江州相會。兄長先行。宋

江又取一二十兩銀子與了薛永。一路寫宋江好處，只是使銀撒漫，更無他長是作者筆法嚴冷處。辭別了自去。宋江只得

和兩個公人也離了酒店，又自去一處喫酒。那店家說道：小郎已自都分付了。我

們如何敢賣與你們喫。第二段作一節說，却將下句倒作上句。你枉走甘白費力，不濟事。宋江和兩個公

人都做聲不得，連連走了幾家，都是一般說話。第三段省三個來到市梢盡頭，見了幾

家打火小客店，正待要去投宿，却被他那里不肯相容。宋江問時，都道他已着小

郎連連分付去了，不許安着你們三個。第四段換一句當下宋江見不是話頭，三個便拽開

脚步，望大路走着，看見一輪紅日低墜，天色昏暗。宋江和兩個公人心裏越慌，三

個商量道：沒來由，看使鎗棒，惡了這厮。如今閃得前不巴村，後不着店，却是投那

里去宿是好。只見遠遠地小路，望見隔林深處，射出燈光來。此一折謂是一救反是一跌，實是匪夷所思。○先說小路上便

與江岸相引宋江見了道：兀那里燈光明處，必有人家遮莫怎地陪個小心，借宿一夜。明

日早行。公人看了道：這燈光處，又不在于正路上。再插一句，不是正路，務與江岸相引。宋江道：沒奈何，雖然

不在正路上。明日多行二三里，却不打甚麼緊。三個人當時落路來行，不到二里多路，林子背後閃出一座大莊院來。宋江和兩個公人來到莊院前，敲門。莊客聽得出來，開門道：「你是甚人？」黃昏夜半來敲門打戶，宋江陪着小心答道：「小人是個犯罪，配送江州的人。今日錯過了宿頭，無處安歇，欲求貴莊借宿一宵，來早依例拜納房金。」莊客道：「既然恁地，你且在這裡少待，等我入去報知莊主太公，可容卽歌。」莊客入去通報了，復翻身出來，說道：「太公相請。」宋江和兩個公人到裏面草堂去，參見了莊主太公。太公分付教莊客領去門房裏安歇，就與他們些晚飯喫。只

筆便打發到門房極其徑淨者，所以便於耕漢歸來也。

莊客聽了，引去門首草房下，點起一碗燈，教三人歇定了，取

三分飯食羹湯菜蔬，教他三個喫了。莊客收了碗碟，自入裏面去。兩個公人道：「押司這裏又無外人，一發除了行枷。」這裏又無外人，六字追入宋江心裏，真是如鏡之筆。快樂睡一夜，明日早行。宋江

道說得是。當時去了行枷。開中無端出此一筆，與前山泊對看，所以深明宋江之權詐也。寫宋江偏不答別句，偏答出此三字，便顯出前文國家法度之語之詐。此書寫宋江權詐，俱於前後

對照處露出若散讀之皆恒事耳。

和兩個公人去房外淨手，看見星光滿天。

妙筆。此四字先從開中一點。既不甚亮，又不甚暗，在此夜事情恰好。

又見打麥場邊屋後是一條村僻小路。開中先看出妙，不然後文如何忽然生得出來。宋江看眼裏三個淨了

手，入進房裏，關上門去睡。宋江和兩個公人說道：「也難得這個莊主太公，留俺們

歇這一夜。」正說間，聽得裏面有人。九字與第二節九字作章法。點火把來打麥場上，一到處，炤看

然陡

蓋出奇峯却只先作一影妙筆妙筆

宋江在門縫裏張時見是太公引着三個莊客把火把到處照看宋

江對公人道這太公和我父親

間中無端忽然插入宋江不滿父親語暗與入前好話相射熱燙冷刺妙不可言

一般件件定要自來照管這早晚也不肯去睡瑣

瑣地親自點看

與入前好話相射熱燙冷刺妙不可言

正說間只聽得外面有人九字與上文作章法中間只換

一字外

叫開莊門

奇莊客連忙來開了門放入五七個人來為頭的手裏拿着扑刀

單見

背後的都拿着稻义棍棒

單見火把光下

宋江張看時那個提扑刀的正是

在揭陽鎮上要打我們的那漢

再看方看出來險絕之想奇絕之筆

宋江又聽得那太公問道小郎你

那里去來和甚人厮打日晚了拖鎗拽棒那太漢道阿爹不知哥哥在家裏麼然忽

增出一個哥哥

太公道你哥哥喫得醉了去睡在後面亭子上那漢道我自去叫他起來我

和他趕人太公道你又和誰合口叫起哥哥來時他却不肯干休寫得增出之人倒又利害妙筆你日

對我說這緣故那漢道阿爹你不知今日鎮上一個使鎗棒賣藥的漢子耐那

厮不先來見我弟兄兩個硬去鎮上撒科賣藥教使鎗棒被我都付了鎮上的

人分文不要與他賞錢補敘出前文所無不知那里走一個囚徒來那厮還要做好漢把五

兩銀子賞他滅俺揭陽鎮上威風我正要打那厮却恨那賣藥的腦揪翻我打了

一頓又踢了我一脚至今腰裏還疼我已教人四下里分付了酒店客店不許着

這厮們喫酒安歇補敘前文所無先教那厮三個今夜沒存身處隨後喫我叫了賭房裏一

夥人趕將去客店裏拿得那賣藥的來儘氣力打了一頓如今把來弔在都頭家

裏補錢前文所無明日送去江邊細做一塊拋在江裏先是一個假飽出那口鳥氣却只趕這兩個公

人押的囚徒不着前面又沒客店竟不知投那里去宿了又是遠不千里近只目前絕倒之筆我如今叫

起哥哥來分投趕去捉拏這厮太公道我兒休恁地短命相他自有銀子賞那賣

藥的却干你甚事你去打他做甚麼可知道着他打了也不會傷重快依我口便

罷休教哥哥得知你喫人打了他肯干罷又是去害人性命偏將未出現者倒說得利害合文情檢緝你依

我說且去房裏睡了半夜三更莫去敲門打戶激惱村坊你也積些陰德那漢不

顧太公說拏着扑刀逕入莊內去了文情險怪之極讀之如逢奇鬼太公隨後也趕入去宋江聽罷對

公人說道這般不巧的事怎生是好却又撞在他家投宿我們只宜走了好倘或

這厮得知必然喫他害了性命便是太公不說莊客如何敢瞞此處既有太公宋江便可不走然不走則安得下同

奇文耶特寫出一個必走之故妙絕兩個公人都道說得是事不宜遲及早快走宋江道我們休從門前

出去撥開屋後一堵墻子出去罷淨手時看得遂令此際得便用筆說妙即敘事省力不可不知此法也兩個公人挑了包裹

宋江自提了行枷國家法度奈何如此○自花榮開枷宋江不肯後接手便將枷來寫出數番通融深表宋江之詐也便從房裏挖開屋後一堵墻

子三個人便趁星光之下筆妙望林木深處小路上只顧走正是慌不擇路走了一

個更次一更作提五更作結妙筆望見前面滿目蘆花一派大江滔滔滾滾五來到潯陽江邊一出

評注水滸傳卷十八第三十六回

虎機踏一虎機令讀者
喪嚇不暇

○第一逼 只聽得背後喊叫火把亂明吹風胡哨趕將來

第二逼

宋江只叫得

苦道上蒼救一救則個三人躲在蘆葦叢中望後面時那火把漸近

第三逼○既作
險筆便令險殺

人心裏越越慌脚高步低在蘆葦裏撞前面一看不到天盡頭早到地盡處一帶大

江攔截

不重此半句只重下半
句耳此半句已在上

側邊又是一條闊港

再加一句見更不可走
○第四逼真是險殺

宋江仰天嘆道早知

如此的苦從直住在梁山泊也罷

在宋江是急時真話
在作者是閒中冷筆

誰想直斷送在這里宋江正在

危急之際只見蘆葦叢中悄悄地忽然搖出一隻船來

謂是一救又是一跌
匪夷所思奇至於此

宋江見了

便叫梢公且把船來救我們三個俺與你幾兩銀子

雖是急時相求
亦寫實弄銀子

那梢公在船上問

道你三個是甚麼人却走在這里來宋江道背後有強人打劫我們一味地撞在

這里你快把船來渡我們我多與你些銀兩

一路寫宋江只是以銀子出色耳
是此回一篇之眼不得不與標出

那梢公早把

船放得攏來三個連忙跳上船去一個公人便把包裹丟下

輕輕四字又
引出下文來

一個公人便將水火棍換開了船

寫忙亂
如畫

那梢公一頭搭上櫓一面聽着包裹落艙有些

好響聲心中暗喜

前跌猶輕後跌至重奇文
險筆使讀者喫嚇不盡

把櫓一搖那隻小船早蕩在江心裏去岸上

那夥趕來的人早趕到灘頭

可

有十餘個火把為頭兩個大漢各挺着一條扑刀

隨後有二十餘人各執鎗棒口裏叫道你那梢公快搖船攏來

可

宋江和兩個公

人做一塊兒伏在船艙裏說道梢公却是不要攏船我們自多謝你些銀子

只是帶
弄銀子

那梢公點頭只不應岸上的人把船望上水。伊呀啞啞的搖將去。試問看官將謂是救將謂是跌真是推測不出

那岸上這夥人大喝道：你那梢公不搖攏船來教你都死。可駭那梢公冷笑幾聲也。

不應。此是第一段下文忽然變出問姓來一發可駭之極岸上那夥人又叫道：你是那個梢公。問那個梢公直恁大膽不搖

攏來。那梢公冷笑應道：老爺叫做張梢公。是張梢公你不要咬我鳥岸上火把叢中那

個長漢。再畫一筆說道：元來是張大哥。你見我弟兄兩個麼？乃是一路一發可駭那梢公應道：我又

不瞎做甚麼不見你。果是一路一發可駭那長漢道：你既見我時且搖攏來和你說話。嚇殺那

梢公道：有話明朝來說。趁船的要去得緊。極慌忙中忽作趣語令人又嚇又笑。此是第二段入下文換出梢公本意使讀者一發嚇殺那長漢

道：我弟兄兩個正要捉這趁船的三個人。駭那梢公道：趁船的三個都是我家親

眷衣食父母。奇談駭筆請他歸去喫碗板刀麵了來。奇談駭筆那長漢道：你且搖攏來和你

商量。駭筆那梢公道：我的衣飯倒搖攏來與你倒樂意。第三段寫梢公決不肯攏來其文愈駭也那長漢道：張

大哥。再叫一句寫出相求之極不是這般說我弟兄只要捉這囚徒。此句分明說不要你衣飯單要你囚徒你且攏來。那

梢公一頭搖櫓。再畫一筆一面說道：我自好幾日接得這個主顧。却是不搖攏來倒喫

你接了去。決不搖攏來矣。雖然讀者真駭絕也你兩個只得休怪。改日相見。宋江呆了不聽得他話裏藏

闖妙。在船艙裏悄悄的。和兩個公人說也難得。這個梢公救了我們三個性命。妙

又與他分說。妙。不要忘了他恩德。却不是幸得這隻船來渡了我們。却說那梢公

搖開船去離得江岸遠了。三個人在艙裏望岸上時。火把也自去。蘆葦中明亮。如

之筆○不便說去了為下文留步也○將謂又離宋江道。慚愧正是好人相逢。惡人遠離。梢公問之能無失笑

且得脫了這場災難。如那只見那梢公搖着櫓口裏唱起湖州歌來。唱道。老爺生

長在江邊不愛交游。只愛錢。七字妙絕○太上不愛錢只愛交游其次愛錢以為交游之地又次愛交游以為錢之地也夫不愛錢只愛交游是非宋江之所及也若云愛交游以為錢地

則亦非宋江之所出也今日宋江則正所謂以錢為交游地者耳乃梢公忽云只愛錢不愛交游然則宋江一路撒漫使銀悉作唐捐矣乎只此一句便合宋江神絕心死政不須又用板刀麵也○俗本訛昨夜華光來

趁我臨行奪下一金磚。駭人宋江和兩個公人聽了這首歌都酥軟了。宋江又想

道他是唱耍。且作三個正在艙裏議論未了。只看那梢公放下櫓。駭說道。你這個

撮鳥。兩個公人平日最會詐害做私商的人。今日却撞在老爺手裏。你三個却是

要喫板刀麵。奇却是要喫餛飩。奇宋江道。家長休要取笑。怎地喚做板刀麵。怎地

是餛飩。那梢公睜着眼。駭道。老爺和你耍甚鳥。若還要喫板刀麵。奇語○若要喫三字奇絕可笑

有一把潑風也似快刀。在這艙板底下。我不消三刀五刀。我只一刀。一個都剝你

三個人下水去。你若耍喫餛飩。奇時。你三個快脫了衣裳。都赤條條地跳下江裏

自死。宋江聽罷。扯定兩個公人說道。却是苦也。正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那梢公

喝道。駭你三個好好商量。快回我話。宋江答道。梢公不知我們也是沒奈何。犯下

了罪。迭配江州的人。你如何可憐見。饒了我三個。那梢公喝道。你說甚麼閒話。死臨

討饒謂之開
話可發一笑

饒你三個我半個也不饒你

饒半個又作何用

老爺喚作有名的狗臉張爺爺來

也不認得爹去也不認得娘

絕該語絕奇語

你便都閉了鳥嘴快下水裏去宋江又求告道

我們都把包裹內金銀財帛衣服等項盡數與你只饒了我三人性命那梢公便

去艙板底下摸出那把明晃晃板刀來大喝

駭絕○險筆至此真令讀者有死之心無生之氣

道你三個要怎地

宋江仰天嘆道為因我不敬天地不孝父母犯下罪責連累了你兩個

臨死猶為此言即孟子所謂久

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那兩個公人也扯着宋江道押司罷罷我們三個一處死休那梢公又

喝道你三個好好快脫了衣裳

此又一喝似催速跳然其實反借脫衣裳三字騰出那下文救兵來須知良工心苦處

跳下江去跳便跳

不跳時老爺便剝下水裏去宋江和那兩個公人抱做一塊望着江裏

四字住得妙只是上半句但未

及有下半句耳寫出一時迅速之極

只見江面上呀呀聲響

奇文層疊而出

梢公回頭看時

船飛也似從上水頭急溜下來

古本急溜二字便寫出船到之速俗本改作搖將二字謬以千里

船上有三個人一條大漢

誰

手裏橫着托叉立在船頭上梢頭兩個後生

誰

搖着兩把快櫓星光之下

妙正是苦不甚明又不極暗

早到面前那船頭上橫叉的大漢便喝道前面是甚麼梢公敢在當港

行事船裏貨物見者有分

仍作駭人語不便露出救兵行徑來妙絕

這船梢公回頭看了慌忙應道原來却

是李大哥

李什麼急急

我只道是誰來大哥又去做買賣只是不曾帶挈兄弟

此句正緊對其見者有分一句

也活畫出狗臉張爺爺來活畫出不愛交游只愛錢面目來

大漢道張家兄弟你在這里又弄這一手船裏甚麼行貨有

些油水麼梢公答道教你得知好笑我這幾日沒道路又賭輸了沒一文正在沙

灘上悶坐岸上一夥人趕着三頭行貨來我船裏却是兩個鳥公人解一個黑矮

囚徒揭陽嶺上問而後說潯陽江中不問自說只黑矮二字用筆不同如此正不知是那里人他說道迭配江州來的却又項

上不帶行枷處處寫出來江不帶行枷與山泊狀花榮一段擊應趕來的岸上二夥人却是鎮上穆家哥兒兩個公

姓張來船姓李岸上兩個姓穆姓則都知之矣名則都不知也定要討他我見有些油水喫我不還他船上那大漢道咄字一

如聞其聲莫不是我哥哥宋公明半日如逢無數奇鬼讀至此句忽然眼前一亮宋江聽得聲音厮熟便艙裏叫道船

上好漢是誰救宋江則個那大漢失驚道真個是我哥哥上文險極此句快極不險則不快險極則快極早不做

出來宋江鑽出船上看時星光明亮此十一字妙不可說非云星光明亮焰見來船那漢乃極寫宋江半日心驚膽碎不復知天地何色直至是忽然得救夫而後

依然又見星光也蓋那船頭上立的大漢正是混江龍李俊背後船梢上兩個搖櫓的

一個是出洞蛟童威一個翻江蜃童猛這李俊聽得是宋公明便跳過船來口裏

叫苦道哥哥驚恐若是小弟來得遲了些誤了仁兄性命今日天使李俊在家坐

立不安掉船出來江裏趕些私鹽不想又遇着哥哥在此受難那梢公呆了半晌

做聲不得與上狗臉三句作襯方纔問道李大哥這黑漢便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麼李俊道

可知是哩那梢公便拜道我那爺你何不早通個大名省得着我做出歹事來爭

些兒傷了仁兄却又不愛錢也宋江問李俊道這個好漢是誰請問高姓半日有叫張大那有叫張兄弟他

自叫張爺爺張字之多非一遍矣此處李俊道哥哥不知這個好漢是小弟結義的兄弟姓張
宋江忽然又問高姓活畫出前文嚇極將姓張名橫四字分作兩段所以深寫宋江嚇極
不聞張大哥張爺爺張兄弟多遍張字也俗本說是孤山下人氏單名橫字綽號船火兒專在

此潯陽江做這件穩善的道路言之可傷○以極險惡事而謂之穩善宋江和兩個公人都笑

起來當時兩隻船並着搖奔灘邊來纜了船艙裏扶宋江并兩個公人上岸李俊

又與張橫說道兄弟我嘗和你說李俊天下義士只除非山東及時雨鄆城宋押

司今日你可仔細認着張橫敲開火石點起燈來照着宋江撲翻身又在沙灘上

拜星光中來不好又是星光中去則必敲火點燈照着同行矣乃作者文心只一點燈亦不肯輕率道望哥哥恕

兄弟罪過張橫拜罷問道義士哥哥爲何事配來此間李俊把宋江犯罪的事說

了今來迭配江州張橫聽了說道好教哥哥得知小弟一母所生的親弟兄兩個

長的便是小弟我有個兄弟却又了得渾身雪練也似一身白肉沒得四五十里

水面水底下伏得七日七夜水裏行一似一根白條更兼一身好武藝因此人起

他一個異名喚做浪裏白條張順當初我弟兄兩個只在揚子江邊做一件依本

分的道路宋江道願聞則個張橫道我弟兄兩個但賭輸了時我便先駕一隻船

渡在江邊淨處做私渡有那一等客人貪省貫百錢的又要快便來下我船等船

裏都坐滿了却教兄弟張順也扮做單身客人背着一個大包也來趁船我把船

搖到半江裏歇了櫓拋了釘插一把板刀却討船錢本合五百足錢一個人我便
定要三貫却先問兄弟討起教他假意不肯還我我便把他來起手一手揪住他
頭一手提定腰膀撲通地攞下江裏排頭兒定要三貫一個個都驚呆了把出來
不迭都斂得足了却送他到僻淨處上岸我那兄弟自從水底下走過對岸等沒
了人却與兄弟分錢去賭一篇大文中忽然插入一篇小文奇筆那時我兩個只靠這道路過日宋江道

可知江邊都有主顧來尋你私渡李俊等都笑起來張橫又道如今我弟兄兩個
都改了業妙語○陞官亦然出了一個衙門進了一個衙門
旁人只謂其改了業殊不知只賣舊時行貨也我便只在這潯陽江裏做些私商兄

弟張順他却如今自在江州做賣魚牙子如今哥哥去時小弟寄一封書去只是
不識字寫不得盡李俊道我們去村裏央個門館先生來寫留下童威童猛看船

三個八跟了李俊張橫提了燈千妖百怪之後見此
三字如異國忽歸投村裏來走不過半里路看見火

把還在岸上明亮可見江心一
事其間甚疾張橫說道他弟兄兩個還未歸去李俊道你說兀誰
弟兄兩個張橫道便是鎮上那穆家哥兒兩個李俊道一發叫他兩個來拜了哥

哥更爲
奇筆宋江連忙說道使不得他兩個趕着要捉我李俊道仁兄放心他兄弟不
知是哥哥他亦是我們一路人李俊用手一招胡哨了一聲只見火把人伴都飛
奔將來於前火把飛奔是一是二
皆空中結撰成此奇筆看見李俊張橫都恭奉着宋江做一處說話那弟兄二

人大驚道二位大哥如何與這三人厮熟李俊大笑道你道他是兀誰李俊那人那二

人道便是不認得只見他在鎮上出銀兩賞那使鎗棒的滅俺鎮上威風正待要

捉他李俊道他便是我日常和你們說的山東及時雨鄆城宋押司公明哥哥你

兩個還不快拜李俊那弟兄兩個撇了扑刀撲翻身便拜又可見穩道聞名久矣不

期今日方得相會却纔甚是冒瀆犯傷了哥哥望乞憐憫恕罪宋江扶起二人道

壯士願求大名李俊便道這弟兄兩個富戶是此間人姓穆名宏綽號沒遮攔兄

弟穆春喚做小遮攔是揭陽鎮上一霸我這裡有三霸哥哥不知一發說與哥哥

知道忽作結束揭陽嶺上嶺下便是小弟和李立一霸此一句結束揭陽揭陽鎮上是他

弟兄兩個一霸此一句結束揭陽潯陽江邊做私商的却是張橫張順兩個一霸此一句

陽江一篇絕奇文字以此謂之三霸又總結宋江答道我們如何省得既然都是自家弟兄情分

望乞放還了薛永此是宋穆宏笑道便是使鎗棒的那厮哥哥放心隨即便教兄弟

穆春去取來還哥哥我們且請仁兄到敝莊伏禮請罪李俊說道最好最好便到

你莊上去穆宏叫莊客着兩個去看了船隻就請童威童猛一同都到莊上去相

會是一面又着人去莊上報知置辦酒食殺羊宰猪整理筵宴一行衆人等了童

威童猛一同取路投莊上來却好五更天氣五更作結妙筆都到莊裏請出穆太公來

平水大許專 卷十八 第三十六回

相見了。就草堂上分賓主坐下。宋江與穆太公對坐說話未久。天色明朗。穆春已

取到病大蟲薛永進來。一處相會了。穆宏安排筵席。管待宋江等衆位飲宴。至晚

都留在莊上歇宿。次日宋江要行。穆宏那裏肯放。把衆人都留莊上。陪侍宋江去

鎮上閒玩。觀看揭陽市村景致。又住了三日。宋江怕違了限次。寫宋江偏在人前便要着假堅意要

行。穆宏并衆人苦留不住。當日做個送路筵席。次日早起來。宋江作別穆太公。并

衆位好漢臨行。分付薛永。且在穆宏處住幾時。却來江州。再得相會。寫宋江權術穆宏道

哥哥但請放心。我這里自看顧他。取出一盤金銀送與宋江。又齎發兩個公人些

銀兩。臨動身。張橫在穆宏莊上。央人脩了一封家書。央宋江付與張順。當時宋江

收放包裹內了。又成後文一引一行人都送到潯陽江邊。與蘆葦中映穆宏叫隻船來。與梢公映取過先

頭行李下船。衆人都在江邊安排行枷。處處寫宋江行枷不取酒食上船。餞行當下衆

人灑淚而別。李俊張橫穆宏穆春薛永童威童猛一行人各自回家。不在話下。只

說宋江自和兩個公人下船。投江州來。這梢公非比前番。忽插一語作趣使着一帆風篷。早

送到江州上岸。宋江方纔帶上行枷。寫宋江行枷筆筆嚴冷兩個公人取出文書。挑了行李。直

至江州府前來。正值府尹陞廳。原來那江州知府姓蔡。雙名得章。是當朝蔡太師

蔡京的第九個兒子。因此江州人叫他做蔡九知府。那人爲官貪濫。作事驕奢。爲

案作爲這江州是錢糧浩大的去處。抑且人廣物盈。因此太師特地教他來做個知

府。當時兩個公人當廳下了公文。押宋江投廳下。蔡九知府看見宋江一表非俗。

便問道：你爲何枷上沒了本州的封皮？加意寫出宋江視行枷如兒戲與前欺花榮對看筆法嚴冷之極兩個公人告道：於

路上春雨淋漓。被水濕壞了。知府道：快寫個帖來。便送下城外牢城營裏去。本府

自差公人押解下去。這兩個公人就送宋江到牢城營內交割。當時江州府公人

齎了文帖。監押宋江并同公人出州衙前來酒店裏買酒喫。宋江取三兩來銀子

寫宋江單是銀子出色與了江州府公人。當討了收管。將宋江押送單身房裏聽候。那公人先

去對管營差撥處替宋江說了方便。交割討了收管。自回江州府去了。這兩個公

人也交還了宋江包裹行李。千酬萬謝相辭了入城來。兩個自說道：我們雖是喫

了驚恐。却賺得許多銀兩。又用兩個公人開口開嗑一句。鑿括上文三齣一句點綴宋江本色自到州衙裏伺候。討了回文。

兩個取路往濟州去了。話裏只說宋江又自央浼人請差撥到單身房裏送了十

兩銀子與他。銀子出色管營處又自加倍送十兩并人。銀子出色營裏管事的人并使喚

的軍健人等都送些銀兩與他們買茶喫。銀子出色因此無一個不歡喜。宋江

寫宋江只如此嚴冷少刻引到點視廳前。除了行枷。寫宋江行枷至此始畢參見管營爲得了賄賂。在廳上說道：

這個新配到犯人宋江聽着先朝太祖武德皇帝聖旨事例。但凡新入流配的人

...

須先打一百殺威棒。左右與我捉去背起來。宋江告道：小人於路感冒風寒時症。

至今未曾痊可。管營道：這漢端的像有病的。不見他面黃肌瘦，有些病症，且與他

權寄下這頓棒。此人既是縣吏出身，着他本營抄事房做個抄事。就時立了文案。

便教發去抄事。宋江謝了，去單身房取了行李，到抄事房安頓了。衆囚徒見宋江

有面目，都買酒來慶賀。次日，宋江置備酒食與衆人回禮。句一不時間，又請差撥牌

頭遞杯。句二管營處常送禮物與他。句三宋江身邊有的是金銀財帛單，把來結識他。

們。寫宋江出色，只是金銀財帛，更不見有他長處，處皆下特筆。住了半月之間，滿營裏沒一個不歡喜他。自古道：世情看

冷，煖人面逐高低。贊嘆宋江能得人心，乃只用此二語，其意可知。宋江一日與差撥在抄事房喫酒，那差撥說與

宋江道：賢兄，我前日和你說的那個節級常例人情，如何多日不使人送去與他。

今已一句之上了。他明日下來時，須不好看。宋江道：這個不妨。那人要錢，不與他。

若是差撥哥哥，但要時只顧問宋江，取不妨那節級要時一文也沒等。他下來，宋

江自有話說。看他全是權詐。差撥道：押司，那人好生利害，更兼手脚了得，倘或有些言語高

低，喫了他些羞辱，却道我不與你通知。宋江道：兄長由他，但請放心。小可自有措

道，敢是送些與他，也不見得他有個不敢要我的，也不見得。語語寫出宋江權詐。正恁的說未

了，只見牌頭來報道：節級下在這裏了。正在廳上大發作，罵道：新到配軍如何不

送常例錢與我差撥道我說是麼那人自來連我們都怪宋江笑道差撥哥哥休
罪不及陪侍改日再得作杯小可且去和他說話差撥也起身道我們不要見他
省宋江別了差撥離了抄事房自來點視廳上見這節級不是宋江來和這人厮
兒有分教江州城裏翻爲虎窟狼窩十字街頭變作屍山血海直教撞破天羅歸
水滸掀開地網上梁山畢竟宋江來與這個節級怎麼相見且聽下回分解

王望如曰宋江一生撒漫皆討便宜惟揭揚鎮送薛永銀五兩反喫了大虧甚
矣銀子亦有誤事時也穆宏穆春兄弟爲鎮上一霸追宿店不已又追村莊追
村莊不已又追潯江橫港此時宋江乃悔曰不如從直住梁山也罷由是觀之
謂宋江不立意做强盜不信

又曰陸窮而舟至方謂出一難不料又入一難板麵餛飩二者請擇之時又值
李俊片帆解救結識了張橫又結識二穆又手援薛永方謂出一難不料又得
如許快事吉凶禍福原有定在

此書光緒...

...

...

...

...

...

...

...

...

...

...

評註圖像水滸傳卷之十八終

評註圖像水滸傳卷之十九

聖嘆外書

第三十七回

及時雨會神行太保

黑旋風鬪浪裏白條

寫宋江以銀子爲交游後忽然接寫一鐵牛李大哥妙哉用筆真令宋江有珠玉在前之愧勝似罵勝似打勝似殺也看他要銀子賭便向店家借要魚請人便向漁戶討一若天地間之物任憑天地間之人公用之不惟不信世有慳吝之人亦并不信世有慷慨之人不惟與之銀子不以爲恩又并不與銀子不以爲怨夫如是而宋江之權詐獨遇斯人而窮矣宋江與之銀子彼亦不過謂是店家漁戶之流適值其有之時也店家不與銀子漁戶不與鮮魚彼亦不過謂卽宋江之流適值其無之時也夫宋江之以銀子與人也夫固欲人之感之也宋江之不敢不以銀子與人也夫固畏人之怨之也今彼亦何感彼亦何怨無宋江可騙則自有店家可借無店家可借則自有賭房可搶無賭房可搶則自有江州城裏城外執塗之人無不可討使必恃有結識好漢之宋江而後李逵方得銀子使用然則宋江未配江州之前彼將不喫酒不喫肉小張乙賭房中亦復不去賭錢耶通篇寫李逵浩浩落落處全是激射宋江絕世妙筆處將戴宗反襯宋江遂令宋江愈慷慨愈出醜皆屬作者匠心之筆寫李逵

說評水滸傳 卷十九
麤直不難莫難於寫麤直人處處使乖說謊也彼天下使乖說謊之徒却處處
假作麤直如宋江其人者能不對此而羞死乎哉

話說當時宋江別了差撥出抄事房來到點視廳上看時見那節級撥條凳子坐在廳前

如畫撥條凳子便算官長可發一笑

高聲喝道那個是新配到囚徒牌頭指着宋江道這個便

是那節級便罵道你這黑矮殺才倚仗誰的勢要不送常例錢來與我宋江道人
情人情在人情願

妙解解頤

你如何逼取人財好小哉相兩邊看的人聽了倒捏兩把

汗那人大怒喝罵賊配軍安敢如此無禮顛倒說我小哉那兜馱的與我背起來
且打這廝一百訊棍兩邊營裏衆人都是和宋江好的見說要打他一闌都走了

只剩得那節級和宋江

上文已成必打之勢却只寫作衆人走了便騰那下文來筆墨曲折之甚

那人見衆人都散了肚裏越怒

拿起訊棒便奔來打宋江宋江說道節級你要打我我得何罪好那人大喝道你

這賊配軍是我手裏行貨輕咳嗽便是罪過

奇語可駭

宋江道你便尋我過失也不到

得該死

好那人怒道你说不該死我要結果你也不難只似打殺一個蒼蠅宋江

冷笑道我因不送得常例錢便該死時結識梁山泊吳學究的却該怎地

好那人

聽了這話慌忙丟了手中訊棍便問道你說甚麼

好宋江道我自說那結識軍師

吳學究的好你問我怎的好那人慌了手脚拖住宋江問道你正是誰

好那裏得

這話來。好宋江笑道。小可便是山東鄆城縣宋江。那人聽了。大驚連忙作揖。寫戴宗拜獨與

他人異行情。有文之筆。說道。原來兄長正是及時雨宋公明。宋江道。何足掛齒。那人便道。兄長

此間不是說話處。未敢下拜。戴宗口中自註一句好。同往城裏敘懷。請兄長便行。宋江道。好節

級少待容。宋江鎖了房門。便來宋江慌忙到房裏。取了吳用的書。細自帶了銀兩。

又帶銀子。出來鎖上房門。分付牌頭看管。便和那人離了牢城營裏。奔入江州城裏來。

去一個臨街酒肆中樓上坐下。那人問道。兄長何處見吳學究來。宋江懷中取出

書來。遞與那人。那人拆開封皮。從頭讀了。藏在袖內。起身望着宋江便拜。只一拜寫得節次如

宋江慌忙答禮道。適間言語衝撞。休怪休怪。那人道。小弟只聽得說有個姓宋

的。五字為上文補漏便。令後人更無些議論處。發下牢城營裏來。往常時。但是發來的配軍。常例送銀五兩。今

番已經十數日不見送來。今日是個閒暇日頭。因此下來取討。不想却是仁兄。上與

姓宋句合作一語。恰纔在營內。甚是言語冒瀆了哥哥。萬望恕罪。宋江道。差撥亦曾常對小

可說起大名。宋江有心要拜識尊顏。却不知足下住處。又無因入城。特地只等尊

兄下來。要與足下相會一面。以此耽誤日久。不是為這五兩銀子不捨得送來。寫

江自表亦不出。銀子真是酬殺。只想尊兄必是自來。故意延挨。今日幸得相見。以慰平生之願。說話的

那人是誰。便是吳學究所薦的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院長戴宗。法那時故宋時

金陵一路節級都稱呼家長。湖南一路節級都稱呼做院長。正敘事中偏有此開筆原來這戴

院長有一等驚人的道術。但出路時齋書飛報緊急軍情事。把兩個甲馬拴在兩

隻腿上。作起神行法來。一日能行五百里。把四個甲馬拴在腿上。便一日能行八

百里。因此人都稱做神行太保戴宗。當下戴院長與宋公明說罷了來情去意。戴

宗宋江俱各大喜。兩個坐在閣子裏。叫那賣酒的過來。安排酒菓肴饌菜蔬來。就

酒樓上兩個飲酒。宋江訴說一路上遇見許多好漢。衆人相會的事務。戴宗也傾

心吐膽。把和這吳學究相交往來的事。告訴了一遍。兩個正說到心腹相愛之處。

纔飲得兩三杯酒。只聽樓下喧鬧起來。過賣連忙走入閣子來。對戴宗說道。這個

人。除非是院長說得他下。未來先書另是一樣妙筆沒奈何。煩院長去解拆。則個戴宗問道。在

樓下作鬧的是誰。過賣道。便是時常同院長走的那個。喚做鐵牛李大哥。李大哥來何遲也真

令讀者盼殺也在底下尋主人家借錢。二字妙絕。宋江處處以銀子爲要務。李逵却初入書便是借錢作者特將兩人寫在一處中間形影異假筆筆妙絕戴宗

笑道。又是這厮在下面無禮。我只道是甚麼人。兄長少坐。我去叫了這厮上來。戴

宗便起身下去。不多時引着一個黑凜凜大漢。書李逵只五字已露得出相上樓來。宋江看見。喫了

一驚。黑凜凜三字不惟畫出李逵形狀。兼畫出李逵願盼李逵性格。李逵心地來下便緊接宋江喫驚句。蓋深表李逵旁若無人不曉阿諛不可以威劫不可以名服不可以利動不可以智取。宋江喫一驚真喫一驚也便問道。院長這大哥是誰。戴宗道。這個是小弟身邊牢裏一個小牢子。姓李名逵。祖貫

是沂州沂水縣 丈村人氏 本身一個異名 喚做黑旋風 李逵他鄉中都叫他做

李鐵牛 因為打死了人 逃走出來 雖遇赦宥 流落在此江州 不曾還鄉 為他酒性

不好 多人懼他 能使兩把板斧 及會拳棍 見今在此牢裏 勾當 李逵看着宋江 問

戴宗道 哥哥這黑漢子是誰 漢子黑則呼之為黑漢子耳 豈以其衣冠濟楚也 而阿諛之寫 李逵如畫 戴宗對宋江笑道 押司你

看這廝 恁麼粗鹵 全不識些體面 李逵道 我問大哥 怎地是粗鹵 連粗鹵不知是何語 妙絕讀至此始知 魯達自

說粗鹵尚是後天之民未及李大哥也 戴宗道 兄弟 你便請問 這位官人是誰 便好 暗用蘇東坡教壞司馬君實僕事 你到却

說這黑漢子 是誰 這不是粗鹵 却是甚麼 我且與你說知 這位仁兄 便是閒常 你

要去投奔他的 義士哥哥 從戴宗口中表出李逵生平 李逵道 莫不是山東及時雨 黑宋江 看戴宗只提出義士

二字李逵便說出其地來說出其號來說出其狀來說出其名來極寫李逵念誦宋江如人持呪也 戴宗喝道 咄 你這廝 敢如此犯上 直言叫喚 全

不識些高低 兀自不快下拜 等幾時 李逵道 若真個是宋公明 我便下拜 妙語若是

閒人 我却拜甚鳥 妙語○看他下語真有鐵牛之意○拜鳥二字未經人說為之絕倒 節級哥哥 不要賺我拜了 你却笑我 寫偏

李逵作乖覺語而其呆愈顯真妙筆 宋江便道 我正是山東黑宋江 便寫出宋江喜之至敬之至 李逵拍手叫道 我那爺 呼稱

不似表 你何不早說些個 却反責之妙絕妙絕 也教鐵牛歡喜 寫得遂若不是世間性格讀之淚落○鐵牛歡喜四字又是奇文 撲翻身軀

便拜 寫拜亦復不同○撲翻身軀字寫他拜得死心搭地便字寫他拜的更無商量 宋江連忙答禮 說道 壯士大哥 請坐 戴宗道 兄弟

你便來我身邊 坐了喫酒 李逵道 不耐煩 小盞喫 換個大碗來 篩 若在他面前說不得此語即拜之何為若既已

拜之即何妨開口便說此語寫李達妙絕○更無第一句只此是第一句

宋江便問道却纔大哥爲何在樓下發怒李逵道我有

一錠大銀解了十兩小銀使用了第一句討大碗第二句便說謊寫得奇絕妙絕却問這主人家那借十兩銀子

寫宋江則以銀子爲其生平寫李逵則以銀子視同兒戲筆墨激射令人不堪去贖那大銀出來便還他自要些使用李逵亦復有使用銀子處爲之絕倒

耐這鳥主人不肯借與我上文宋江猜戴宗必爲五兩銀故自家下來此文李逵猜主人不借十兩銀故徑來告借寫兩個人一個純以小人待君子一個純以君子待小人其厚其薄天地

懸隔筆墨激射令人不堪却待要和那厮放對打得他家粉碎却被大哥叫了我上來宋江道另

用十兩銀子去取再要利錢麼李逵道利錢已有在這裏了寫他說謊偏極城媚只要十兩本

錢去討宋江聽罷便去身邊取出一個十兩銀子把與李逵以十兩銀買一鐵牛說道

大哥你將去贖來用度戴宗要阻當時宋江已把出來了李逵接得銀子便道却

是好也兩位哥哥只在這裏等我一等贖了銀子便來送還就和宋哥哥去城外

喫碗酒宋江道且坐一坐喫幾碗了去李逵道我去了便來推開簾子下樓去了

我讀至此處不覺掩卷而嘆嗟乎世安得有人哉下之則驟然與我十兩銀子上之則斯人固我聞常無日不念誦無日不願見之人也乃今突然而來突然而去不惟今日之恩惠不能留之少坐即平日之愛慕亦不必贅以盤桓要拜便要

去便去要喫酒便喫酒要說謊便說謊嗟乎世豈真有此人哉戴宗道兄長休借這銀與他便好却纔小弟正欲要阻兄長

已把在他手裏了宋江道却是爲何戴宗道這厮雖是耿直只是貪酒好賭他却

幾時有一錠大銀解了兄長喫他賺漏了這個銀去他慌忙出門必是去賭若還

贏得時便有得送來還哥哥詞若是輸了時那討這十兩銀來還兄長醜語寫戴宗只與宋江一樣

戴宗面上須不看宋江笑道尊兄何必見外些須銀子何足掛齒由他去賭輸

了罷。寫宋江好處只如此我看這人倒是個忠直漢子戴宗道這厮本事自有只是心粗膽大

不好在江州牢裏但喫醉了時却不奈何罪人只要打一般强的牢子。駁李逵殆所以自駁我

也被他運累得苦專一路見不平好打強漢以此江州滿城人都怕他。又在戴宗口中補寫生平

宋江道俺們再飲兩杯却去城外。忽生一筭閑翫一遭戴宗道小弟也正忘了和兄長

去看江景則個宋江道小可也要看江州的景致如此最好且不說兩個再飲酒

只說李逵得了這個銀子尋思道難得宋江哥哥又不曾和我深交便借我十兩

銀子果然仗義疎財名不虛傳如今來到這裏却恨我這幾日賭輸了沒一文做

好漢請他。沒一文便做不得好漢此宋江一路來所以獨做成好漢也語語皆與宋江激射如今得他這十兩銀子且將去賭一賭儻

或贏得幾貫錢來請他一請也好看。要好看是李逵白璧一瑕分別觀之當時李逵慌忙跑出城外。一筭小

張乙賭房裏來便去場上將這十兩銀子撒在地下。畫叫道把頭錢過來我博那

小張乙得知李逵從來賭直便道大哥且歇這一博下來便是你博。畫下語皆與李逵不稱故妙○客人

已至店中只要贏得便去做好漢請他矣却偏說出歇一博來妙絕李逵道我要先賭這一博小張乙道你便傍猜也好。畫○語

達不稱妙絕李逵道我不傍猜只要博這一博五兩銀子做一注。又欲贏得快又有那一般賭

的却待要博被李逵擰手奪過頭錢來便叫道我博兀誰小張乙道便博我五兩

第三十七回

銀子李逵叫聲快，脫地博一個。絕倒小張乙便拿了銀子過來，李逵叫道：「我的銀子。」

是十兩。小張乙道：「你再博我五兩快便還了。」你這錠銀子，李逵又拿起頭錢。

叫聲快，脫的又博個。絕倒小張乙笑道：「我叫你休搶頭錢，且歇一博不聽我口。」

如今一連博上兩個。絕倒小張乙道：「我這銀子是別人的。」鐵牛作此軟語

越好笑越媚。小張乙道：「遮莫是誰的，也不濟事了。」你既輸了，却說甚麼？李逵道：「沒奈何。」

越可憐越無理。且借我一借。妙絕語宋江處處以銀為正經，李逵處處以銀為戲事，筆墨激射極其不堪。明日便送來還你。看他又說

張乙道：「說甚麼閒話！自古賭錢場上無父子。」你明明地輸了，如何倒來革手？李逵

把布衫拽起，在前面。先作盛放銀子之地口裏喝道：「你們還我也不還。」小張乙道：「李大哥，你

閒常最賭得直。口禪今日如何恁麼沒出豁？李逵也不答應他。不容應又寫得妙直寫出

便就地下擄了銀子，又搶了別人賭的十幾兩銀子，索性都擄在布衫兜裏。妙絕之

文。睜起雙眼，就道：「老爺閒常賭直，今日權且不直一遍。」二語遂若出自熟人口中

急待向前奪時，被李逵一指一交，十二三個賭博的一齊上。銀子是命要奪那銀子。

被李逵指東打西，指南打北。李逵把這夥人打得沒地躲處，便出到門前，把門的

問道：「大郎，真去被李逵提在一邊。」提字妙一手一脚踢開了門。一手兜銀一手提人便一

利看他那夥人隨後趕將出來，都只在門前叫道：「李大哥，你恁地

答一句那夥人隨後趕將出來，都只在門前叫道：「李大哥，你恁地

見小嘍囉報道山下朱頭領使人到寨上文人各立功此特補出朱貴不重在晁蓋諸人劫掠客商也晁蓋喚來問有甚事

小嘍囉道朱頭領探聽得一起客商有數十人結聯一處今晚必從旱路經過特

來報知晁蓋道正沒金帛使用特着一句為朱貴地誰領人去走一遭三阮道我弟兄們去三阮

晁蓋道好兄弟小心在意速去早來三阮便下廳去換了衣裳跨了腰刀拿了

撲刀攔叉留客住點起一百餘人上廳來別了頭領便下山就金沙灘把船載過

朱貴酒店裏去了晁蓋恐三阮擔負不下又使劉唐又劉唐去了點起一百餘人教領了

下山去接應又分付道只可善取金帛財物切不可傷害客商性命又帶表晁蓋劉唐去

了晁蓋到三更不見回報又使杜遷宋萬又杜遷宋萬去了於朱貴文中又特着許多人去者非合衆人與朱貴分功蓋又深表朱貴乃係耳目探聽之司

不重一鎗一刀故是役雖全賴阮劉杜宋六人而功必歸之朱貴也引五十餘人下山接應晁蓋與吳用公孫勝林冲飲酒至

天明上文特遣阮劉杜宋都去者非必用四人也正獨留林冲也蓋為前文抵敵黃安時單留晁蓋吳用公孫勝而令林冲與彼六人一例在軍前聽用雖意在顯出武師材勇過人然已幾於終灌伍之矣此特調盡羣公大書四人飲酒

嗚呼妙哉只見小嘍囉報道虧得朱頭領得了二十餘輛車子金銀財物并四五十匹

驢騾頭口叙朱貴功已定晁蓋又問道不曾殺人麼帶表小嘍囉答道那許多客人見我們來

得頭勢猛了都撇下車子頭口行李逃命去了並不曾傷害他一個晁蓋見說大

喜我等自今已後不可傷害於是取一錠白銀賞了小嘍囉便叫將了酒果下

山來直接到金沙灘上見衆頭領盡把車輛扛上岸來再叫撐船去載頭口馬匹

細衆頭領大喜把盞已畢教人去請朱貴上山來筵宴

半日只爲此一句耳作文顯不難哉

晁蓋等衆頭

領都上到山寨聚義廳上簾箕掌栲栳圈坐定叫小嘍囉扛擡過許多財物在廳

上一包包打開將綵帛衣服堆在一邊好行貨等物堆在一邊好金銀寶貝堆在

正面好便叫掌庫的小頭目每樣取一半收貯在庫聽候支用好這一半分做兩

分廳上十一位頭領均分一分好山上山下衆人均分一分好把這新拿到的軍

健臉上刺了字號好選壯浪的分撥去各寨喂馬砍柴好軟弱的各處看車切草

好黃安鎖在後寨監房內好○結到黃安斷知蓋說我等今日初到山寨當初

只指望逃災避難投托王倫帳下爲一小頭目多感林教頭賢弟推讓我爲尊不

想連得了兩場喜事第一贏得官軍收得許多人馬船隻捉了黃安二乃又得了

若干財物金銀此不是皆托衆弟兄的才能衆頭領道皆托得大哥的福應以

此得采晁蓋再與吳用道俺們弟兄七人的性命皆出於宋押司朱都頭兩個古

人道知恩不報非爲人也若論大事則下文吳用之言爲得大體今自爲後文波節則此語真是宋江鈞師乃今作者反若置此語於第二而以下文申作第一遂使後人讀之而迷也蓋筆

墨真能顛今日富貴安樂從何而來早晚將些金銀可使人親到鄆城縣走一遭此

倒人哉是第一件要緊事務再有白勝陷在濟州大牢裏竟以兩事雙舉作者之欲我們必須要

去救了他出來吳用道兄長不必憂心小生自有擺劃宋押司是個仁義之人緊

緊

地不望我們耐謝。雖然如此，禮不可缺。早晚待山寨粗安，必用一個兄弟自去。

白勝的事可教驀生人去那里，使錢買上，囑下鬆寬，他便好脫身。

只帶着輕輕說

我等且商

量屯糧造船製辦軍器，安排寨柵城垣，添造房屋，整頓衣袍鎧甲，打造鎗刀弓箭。

防備迎敵官軍。

此段極似最重却是故設迷人

晁蓋道：「既然如此，全仗軍師妙策指教。」吳用當下調撥

衆頭領分派去辦，不在話下。且不說梁山泊自從晁蓋上山，好生興旺，却說濟州

府太守見黃安手下逃回的軍人，備說梁山泊殺死官軍，生擒黃安一事，又說梁

山泊好漢十分英雄了得，無人近傍得他，難以收捕。抑且水路難認，港汊多雜，以

此不能取勝。府尹聽了，只叫得苦，向太師府幹辦說道：「何濤先折了許多人馬，獨

自一個逃得性命回來，已被割了兩個耳朵，自回家將息。至今不痊，去的五百人

無一個回來。因此又差團練使黃安，并本府捕盜官帶領軍兵前去追捉，亦皆失

陷。黃安已被活捉上山，殺死官軍，不知其數，又不能取勝。怎生是好？」太守肚裏正

懷着鬼胎，沒個道理處，只見承局來報說：「東門接官亭上有新官到來，飛報到此。」

太守慌忙上馬，來到東門外，接官亭上，望見塵土起處，新官已到亭子前，下馬。府

尹接上亭子，相見已了。那新官取出中書省更替文書來，交與府尹。太守看罷，隨

卽和新官到州衙裏，交割牌印，一應府庫錢糧等項，當下安排筵席，管待新官。舊

太守備說梁山泊賊盜浩大殺死官軍一節說罷新官面如土色心中思忖道蔡
太師將這件勾當擡舉我却是此等地面這般府分又沒強兵猛將如何收捕得
這夥強人倘或這厮們來城裏借糧時却怎生奈何舊官太守次日收拾了衣裝
行李自回東京聽罪完濟州太守不在話下且說新府尹到任之後請將一員新調來鎮

守濟州的官軍來當下商議招軍買馬集草屯糧招募悍勇民夫智謀賢士准備
收捕梁山泊好漢一面申呈中書省轉行牌仰附近州郡併力剿捕一面自行下
文書所屬州縣知會收勦及俾屬縣着令守禦本境這個都不在話下且說本州
孔目差人齎一紙公文行下所屬鄆城縣教守禦本境防備梁山泊賊人鄆城縣

知縣看了公文教宋江疊成文案行下各鄉村一體守備宋江見了公文心內尋
思道晁蓋等衆人不想做下這般大事劫了生辰綱殺了做公的傷了何觀察又
損害了許多官軍人馬又把黃安活捉上山如此之罪是滅九族的勾當雖是被
人迫逼事非得已於法度上却饒不得倘有疎失如之奈何自家一個心中納悶

分付貼書後司張文遠無意有意安放此人在此處將此文書立成文案行下各鄉各保自理會文

卷宋江却信步走出縣來走不過三二十步只聽得背後有人叫聲押司春雲漸展宋

江轉回頭來看時却是做媒的王婆此下一篇自討婆惜直至殺婆惜皆是借作宋江在逃楔子所以

對王婆終於王公始於施棺終於施棺凡以自表其非正文只

是隨手點
染而已

引着一個婆子却與他說道。你有緣。做好事。的押司來也。宋江轉身來問。

道。有甚麼說話。王婆攔住。指着閻婆。對宋江說道。押司不知。這一家兒。從東京來。不是這裏人家。嫡親三口兒。夫主閻公有個女兒。婆惜。他那閻公平昔是個好唱的人。自小教得他那女兒。婆惜。也會唱諸般耍令。年方一十八歲。頗有些顏色。三口兒。因來山東投奔一個官人。不着。流落在此。鄆城縣。不想這裏的人。不喜風流。宴樂。因此不能過活。在這縣後一個僻淨巷內。權住。昨日他的家公。因害時疫。死了。這閻婆無錢津送。沒做道理處。央及老身做媒。我道這般時節。那裏有這等恰好。又沒借換處。正在這裏走頭沒路的。只見押司打從這裏過。以此老身與這閻婆趕來。望押司可憐見他。則個作成一具棺材。

一具棺材
○從棺材上起

宋江道。原來恁地。你兩

個跟我來。去巷口酒店裏。借筆硯寫個帖子。與你去縣東陳三郎家。取具棺材。宋

江又問道。你有結果使用麼。閻婆答道。實不瞞押司說。棺材尚無。那討使用。宋江

道。我再與你銀子十兩。做使用錢。閻婆道。便是重生的父母。再長的爹娘。做驢做

馬。

却不做
鴉做鴉

報答押司。宋江道。休要如此說。隨卽取出一錠銀子。遞與閻婆。自回下

處去了。且說這婆子將了帖子。逕來縣東街陳三郎家。取了一具棺材回家。發送

了當。兀自餘剩下五六兩銀子。娘兒兩個。把來盤纏。不在話下。忽一朝那閻婆。因

來謝宋江見他下處沒有一個婦人家面回來問間壁王婆道

春雲再展

宋押司下處

不見一個婦人面他曾有娘子也無王婆道只聞宋押司家裏住在宋家村却不

曾見說他有娘子在這縣裏做押司只是客居常常見他散施棺材藥餌極肯濟

人貧苦敢怕是未有娘子閻婆道我這女兒長得好模樣又會唱曲兒省得諸般

要笑從小兒在東京時只去衙院人家串那一個衙院不愛他

顯得是個歪貨

有幾個上行

首要問我過房了幾次我不肯只因我兩口兒無人養老因此不過房與他不想

今來倒苦了他我前日去謝宋押司見他下處沒娘子因此央你與我對宋押司

說他若要討人時我情願把婆惜與他我前日得你作成虧了宋押司救濟無可

報答他與他做個親眷來往王婆聽了這說次日見宋江備細說了這件事宋江

初時不肯怎當這婆子撮合山的嘴攛掇

一路只是要宋江失事便特生出殺婆惜來殺之無名便特倒裝出張三勾搭來又恐張三有玷宋江聞門便

特特倒裝出討做外宅以明非係正妻妾來討做外宅即宋江不免近於趙員外西門官人之徒便特倒裝出鴉兒見他沒有娘子情願把女與他來鴉兒為何情願把女與他便特倒裝出施棺木來曲曲折折層層次次當知悉是開文不得

亦比正文例一概認真讀也

宋江依允了就在縣西巷內討了一所樓房置辦些家伙什物安頓了

閻婆惜娘兒兩個在那裏居住沒半月之間打扮得閻婆惜滿頭珠翠遍體綾羅

又過幾日連那婆子也有若干頭面衣服

寫婆惜衣飾寫不盡却寫一句婆子妙絕

端的養的婆惜豐衣足

食初時宋江夜夜與婆惜一處歇臥向後漸漸來得慢了却是為何原來宋江

是個好漢只愛學使鎗棒於女色上不十分要緊這閻婆惜水也似後生

如何鑿却
鑿得妙經

只是講
解不得

况兼十八九歲正在妙齡之際因此宋江不中那婆娘意一日宋江不合帶

後司貼書張文遠來閻婆惜家喫酒

春雲
三展

這張文遠却是宋江的同房押司那厮

喚做小張三生得眉清目秀齒白脣紅平昔只愛去三瓦兩舍飄蓬浮蕩學得一

身風流俊俏更兼品竹調絲無有不曾這婆惜是個酒色娼妓見張三心裏便

喜倒有意看上他那張三亦是個酒色之徒這事如何不曉得見這婆娘眉來眼

去十分有情便記在心裏向後但是宋江不在這張三便去那裏假意兒只說來

尋宋江那婆娘留住喫茶言來語去成了此事誰想那婆娘自從和那張三兩個

搭識上了打得火塊一般熱並無半點兒情分在這宋江身上宋江但若來時只

把言語傷他全不兜攬他些個這宋江是個好漢不以女色爲念因此半月十日

去走得一遭那張三和這婆惜如膠似漆夜去明來街坊上人都都知了却有些

風聲吹在宋江耳朵裏

春雲
四展

宋江半信不信自肚裏尋思道又不是我父母匹配

的妻室他若無心戀我我沒來緣惹氣做甚麼我只不上門便了自此有幾個月

不去閻婆累使人來請宋江只推事故不上門去

忽然住
妙絕

話分兩頭忽一日將晚宋

江從縣裏出來去對過茶房裏坐定喫茶只見一個大漢

奇文
湧拔

頭帶白范陽氈笠

兒身穿一領黑綠羅襖

白笠黑襖為月下出色然在蒼然暮色中更怕人

下面腿綳護膝八搭麻鞋腰裏跨着一

口腰刀背着一個大包走得汗雨通流氣急喘促把臉別轉着看那縣裏

江見了這個大漢走得蹣蹩慌忙起身趕出茶房來跟着那漢走

二十步那漢回過頭來看了宋江却不認得

不是那裏曾厮會來心中一時思量不起

得立住了脚定睛看那宋江又不敢問

只顧看我宋江亦不敢問他

面那個押司是誰

走到面前唱個大喏

那漢道可借一步說話

裏好說話兩個上到酒樓揀個僻淨閣兒裏坐下

桌子底下

恩人如何忘了小弟宋江道兄長是誰

便是晁保正莊上曾拜識尊顏

大了驚說道賢弟你好大膽

寫得作怪妙

亦寫得怪

亦寫得怪

亦寫得怪

亦寫得怪

真寫得怪

真寫得怪

此一段寫得有鬼怪氣深燈讀之要怕起來

作怪

作怪

作怪

作怪

作怪

作怪

作怪

廿八字句

大恩不懼一死特地來酬謝。特表劉唐宋江道晁保正弟兄們近日如何兄弟誰教你

來。怪之辭劉唐道晁頭領哥哥再三拜上大恩人得蒙救了性命見今做了梁山

泊主都頭領吳學究做了軍師公孫勝同掌兵權林冲一力維持火併了王倫山

寨裏原有社遷宋萬朱貴和俺弟兄七個共是十一個頭領見今山寨裏聚集得

七八百人糧食不計其數只想兄長大恩無可報答特使劉唐齎一封書并黃金

一百兩相謝押司再去謝那朱都頭。只帶一劉唐打開包裹取出書來便遞與宋江

此乃半句也夫打罷包裹則應取出書與金子矣今却因宋江開書太疾便使劉唐取出金子不及於是宋江一邊自看書劉唐一邊自去開包取出金子到得劉唐打開金子了宋江却已看完了書摸出招文袋來蓋其時真甚疾也

江看罷便拽起褶子前襟摸出招文袋。此亦半句也宋江摸出招文袋時劉唐方乃取出金子下文宋江便緊接一齊插入蓋甚疾也打開包兒

時劉唐取出金子放在桌上宋江把那封書就取了一條金子和這書包了插在

招文袋內放下衣襟。飛梁架荷造五鳳樓手也便道賢弟將此金子依舊包了隨即便喚量酒的

並不說明便喚量酒的寫宋江喚驚如畫打酒來叫大塊切一盤肉來鋪下些菜蔬菓子之類叫量酒人篩

酒與劉唐喫。宋江不陪喫者深寫喫驚之後惟恐有失也看看天色晚了劉唐喫了酒量酒人自下去劉唐把

桌上金子包打開要取出來。寫一時匆匆相視如畫宋江慌忙攔住道賢弟你聽我說你們七

個弟兄初到山寨正要金銀使用宋江家中頗有些過活且放在你山寨裏等宋

江缺少盤纏時却來取今日非是宋江見外於內已受了一條朱仝那人也有些

家私不用送去我自與他說知人情便了。只答一句已足賢弟我不敢留你去家中住。話是喫驚語

倘或有人認得時不是耍處今夜月色必然明朗你便可回山寨去莫在此停攔

宋江再三申意衆頭領不能前來慶賀切乞恕罪劉唐道哥哥大恩無可報答特

令小弟送些人情來與押司微表孝順之心保正哥哥今做頭領學究軍師號令

非比舊日小弟怎敢將回去到山寨中必然受責。是宋江道既是號令嚴明我便

寫一封回書與你將去便了劉唐苦苦相央宋江收受宋江那裏肯接隨即取一

幅紙來借酒家筆硯備細寫了一封回書與劉唐收在包內劉唐是個直性的人

深表劉唐見宋江如此推却想是不肯受了便將金子依前包好看看天色夜來劉唐

道既然兄長有了回書小弟連夜便去宋江道賢弟不及相留以心相照劉唐又

下了四拜宋江教量酒人來道有此位官人留下白銀一兩在此我明日却自來

算。連帳亦不算因押司托熟亦爲喫驚不小劉唐背上包裹拿了朴刀跟着宋江下樓來離了酒樓出到巷

口天色昏黃是八月半天氣月輪上來。寫還題中月夜二字宋江攙住劉唐的手。宋江攙劉唐手第二分付

道賢弟保重再不可來此間做公的多不是耍處我不遠送了只此相別劉唐見

月色明朗拽開脚步望西路便走連夜回梁山泊來却說宋江與劉唐別了自慢

慢走回下處來一頭走一面肚裏尋思道早是沒做公的看見爭些惹出一場大

事來一頭想那晁蓋倒去落了草直如此大弄轉不過兩個灣只聽得背後有人叫一聲押司那裏去來好兩日不見面宋江回頭看時倒喫一惱不因這番有分教宋江小膽翻爲大膽善心變做惡心畢竟叫宋江的却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王望如曰林冲殺倫自立則爲小人殺倫立蓋則爲君子晁蓋謀奪頭領則爲小人義讓頭領則爲君子論者議林冲報王倫三限之讐晁蓋設吳用機變之巧夫禪受堯舜不免公中之私征伐武湯且有仁中之殺然則泊上舉動正未可苛求也排列十一座各當其材循資而不抑破格而不濫聲氣漸廣黨羽日繁天下聞之者不以爲打村劫舍之強人以爲代天行道徧掠諸郡禍及朝廷伊誰之咎歟

又曰何濤割耳黃安生擒官兵畏泊如虎矣乃晁蓋不恃威而恃德於劫商之役則曰不可傷人不聚財而散財於行賞之日則曰不可偏薄感宋押司朱都頭私放之恩則月夜致謝念阮小五阮小七之義則置屋安居如此行仁講讓治天下何難獨奈何不正用之而邪用之不大用之而小用之○月夜冒險劉唐視死如飴受一辭九宋江視金如糞不能報押司之恩反幾喪押司之命危哉危哉

第二十回

虔婆醉打唐牛兒

宋江怒殺閻婆惜

此篇借題描寫婦人黑心無幽不燭無醜不備暮年蕩子讀之咋舌少年蕩子讀之收心真是一篇絕妙針筭蕩子文字

寫淫婦便寫盡淫婦寫虔婆便寫盡虔婆妙絕

如何是寫淫婦便寫盡淫婦看他一晚拏班做勢本要壓伏丈夫及至壓伏不來便在脚後冷笑此明明是開關接馬送俏迎奸也無奈正接不着則不得已乘他出門恨罵時不難撒嬌撒癡再復將他兜住乃到此又兜不住正覺自家沒趣而陡然見有賊物便早把一接一兜面孔一齊收起竟放出淨淨食人之狀來刁時便刁殺人淫時便淫殺人狠時便狠殺人大雄世尊號爲花箭真不誣也如何是寫虔婆便寫盡虔婆看他先前說得女兒恁地思量及至女兒放出許多張致來便改說女兒氣苦了又嬌慣了一黃昏嘈出無數說話句句都是埋怨宋江憐惜女兒自非金石爲心亦孰不入其玄中也明早驟見女兒被殺又偏不聲張偏用好言反來安放直到縣門前了然後扭結發喊蓋虔婆真有此等辣手也

話說宋江別了劉唐乘着月色滿街

六字不惟找足前題兼乃遞入後事蓋良夜如此美人奈何便不須遇着閻婆宋江亦轉入西巷矣○月畢竟是何物乃能令人情

思滿卷如此真奇事也○人每言英雄無兒女子情除是英雄到夜便睡著耳若使坐至月上時任是楚重瞳亦須倚欄長嘆○見夜月便若相思見曉月便若離別然其實生平寡緣無人可思生平在家無人可別也見此茫茫無端可集世又無聖人我將問誰矣○已上皆吳越王廝山先生語偶附於此先生妙言奇趣口作風雲自有廝山語錄行世想亦天下之所樂得而讀也

婆春雲五展○前忽然住此趕上前來叫道押司多日使人相請好貴人難見面便是小

賤人有些言語高低傷觸了押司只說言語傷觸也看得老身薄面自教訓他與押司

陪話今晚老身有緣得見押司同走一遭去宋江道我今日縣裏事務忙擺撥不

開改日却來一箇婆婆道這個使不得我女兒在家裏專望押司胡亂溫顧他便了

直恁地下得反責宋江下得宋江道端的忙些個明日準來二箇婆婆道我今日要和你

去便把宋江衣袖扯住了發話道是誰挑撥你反責宋江受人挑撥我娘兒兩個下半世

過活都靠着押司外人說的閒是閒非都不要聽他押司自做個主張我女兒但

有差錯都在老身上又包辦一句押司胡亂去走一遭宋江道你不要纏我的事

務分撥不開在這裏三箇婆婆道押司便悞了些公事知縣相公不到得便責罰你

又奉承一句這回錯過後次難逢押司只得和老身去走一遭到家裏自有告訴又

又奉承一句這回錯過後次難逢押司只得和老身去走一遭到家裏自有告訴又

宋江是個快性的人喫那婆子纏不過便道你放了手我去便了春雲六展

婆道押司不要跑了去老人家趕不上又打諢一句宋江道直恁地這等直性宋兩個

厮跟着來到門前宋江立住了脚前三段寫不肯去此又云立住脚見宋江之不必殺婆惜也箇婆婆把手一攔說道押司

來到這裏終不成不入了。

虔婆成精如畫

宋江進到裏面櫥子上坐了。

前三段不肯去一段立住脚此又云櫥子上坐見宋

江之不必殺婆惜也

那婆子是乖的生怕宋江走去便幫在身邊坐了。

寫虔婆成精如畫

叫道我兒你心

愛的三郎在這裏。

看他句句包荒女兒兒攬宋江費心費口風雲轉換入後乃漸漸捺捏不攙讀之失笑

那閻婆惜倒在床上對着盞孤

燈正在沒可尋思處只等這小張三來聽得娘叫道你的心愛的三郎在這裏那

婆娘只道是張三郎。

錯認陶齋寫來入畫

慌忙起來把手掠一掠雲髻。

口裏喃喃的罵道這

短命等得我苦也。老娘先打兩個耳刮子着。飛也似跑下樓來就榻子眼裏

張時。堂前琉璃燈却明亮照見是宋江那婆娘復翻身轉又上樓去依前倒在

床上。閻婆聽得女兒脚步下樓來又聽得再上樓去了。

兩句不是聽出花娘也邪正是寫出虔婆着急

婆子又

叫道我兒你的三郎在這裏怎地倒走了去那婆惜在床上應道這屋裏多遠他

不曾來。他又瞎如何自不上來直等我來迎接他。沒了當絮絮聒聒地閻

婆道這賤人真個望不見押司來氣苦了。恁地說也好教押司受他兩句兒。

一場官司反打

在宋江屋裏婆舌可畏如此

婆子笑道押司我同你上樓去。

春雲七展

宋江聽了那婆娘說這幾句心裏

自有五分不自在爲這婆子來扯勉強只得上樓去本是一間六椽樓屋前半間

安一副春臺。實櫥子。虛後半間鋪着臥房貼裏安一張三面稜花的牀兩邊都是

欄干。實上掛着一頂紅羅幔帳。虛側首放個衣架。實搭着手巾。虛這邊放着個洗

手巾。

手盆實一個刷子虛一張金漆桌子上實放一個錫燈臺虛邊箱兩個杌子實正

面壁上掛一副仕女虛對牀排着四把一字交椅實○上得樓來無端先把幾件鋪陳數說一遍到後文中或用着或不用着恰好虛實間雜成

文真是開
心妙筆
宋江來到樓上閻婆便拖入房裏去宋江便向杌子上朝着牀邊坐了如

子○杌
閻婆就牀上拖起女兒拖起了然仍在牀上如畫說道押司在這裏我兒你只是性氣不好

把言語來傷觸他惱得押司不上門二十一閒時却在家裏思量我如今不容易請

得他來你却不起來陪句話兒顛倒使性三十一字句○俗本不知此兩行半是二句便讀得七零

宋江一向不來緣故輕輕改得好了一句是當面生出顛倒使性四字八碎減多少色○一句是憑空生出語言傷觸四字便將

便將婆惜日常相思氣苦明明顯得真了靈心妙舌其斯以為婆哉浪婦偏嘴硬○嘴硬所以掩其浪也乃人又

麼這般鳥亂我又不曾做了歹事反因嘴硬而斷其為浪今古皆然浪婦戒哉他自不上門教

我怎地陪話宋江聽了也不做聲婆子便掇過一把交椅在宋江肩下便推他女

兒過來此句放下牀來○交椅不肯陪話便算到同坐亦說這道你且和三郎坐一坐不陪話便罷是不得已而思其次也不要

焦躁那婆娘那裏肯過來便去宋江對面坐了宋江低了頭不做聲婆子看女兒

也別轉了臉寫此語凡寫數番作一篇烟波閻婆道沒酒沒漿做甚麼道場天生妙語與婆用老身有一瓶兒

好酒在這裏八展買些菓品來與押司陪話我兒你相陪押司坐地不要怕羞前

女兒陪話既不陪話便換作女兒同坐及至又不同坐便隨口插出陪坐二字來却又倒控一句不要怕羞撞得女兒金枝玉葉相似妙哉婆也我便來也宋江自尋思道我喫

這婆子釘住了脫身不得等他下樓去我隨後也走了先不肯來既又立住既又坐樓上既又要逃走見宋江之不必殺婆惜也

那婆子瞧見宋江要走的意思。出得房門去。門上却有屈戍。便把房門拽上。將屈

戍搭了。細婉之文宋江暗忖道。那虔婆倒先算了我。且說閻婆下樓來。先去竈前點起

個燈竈裏。見成燒着一鍋脚湯。再轆上些柴頭。細婉之文拿了些碎銀子。出巷口去買

得些時新菓品。鮮魚嫩雞肥鮓之類。歸到家中。都把盤子盛了。取酒傾在盆裏。各

半鏟子在鍋裏。盪熱了。傾在酒壺裏。細婉之文收拾了數盆菜蔬。三隻酒盞。三雙筯。一

桶盤托上樓來。放在春臺上。春臺開了房門。細搬將入來。擺滿金漆桌子。卓看宋江

時只低着頭看女兒時。也朝着別處。二閻婆道我兒起來。把盞酒。婆惜道你們自

喫。我不耐煩。婆子道我兒爺娘手裏從小兒慣了你性兒。說得女兒嬌稱可憐之極別人面上須

使不得。婆惜道不把盞便怎的。終不成飛劍來取了我頭。開中先那婆子倒笑起來。

一個笑字○嚇人語不得不笑說道。又是我的不是了。其語太唐突矣便如飛一笑引歸自己押司是個風流人物。不和你一

般見識。一邊又去如飛溫佳宋江你不把酒便罷。且回過臉來。喫盞酒兒。一邊又去如飛按下水兒○看他三四轉如盤珠不定婆

惜只不回過頭來。那婆子自把酒來勸宋江。宋江勉強喫了一盞。婆子笑道。兩個笑字○不

好開口只得先笑押司莫要見責。閒話都打疊起。明日慢慢告訴。既云打疊起明日告訴矣下又接出話來看他榮花之舌○要看看他將張三事

在半含半吐間說不得不說不得正如飛燕掠水只是一點兩點真是絕世文情外人見押司在這裏。多少乾熱的不怯氣。又還他一個緣故又擡得女兒

珍珠寶貝相似若在必爭也者胡言亂語。放屁辣臊。八字糊塗得妙押司都不要聽。且只顧喫酒。又是他自己說又是他勸喫酒教不要聽寫出

評註圖像水滸傳卷之十

聖嘆外書

第十九回

梁山泊義士尊晁蓋

鄆城縣月夜走劉唐

此書筆刀大過人處。每每在兩篇相接連時。偏要寫一樣事。而又斷斷不使其間一筆相犯。如上文方寫過河濤一番。入此回。又接寫黃安一番。是也。看他前一番翻江攪海。後一番攪海翻江。真如一様才情。一様筆勢。然而讀者細細尋之。乃至曾無一句一字偶爾相似者。此無他。蓋因其經營圖度。先有成竹藏之胸中。夫而後隨筆迅掃。極妍盡致。祇覺幹同是幹。節同是節。葉同是葉。枝同是枝。而其間偃仰斜正。各自入妙。風痕跡露。變化無窮也。此書寫何濤一番時。分作兩番寫。寫黃安一番時。也分作兩番寫。固矣。然何濤却分爲前後兩番。黃安却分爲左右兩番。又何濤前後兩番。一番水戰。一番火攻。黃安左右兩番。一番虛描。一番實畫。此皆作者胸中預定之成竹也。夫其胸中預定成竹。既已有如是之各各差別。則雖湖蕩。卽此湖蕩。蘆葦。卽此蘆葦。好漢。卽此好漢。官兵。一様官兵。然而間架。既已各別。意思不覺都換。此雖懸千金以求一筆之犯。且不可得。而况其有偶同者耶。

宋江婆惜一段。此作者之紆筆也。爲欲宋江有事。則不得不生出宋江殺人爲

欲宋江殺人則不得生出宋江置賈婆惜爲欲宋江置買婆惜則不得生出王婆化棺故凡自王婆求施棺木以後遙遙數紙而直至於王公許施棺木之日不過皆爲下文宋江失事出逃之楔子讀者但觀其始於施棺終於施棺始於王婆終於王公夫亦可以悟其灑墨成戲也

話說林冲殺了王倫手拿尖刀指着衆人

八字讀之不寒而慄

說道據林冲雖係禁軍遭配到

此

開口第一句的是林冲語他人不肯說漢文帝與南粵王書第一句云朕高皇帝側室之子與林冲第一句身係禁軍遭配到此二語正是一樣文法然漢文推心置腹林冲提心在口一是忠恕而行一是機變立應其厚其薄乃如天淵

今日爲衆豪傑至此相聚爭奈王倫心胸狹隘嫉賢妒能推故不納因此火併

了這廝非林冲要圖此位據着我胸襟膽氣焉敢拒敵官軍他日剪除君側元凶

首惡

水滸一書大題目林冲一生大胸襟

今有晁兄仗義疏財智勇足備方今天下人聞其名無有不伏

我今日以義氣爲重立他爲山寨之主

不是勢利不是威脅不是私恩小惠寫得豪傑有泰山巖巖之象

好麼衆人道頭領

言之極當晁蓋道不可自古強賓不壓主晁蓋強殺只是個遠來新到的人安敢

便來占上林冲拓手向前將晁蓋推在交椅上

定大計立大業林冲之功顯不偉哉

叫道今日事已到頭

不必推却若有不從卽以王倫爲例

妙絕快絕罵殺秀才蓋謙恭多者必係秀才以秀才易秀才而不知其非豈不辜負尖刀耶

再三再四扶

晁蓋坐了林冲喝叫衆人就於亭前參拜了

寫得與韓琦捲簾相似

一面使小嘍囉去大寨裏

擺下筵席

林冲才

一面叫人擡過了王倫屍首

林冲才

一面又着人去山前山後喚衆

多小頭目都來大寨裏聚義

林冲

林冲等一行人請晁蓋上了驕馬都投大寨裏

來到得聚義廳前下了馬都上廳來衆人扶晁天王去正中第一位交椅上坐定

連日看水滸已得十九回矣直至此時方是開篇第一句看官都要重添眼色中間焚起一爐香來

是林冲向前道頃在亭上已定第一座矣今第二第三坐亦須武節

手定故復小可林冲只是個龔匹夫不過只會些鎗棒而已無學無才無智無術

林冲

何嘗不謙只是謙得光明歷落可以作自叙可以作列傳乃至遂可以作墓表認議不須更易一字而林冲自說如此人說林冲亦如此故知永異於秀才之謙也今日山寨天幸得衆豪傑

相聚大義既明非比往日苟且

十字洗出梁山泊來坤雅云狗苟也以其苟於得食故謂之狗今釋苟字亦應倒借云苟苟也以其與狗無擇故謂之苟嗚呼審如斯言然則不

苟且者學究先生在此便請做軍師執掌兵權調用將校須坐第二位

尊師重傅吳用

答道吳某村中學究胸次未見經綸濟世之才雖曾讀些孫吳兵法未曾有半粒

微功豈可占上林冲道事已到頭不必謙讓吳用只得坐了第二位林冲道公孫

先生請坐第三位

神道設教晁蓋道定一個推一個便印板却使不得若是這等推讓之時

晁蓋必須退位林冲道晁兄差矣公孫先生名聞江湖善能用兵有鬼神不測之

機呼風喚雨之法那個及得公孫勝道雖有些小之法亦無濟世之才如何敢占

上還是頭領坐了林冲道只今番克敵制勝便見得先生妙法

此句正是鼎分三

足缺一不可先生不必推却公孫勝只得坐了第三位林冲再要讓時

過文晁蓋

吳用公孫勝都不肯三人俱道適蒙頭領所說鼎分三足以此不敢違命我三人

占上頭領再要讓人時。晁蓋等只得告退。三人扶住林冲。只得坐了第四位。論功行實真定

得是。晁蓋道：今番須請宋杜二頭領來坐。此句乃是作者惟恐文字直遂故聊借作一曲若真有此事便當抹之杜遷宋萬却那

裏肯。苦苦地請劉唐坐了第五位。阮小二坐了第六位。阮小五坐了第七位。阮小

七坐了第八位。劉阮序齒真定得是杜遷坐了第九位。宋萬坐了第十位。朱貴坐了第十一位。

三個與上四個序賢坐得是梁山泊自此是十一位好漢坐定。總結一句有筆力有經緯山前山後共有七八百人

都來參拜了。分立在兩下。晁蓋道：你等衆人在此。今日林教頭扶我做山寨之

主。嘆吳學究做軍師。嘆公孫先生同掌兵權。嘆林教頭等共管山寨。嘆汝等衆人

各依舊職。管領山前山後事務。守備寨柵灘頭。休教有失。嘆各人務要竭力同心。

共聚大義。嘆並不增添一語。只依上文林冲所定宣諭一遍。真是又好。晁蓋又好。林冲昭烈之言曰：孤有孔明如魚有水。其樂如是也。教收拾兩邊房屋安頓了兩

家老小。細○收完便教取出打劫得的生辰綱金珠寶貝。收完生并自家莊上過活的

金銀財帛。收完保就當廳賞賜衆小頭目。并衆多小喽囉。大當下權牛宰馬祭祀。天

地神明慶賀。重新聚義。衆頭領飲酒。至半夜方散。次日又辦筵宴慶會。一連喫了

數日筵席。晁蓋與吳用等衆頭領計議整點倉廩。一修理寨柵。二打造軍器鎗刀

弓箭衣甲頭盔。准備迎敵官軍。三安排大小船隻。教演人兵水手上船。厮殺好做

隱備。四○此只是計議一遍尙未會得周備故下文吳用又重申之不在話下。一日林冲見晁蓋作事寬洪。疏財仗義。安頓

各家老小在山驀然思念妻子在京師存亡未保遂將心腹備細訴與晁蓋

文情如千文游道小人自從上山之後欲要搬取妻子上山來因見王倫心術不定難以過

活一向蹉跎過了流落東京不知死活晁蓋道賢弟既有寶眷在京如何不去取

來完聚你快寫書我教人下山去星夜取上山來多少是好林冲當下寫了一封

書叫兩個自身邊心腹小嘍囉下山去了不過兩個月小嘍囉還寨說道直至東

京城內殿師府前尋到張教頭家聞說娘子被高太尉威逼親事自縊身死

故半載完林冲娘子頗有人讀至此處猶然淚落者錯也此只是作書者隨手架出隨手抹倒之法當時且實無林冲又焉得有娘子乎哉不甯惟是而已今夫人之生死亦都是隨業架出隨業抹倒之事也豈真有人昔口會

作此書亦豈真有我今日方識此書乎哉然張教頭亦為憂疑半月之前染患身故完張致頭止剩

得女使錦兒已招贅丈夫在家過活完錦兒訪問鄰里亦是如此說加一打聽得真

實又加一句○加此二句所以深明不是高府迫去待林冲不得不如此活寫出心腹嘍囉回來報與頭領林冲見說了潸然淚下自此杜

絕了心中挂念見得真放得快真發傑真林冲晁蓋等見說悵然嗟嘆山寨中自此無話每日只是操

練人兵準備抵敵官軍忽一日衆頭領正在聚義廳上商議事務只見小嘍囉報

上山來說道濟州府差撥軍官帶領約有二千人馬乘駕大小船四五百隻見在

石碣村湖蕩裏屯住特來報知晁蓋大驚便請軍師吳用商議道官軍將至如何

迎敵吳用笑道不須兄長掛心吳某自有措置自古道水來土掩兵到將迎隨即

喚阮氏三雄附耳低言道如此如此。又喚林冲劉唐受計道你兩個便這般這般。再叫杜遷宋萬也分付了。且說濟州府尹點差團練使黃安并本府捕盜官一員帶領一千餘人拘集本處船隻就石碣村湖蕩調撥分開船隻作兩路來取泊子。

一句遂令文字分作兩扇

且說團練使黃安帶領人馬上船搖旗吶喊殺奔金沙灘來看漸近

灘頭只聽得水面上嗚嗚咽咽吹將起來黃安道這不是畫角之聲。前何濤文出色寫此黃安文便約畧

寫疏密濃淡正妙

且把船灣住看時只見水面上遠遠地三隻船來。只見三隻船看那船時每隻船

上只有五個人。只有五個人四個人搖着雙櫓船頭上立着一個人。五個人又只是一個人然則十五個人只是三個人頭

帶絳紅巾都是一樣紅羅繡襖。基子布背心不知拋向何處貧富之際令人深感手裏各拿着留客住三隻船上

人都一般打扮於內有人認得的便對黃安說道這三隻船上三個人一個是阮

小二一個是阮小五一個是阮小七黃安道你衆人與我齊併力向前拿這三

個人兩邊有四五十隻船一齊發着喊殺奔前去那三隻船唵哨了一聲一齊便

回。四字如戲不知視黃安如小兒如蟲蟻黃團練把手內鎗撚搭動向前來叫道只顧殺這賊我自重

賞那三隻船前面走。既不來背後官軍船上把箭射將去那三阮去船艙裏各拿起

一片青狐皮來遮那箭矢。去不後面船隻只顧趕趕不過二二三里水港黃安背後

一隻小船飛也似划來報道。於報子口中完却一路文情變說令我不測且不要趕我們那一條殺入去的船

隻都被他殺下水裏去把船都奪去了黃安問道怎的着了那厮的手小船上人

答道盡向口我們正行船時只見遠遠地兩隻船來每船上各有五個人只是五個人我們

併力殺去趕他趕不過三四里水面四下裏小港鑽出七八隻小船來只是七八隻船船上

弩箭似飛蝗一般射來我們急把船回時來到窄狹港口只見岸上約有二三十

人只是二兩頭牽一條大篾索橫截在水面上只是一條篾索却待向前看索時又被他岸上

灰瓶石子如雨點一般打將來只是灰瓶石子衆官軍只得棄了船隻下水逃命我衆人逃

得出來到旱路邊看時那岸上人馬皆不見了馬也被他牽去了看馬的軍人都

殺死在水裏完我們蘆花蕩邊尋得這隻小船兒逕來報與團練此船定是吳用留與報信以亂其軍

心者也不得疑作者捏湊黃安聽得說了叫苦不迭便把白旗招動教衆船不要去趕且一發回

來那衆船纔撥得轉頭未曾行動只見背後那三隻船又引着十數隻船十數隻船都

只是這三五個人三五個人把紅旗搖着口裏吹着胡哨飛也似趕來黃安却待把船

擺開迎敵時只聽得蘆葦叢中砲響黃安看時四下裏都是紅旗擺滿又似極多者慌了

手脚後面趕來的船上叫道黃安留下了首級回去趣語絕倒留下首級如何回去且留下首級回去如何喫飯耶黃安把

船儘力搖過蘆葦岸邊却被兩邊小港裏鑽出四五十隻小船來四五隻船上弩箭

如雨點射將來黃安就箭林裏字法之奇者如肉雨箭林血粥等皆可入諧史奪路時只剩得三四隻小船了黃

安便跳過快船內回頭看時只見後面的人一個個都撲通的跳下水裏去了有和船被拖去的大半都被殺死完一路黃安駕着小快船正走之間只見蘆花蕩邊

一隻船上立着劉唐一撓鈎搭住黃安的船托他跳將過來只一把攔腰提住喝道不要掙扎一時軍人能識水的水裏被箭射死不敢下水的就船裏都活捉了

事曰掃蕩黃安被劉唐扯到岸邊上了岸遠遠地晁蓋公孫勝山邊騎着馬挺着刀

文曰收拾引五六十人三三三匹馬齊來接應寫晁蓋吳用公孫勝宛然是個中軍真有不勞而定之體然又特特藏過吳用者蓋深喻謀於九天樞密之地非可以示

人也讀水許有極大學問後世其念之也哉一行人人生擒活捉得一二百人奪的船隻盡數都收在山水寨

裏安頓了大小頭領一齊都到山寨晁蓋下了馬來到聚義廳上坐定衆頭領各

去了戎裝軍器團團坐下捉那黃安綁在將軍柱上取過金銀段疋賞了小嘍囉

點簡共奪得六百餘匹好馬山寨從此有許多馬匹這是林冲的功勞明晁東港是杜遷宋萬的

功勞明晁西港是阮氏三雄的功勞捉得黃安是劉唐的功勞明晁

功而不言晁蓋者凡衆人之功皆晁蓋之功晁蓋固不得與衆人爭功也吳用公孫勝者運籌於內決勝於外有發縱之能焉亦不必與衆人爭功也止有朱貴例應立功然身在外司勞不得與因爲另生下文一段以明無一人尸位素餐也

衆頭領大喜殺牛宰馬山寨裏筵會自醞的好酒水泊裏出的新鮮蓮藕并鮮魚

山南樹上自有時新的桃杏梅李枇杷山棗柿栗之類自養的雞豬鵝鴨等品物

不必細說寫得山泊無物不備衆頭領只顧慶賞新到山寨得獲全勝非同小可正飲酒間只

王望如曰。簪多星計。取生辰綱。偷天換日。而不能逃。何清之窺伺者。一則賭場認得晁保正。一則行路認得白日鼠。一則鄆城時縣令行保甲之法。註明客商何處來。何處去。如日記然。可按籍而呼也。朱仝雷橫皆爭放晁蓋者。橫要打後門。仝賺橫打前門。仝做得人情。橫做不得人情。故聖嘆曰。朱仝巧。雷橫拙。又曰。重朋友。輕朝廷。市私恩。壞大法。宰相下。迨郎官。皆然。不獨鄆城。宋押司也。朱仝雷橫爭放晁蓋。而獨責公明者。以賺何濤茶坊等候。縱快馬報信。東溪捺縣官暮夜拿捉。計最巧。識最先耳。客曰。公明私放。以爲權術。可以爲仁術。莫不可。余答之曰。千萬世未滅。宋江爲有情。面無賄賂。若近人之得錢賣放。則又宋江之罪人矣。

又曰。宋江爲晁蓋畫策曰。走爲上計。吳學究自爲畫策亦曰。走爲上計。朱仝爲蓋畫策曰。只除梁山泊可安身。吳學究自爲畫策亦曰。漸近梁山泊好入夥。此輩視梁山爲泰山久矣。晁蓋猶恐泊中不見納。吳用曰。有的是金銀。獻些與他。便了。嗟乎。求官做。要。使錢求盜做。亦。要。使錢。此又足以徵時變矣。

第十八回

林冲水寨大併火

晁蓋梁山小奪泊

此回前半幅借阮氏口痛罵官吏。後半幅借林冲口痛罵秀才。其言憤激殊傷。

雅道然怨毒著書史遷不免於稗官又奚責焉

前回朱雷來捉時獨書晁蓋斷後此回何濤來捉時忽分作兩半前半獨書阮氏水戰後半獨書公孫火攻後入山泊見林冲時則獨書吳用舌辯蓋七個人凡大書六個人各建奇功也中間止有劉唐未嘗自効則又於後回補書月夜入險以表此七人者悉皆出奇爭先互不冒濫嗟乎強盜猶不可以白做奈何今之在其位食其食者乃曾無所事事而又殊不自怪耶

是稗史也稗史之作其何所昉當亦昉於風刺之旨也今讀何濤捕賊一篇抑何其無罪而多戒至於若是之妙耶夫未捉賊先捉船夫孰不知捉船以捉賊也而殊不知百姓之遇捉船乃更慘於遇賊則是捉船以捉賊者之卽賊百姓之胸中久已疑之也及於船既捉矣賊又不捉而又卽以所捉之船排却乘涼夫而後百姓又知向之捉船者固非欲捉賊正是賊要乘涼耳嗟乎捉船以捉賊而令百姓疑其以賊捉賊已大不可奈何又捉船以乘涼而令百姓竟指爲賊要乘涼尙忍言哉尙忍言哉世之君子讀是篇者其亦惻然中感而慎戢官軍則不可謂非稗史之一助也

何濤領五百官兵五百公人而寫來恰似深秋敗葉聚散無力晁蓋等不過五

人再引十數個打魚人而寫來便如千軍萬馬奔騰馳驟有開有合有誘有劫有伏有應有衝有突凡若此者豈謂當時真有是事蓋是耐庵墨兵筆陣縱橫入變耳

聖嘆蹙然嘆曰嗟乎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當林冲弭首廡下坐第四志豈能須臾忘王倫耶徒以勢孤援絕懼事不成爲世慘笑故隱忍而止一旦見晁蓋者兄弟七人無因以前彼詎不心動乎此雖王倫降心優禮歡然相接彼猶將私結之以得肆其欲爲况又加之以猜疑耶夫自雪天三限以至今日林冲渴刀已久與王倫頸血相吸雖無吳用之舌又豈遂得不殺哉或林冲之前無高俅相惡之事則其殺王倫猶未至於如是之毒乎顧虎頭針刺書影而鄰女心痛然則殺王倫之日俅其氣絕神滅矣乎人生世上睚眦之事可自恣也哉

話說當下何觀察領了知府台旨下廳來隨卽到機密房裏與衆人商議衆多做公的道若說這個石碣村湖蕩緊靠著梁山泊都是茫茫蕩蕩蘆葦水港若不得大隊官軍舟船人馬

深感此一論不然安得下文一回好書看耶

誰敢去那里捕捉賊人何濤聽罷說道這一

論也是再到廳上稟覆府尹道原來這石碣村湖泊正傍著梁山水泊週圍盡是深港水汊蘆葦草蕩閒常時也兀自劫了人莫說如今又添了那一夥強人在裏

面若不起得大隊人馬如何敢去那里捕獲得人府尹道既是如此說時再差一

員了得事的捕盜巡簡點與五百官兵人馬五百官兵人馬和你一處去緝捕何觀察領了

台旨再回機密房來喚集這衆多做公的整選了五百餘人五百餘人各各自去準

備什物器械次日那捕盜巡簡領了濟州府帖文與同何觀察兩個點起五百軍

兵同衆多做公的一齊奔石碣村來且說晁蓋公孫勝自從把火燒了莊院帶同

十數個莊客來到石碣村半路上三字疏密正妙已藏下吳用調度三阮義勇在內撞見三阮弟兄各執器械却

來接應到家七個人都在阮小五莊上那時阮小二已把老小搬入湖泊裏好七

人商議要去投梁山泊一事吳用道見今李家道口有那旱地忽律朱貴在那里

開酒店招接四方好漢但要入夥的須是先投奔他我們如今安排了船隻把一

應的物件裝在船裏將些人情送與他引進此語非椰榆朱貴蓋王倫之惡名疏布久矣又於此處着此一語則知來日火併公孫林冲殊非晁蓋七人

預圖大家正在那裏商議投奔梁山泊只見幾個打魚的便來報道官軍人馬飛

奔村裏來也晁蓋便起身叫道這廝們趕來我等休走寫晁阮小二道不妨寫阮

我自對付他叫那廝大半下水裏去死小半都搠殺他公孫勝道休慌寫公且看

貧道的本事晁蓋道劉唐弟兄不必盡用妙殺鼠豈須全力哉你和學究先生不必出自加亮妙割雞焉用牛刀哉且把財賦

老小裝載船裏逕撐去李家道口左側相等我們看些頭勢四字妙筆深明虎鼠不敵不過看他如何耳隨後

便到阮小二選兩隻掉船把娘

王進娘自到延安府去此娘却入水滸裡來天下無不是的娘只是其所由來有漸耳做娘可不慎哉○把娘二字成文可笑王進扶娘是孝子身

分阮二把娘是逆子身分至後來李達背娘竟是惡獸身分矣和老小家中財賦都裝下船裏吳用劉唐各押著一隻叫七

八個伴當搖了船先到李家道口去等又分付阮小五阮小七撐駕小船如此迎

敵兩個各掉船去了不惟阮二有才又表兩弟快便且說何濤并捕盜巡簡帶領官兵漸近石碣村但

見河埠有船盡數奪了此句調侃官兵公餘讀此惻然念之便使會水的官兵下船裏進發岸上的騎馬

船騎相迎水陸並進到阮小二家一齊吶喊人兵並起撲將入去早是一所空房

絕倒○想見吶喊之聲齊起齊止裏面只有些粗重家火何濤道且去拏幾家附近漁戶問時說道他

的兩個兄弟阮小五阮小七都在湖泊裏住非船不能去何濤與巡簡商議道這

湖泊裏港汊又多路逕甚雜抑且水蕩坡塘不知深淺若是四分五落去捉時又

怕中了這賊人奸計我們把馬匹都教人看守在這村裏一發都下船裏去當時

捕盜巡簡并何觀察一同做公的人等都下了船那時捉的船非止百十隻也有

撐的亦有搖的寫得紛紛可笑○撐搖二字寫成一笑使船如馬固如是也一齊都望阮小五打魚莊上來行不十五六

十水面只聽得蘆葦中間有人唱歌衆人且住了船聽時只聽得三字紙上如有一人直閃出來住了船聽時五字紙上如有一人復閃入去那歌道打魚一世蓼兒洼不種青苗不種麻酷吏賊官都殺盡忠心報

答趙官家以殺盡賊酷為報答國家真能報答國家者也何觀察并衆人聽了盡喫一驚只見遠遠地一個人獨

答趙官家以殺盡賊酷為報答國家真能報答國家者也何觀察并衆人聽了盡喫一驚只見遠遠地一個人獨

答趙官家以殺盡賊酷為報答國家真能報答國家者也何觀察并衆人聽了盡喫一驚只見遠遠地一個人獨

掉一隻小船兒唱將來有認得的指道這個便是阮小五阮五先聽後見何濤把手一招衆

人併力向前各執器械挺著好笑見鬼迎將去只見阮小五大笑妙人罵道你這等虐害

百姓的賊官是賊賊是老爺然則官也賊也賊也老爺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快絕之文直如此大膽敢來引老爺做甚麼却不是

來捋虎鬚何濤背後有會射弓箭的搭上箭拽滿弓一齊放箭阮小五見放箭來

拏著樺揪翻筋斗鑽下水裏去來時來得出奇去時去得出奇衆人趕來跟前拏個空又撐不到兩條

港汊只聽得蘆葦蕩裏打唵哨衆人把船擺開好笑見鬼見前面兩個人掉著一隻船

來船頭上立著一個人頭戴青箬笠身披綠蓑衣手裏撚著條筆管鎗阮七先見後聽口裏

也唱著道老爺生長石碣村稟性生來要殺人先斬何濤巡簡首京師獻與趙王

君斬賊酷首級以獻其君真能獻其君矣又兩歌辭義相承如斷若續前云殺盡後云先斬前歌大後歌緊妙絕何觀察并衆人聽了又喫一驚有認得

的說道這個正是阮小七何濤喝道衆人併力向前先拿住這個賊休教走了阮

小七聽得笑道也笑妙人潑賊前云虐害百姓的賊乃明正賊之罪也此却并虐害百姓四字都省去只以三字直呼之云潑賊下亦更不別接一語更為快絕也便把鎗只

一點那船便使轉來望小港裏串著走妙衆人捨命喊可笑見鬼趕將去這阮小七和

那搖船的飛也似搖著櫓口裏打著唵哨串著小港汊中只顧走妙衆官兵趕來

趕去看見那水港窄狹了何濤道且住把船且泊了都傍岸邊上岸看時只見茫

茫蕩蕩都是蘆葦正不見一些旱路何濤心內疑惑却商議不定便問那當村住

的人說道。小人們雖是在此居住。也不知道這里有許多去處。何濤便教划著兩隻小船。船上各帶三兩個做公的。去前面探路去了。兩個時辰有餘。不見回報。

妙

何濤道。這厮們好不了事。再差五個做公的。又划兩隻船去探路。這幾個做公的划了兩隻船。又去了一個多時辰。並不見些回報。

妙

公的四清六活的人。却怎地也不曉事。如何不著一隻船轉來回報。不想這些帶來的官兵。人人亦不知顛倒天色。又看看晚了。

夾此一
句妙

何濤思想在此不著邊際。怎生奈何。我須用自去走一遭。揀一隻疾快小船。選了幾個老郎做公的。各拿了器械。槳起五六把。樺楫。何濤坐在船頭上。望這個蘆葦港裏蕩將去。那時已是日沒沉西。

夾此一
句妙

划得船開。約行了五六里水面。看見側邊岸上。一個人提著把鋤頭。走將來。

千奇百怪
橫現側出

何濤問道。兀那漢子。你是甚人。這里是甚去處。那人應道。我是這村裏莊家。這里喚做斷頭溝。

好地名

沒路了。何濤道。你曾見兩隻船過來麼。那人道。不是來捉阮小五的。何濤道。你怎地知得是來捉阮小五的。那人道。他們只在前面鳥林裏廝打。

不是廝打之
事說得好笑

何濤道。離這里還有多少路。那人道。只在前面望得見。便是何濤聽得。便叫擺船前去接應。便差兩個做公的。拿了攆叉上岸來。只見那漢提起鋤頭來。手到把這兩個做公的一鋤頭。一個。

快事快文鄉間百姓鋤頭千推不足供
公人一飯也豈意今日一鋤頭已足

翻

翻

翻

翻

翻

翻

翻

筋斗都打下水裏去。何濤見了，喫一驚，急跳起身來時，却待奔上岸，只見那隻船

忽地塘將開去。水底下鑽起一個人來。只是一兩個人寫得便如怒龍，行雨其鱗爪有東現西沒之勢。把何濤兩腿只一扯

撲通地倒撞下水裏去。那幾個船裏的，却待要走，被這提鋤頭的趕將上船來。一

鋤頭一個。索性快事。排頭打下去，腦漿也打出。這何濤被水底下這人倒拖上岸來，就

解下他的胳膊來，細了。越絕朱文公見此必當註之云：卽以其人胳膊還縛其人之身矣。看水底下這人，却是阮小七。岸上

提鋤頭的那漢，便是阮小二。帶帶記。弟兄兩人看著何濤罵道：「老爺弟兄三個從來

只愛殺人放火，稽康好經何至於此。量你這厮直得甚麼！你如何大膽，特地引著官兵來捉我

們？何濤道：「好漢，小人奉上命差遣，蓋不繇已。小人怎敢大膽，要來捉好漢？望好漢

可憐見，家中有個八十歲的老娘，無人養贍。隨手嘈出一句有娘以映襯三阮之有娘也。後李遠文中亦有此一句，正與今文遙遙相對。望乞

饒恕性命，則個阮家弟兄道：「且把他來細做個粽子，撒在船艙裏。」完。把那幾個屍

首都攬去水裏去了。個個胡哨一聲，蘆葦叢中鑽出四、五個打魚的人來，都上了

船。不。阮小二、阮小七各駕了一隻船出來。只消小二小七駕船出來，讀者亦出來矣。若是俗筆，不免老大段落。且說這捕盜巡

簡領著官兵，都在那船裏說道：「何觀察，他道做公的不了事，自去探路也去了。許

多時不見回來。那時正是初更，左右星光滿天。夾此一句妙。又加星光滿天四字如畫。衆人都在船上歇

涼。不是歇涼之事，寫得好笑。○日裏奪船夜裏歇涼，千載官兵於今爲烈。忽然只見起一陣怪風，從背後吹將來。又是吹得衆

人掩面大驚。只叫得苦。把那纜船索都刮斷了。正沒擺布處。只聽得後面胡哨響。
先聽得迎著風看時。迎著風三字妙是看背後精細之至只見蘆花側畔射出一派火光來。次見眾人道。今番

却休了。那大船小船約有百十來隻。正被這大風刮得你撞我磕。捉摸不住。那火光却早來到面前。深讚好風也原來都是一叢小船。兩隻價幫住。村中苦無大船。若用小船。又不發火。劈設身處地。算出此五字來。

此書處處設身處地。而後成文。真怪事也。上面滿滿堆著蘆葦柴草。刮刮雜雜。燒著。乘著順風。直衝將來。那

百十來隻官船。屯塞做一塊。寫得如畫。便畫亦難畫。港汊又狹。又沒迴避處。那頭等大船。也有

十數隻。却被他火船推來。鑽在大船隊裏。一燒。妙水底下原來又有人扶助著船。

燒將來。妙燒得大船上官兵都跳上岸來。逃命奔走。不想四邊盡是蘆葦野港。又

沒旱路。只見岸上蘆葦又刮刮雜雜。也燒將起來。寫得如畫。便畫亦難畫。那捕盜官兵兩頭沒

處走。風又緊。火又猛。眾官兵只得都奔爛泥裏立地。爛泥裏三字絕倒。此爛泥句算做官軍倉卒應變。火光叢中

只見。此六字冒下三段一隻小快船船尾上一個搖著船船頭上坐著一個先生。手裏明晃

晃地拿看一口寶劍。只是船頭一個先生。船尾一個搖著寫得便如中軍排陣相似。口裏喝道。休教走了一個眾兵。都在爛

泥裏慌做一堆。此爛泥句算做官軍運籌帷幄。說猶未了。只見蘆葦東岸兩個人引著四五個打魚的

都手裏明晃晃拿著刀鎗走來。只是兩個人引著四五個漁人寫得便如左邊一陣相似。這邊蘆葦西岸又是兩個人

也引著四五個打魚的手裏明晃晃拿著飛魚鈎走來。亦是兩個人引著四五個漁人寫得便如右邊一陣相似。東西

下
上
第
十
八
回

兩岸四個好漢并這夥人

兩岸合來連中間一人只是公孫勝晁蓋阮小五阮小二阮小七耳寫得便如兩軍合入中軍相似○不惟當時官軍在暗裏疑他有千軍萬馬便是今日讀者

亮裏也疑他有千軍萬馬作者才調如此○每見近代露布大文寫得印板相似便令千軍萬馬反像街漢斯打因嘆人之才與不才何啻河漢

一齊動手排頭兒擗將來無移

時把許多官兵都擗死在爛泥裏

此爛泥可算做官軍驢場效命

東岸兩個是晁蓋阮小五西岸兩個

是阮小二阮小七船上那個先生便是祭風的公孫勝

帶敘帶記敘處有奔風激電之能記處有水落石出之致

五位

好漢引著十數個打魚的莊家

忽然結算一句五個好漢十個漁人收拾上文一片八門五花文字才調異常

把這夥官兵都擗死在

蘆葦蕩裏

第二番完○下忽又轉過第一番

單單只剩得一個何觀察細做粽子也似丟在船艙裏

接轉觀察筆如驚鷹餓虎

阮小二提將上岸來指著罵道你這厮是濟州一個詐害百姓的蠹蟲

二字奇文○虎稱大蟲鼠稱老蟲馬稱驢蟲官稱益蟲皆奇文

我本待把你碎屍萬段却要你回去對那濟州府管事的賊

說俺這石碣村阮氏三雄東溪村天王晁蓋都不是好撿撥的我也不來你城裏

借糧他也休要來我這村中討死

竟作酬酢語妙絕○賊與賊老爺與老爺正應酬酢也

倘或正眼兒覷著休道你

只是一個小小州尹也莫說蔡太師差幹人來要拿我們便是蔡京親自來時我

也擗他二三十個透明的窟籠

只算上壽

俺們放你回去休得再來傳與你的那個鳥

官人教他休要做夢這里沒大路

五個字裏結果一員巡簡千餘人兵讀之失笑

我著兄弟送你出路口去當時

阮小七把一隻小快船載了何濤直送他到大路口喝道這里一直去便有尋路

處別的衆人都殺了難道只恁地好好放了你去也喫你那州尹賊驢笑

一篇如奔風激浪至

此得收港却不肯便住故又另自燃起一波其才如許

且請下你兩個耳朵來做表證。七哥趣人阮小七身邊拔起尖

刀把何觀察兩個耳朵割下來鮮血淋漓插了刀解了胳膊。幽細之極○百忙之後人必忘之放上岸

去何濤得性命自尋路。尋路妙送出路口尙要尋路笑上文深入虎口之易也自尋又妙千餘人來一個回去回思奪船時真成一夢也回濟州去了且說

晁蓋公孫勝和阮家三弟兄并十數個打魚的一發都駕了五六隻小船離了石

碣湖村泊逕投李家道口來到得那里相尋著吳用劉唐船隻合做一處吳用問

起拒敵官兵一事晁蓋備細說了吳用衆人大喜整頓船隻齊了一同來到旱地

忽律朱貴酒店裏朱貴見許多人來說投托入夥慌忙迎接吳用將來歷實說與

朱貴聽了。待朱貴不薄大喜逐一都相見了請入廳上坐定忙叫酒保安排分例酒來管

待衆人隨即取出一張皮靶弓來搭上一枝響箭望著那對港蘆葦中射去響箭

到處早見有小嘍囉搖出一隻船來朱貴急寫了一封書呈備細寫衆豪傑入夥

姓名人數。四字寫出朱貴歡喜先付與小嘍囉齎了教去寨裏報知一面又殺羊管待。深衷朱貴衆

好漢過了一夜次日早起朱貴喚一隻大船請衆多好漢下船就同帶了晁蓋等

來的船隻。細一齊望山寨裏來行了多時早來到一處水口只聽的岸上鼓響鑼

鳴晁蓋看時只見七八個小嘍囉划出四隻哨船來見了朱貴都聲了喏自依舊

先去了。此一段俗筆不及再說一行人來到金沙灘上岸便留老小船隻并打魚的人在此

等候。老小并打魚人留在灘上船裏又見數十個小嘍囉下山來接引到關上。寫事有層次王倫領著一班頭

領出關迎接晁蓋等慌忙施禮道。小可王倫久聞晁天王大名如雷灌耳今日且

喜光臨草寨晁蓋道。晁某是個不讀書史的人甚是粗鹵今日事在藏拙甘心與

頭領帳下做一小卒不棄幸甚王倫道。休如此說且請到小寨再有計議一行從

人都跟著上山來。從人跟上山來到得大寨聚義廳上王倫再三謙讓晁蓋等七人在右邊

一字兒立下王倫與衆頭領在左邊一字兒立下一個個都講禮罷分賓主對席

坐下王倫喚塔下衆小頭目聲喏已畢一壁廂動起山寨中鼓樂先叫小頭目去

山下管待來的從人關下另有客館安歇。從人仍發放關下去單說山寨裏宰了兩頭黃牛十

個羊五個猪大吹大搯筵席衆頭領飲酒中間晁蓋把胸中之事從頭至尾都告

訴王倫等衆位王倫聽罷駭然了半晌。外邊寫一句心內躊躇。裏邊寫一句做聲不得。又於外邊寫一句自

己沉吟。又於裏邊寫一句虛作應答。又於外邊寫一句筵宴至晚席散衆頭領送晁蓋等衆人關

下客館內安歇。此一句寫王倫異心自有來的人伏侍。此一句寫王倫疎漏○一句寫王倫密晁蓋心中歡喜

對吳用等六人說道我們造下這等迷天大罪那里去安身不是這王頭領如此

錯愛我等皆已失所此恩不可忘報吳用只是冷笑。妙○七個人須要逐個出色一寫故前朱全來捉時晁蓋已著吳用劉唐先行了却

又著公孫勝先行他使獨自一個挺刀押後此是出色寫晁蓋何濤來捉時阮小二道不妨我自對村他便調度小五小七兩隻船兩個山歌來此是出色寫個三阮後來一陣怪風一片火光一隻小船一口寶劍便把一千官軍燒得罄盡此是出

色寫個公孫勝今自冷笑二字已去完火併一篇乃是色寫個吳用也七個人中獨劉晁蓋道先生何故只

是冷笑有事可以通知吳用道兄長性直此四字是一朝大書中如椽之筆晁蓋只是直來江只是曲此晁宋之別也你道王倫肯

收留我們兄長不看他的心只觀他的顏色動靜規模晁蓋道觀他顏色怎地吳

用道兄長不見他早間席上與兄長說話倒有交情次後因兄長說出殺了許多

官兵捕盜巡簡放了何濤阮氏三雄如此豪傑他便有些顏色變了雖是口中應

答心裏好生不然若是他有心收留我們只就早上便議定了坐位明日排宴已分付山南水亭矣杜

遷宋萬這兩個自是粗鹵的人輕○點一待客之事如何省得只有林冲那人陡然提出林冲

有如秦莽之中怪石何露原是京師禁軍教頭大郡的人諸事曉得今不得已知己語只四字灑下人淚來坐了第

四位早間見林冲看王倫答應兄長模樣十四字一句又如語又如畫○王倫應晁蓋林冲看王倫應晁蓋吳用見林冲看王倫應晁蓋一句看他多曲他

自便有些不平之氣頻頻把眼睜這王倫心內自己躊躇活畫林冲○亦用外一句裏一句我看這人

倒有顧盼之心只是不得已數語中凡用兩不得已句寫林冲乎哉寫天下丈夫也小生略放片言此語教他本寨

自相火併晁蓋道全仗先生妙策當夜七人安歇了次早天明只見人報道林教

頭相訪疾○前寫晁蓋挺刀押後文中却將朱仝雷橫夾雜而寫此寫吳用文中亦將林冲夾雜而寫讀者須分作兩分眼色一半去看吳用一半去看林冲乃雙得之也吳用便對晁蓋道

這人來相探中俺計了七個人慌忙起來迎接邀請林冲入到客館裏面吳用向

前稱謝道夜來重蒙恩賜拜擾不當林冲道小可有失恭敬雖有奉承之心奈緣

不在其位。林冲心事望乞恕罪。吳學究道：我等雖是不才，非為草木，豈不見頭領錯愛

之心。顧盼之意。就勢便用一迎妙絕感恩不淺。晁蓋再三謙讓。林冲上坐。林冲那裏肯推。晁蓋

上首坐了。林冲便在下首坐定。吳用等六人一帶坐下。只客館中片時小坐亦不草草深寫林冲在王倫下第四椅真是不在其位也

晁蓋道：久聞教頭大名，不想今日得會。晁蓋性直只說閒話並不與林冲對針然却少不得林冲道：小人舊在東京

時與朋友交禮節，不曾有悞。林冲語○武師自說海話聖嘆却慕然想著深公私謂除此寒山片石恐武師之在東京亦未必更有可語雖然今日能勾

得見尊顏，不得遂平生之願，特地逕來陪話。林冲語晁蓋稱謝道：深感厚意。晁蓋說閒話吳

用便動問道：小生舊日久聞頭領在東京時十分豪傑，不知緣何與高俅不睦，致

被陷害，後聞在滄州亦被火燒了大軍草料場，又是他的計策。閒話七句向後不知誰

薦頭領上山。正話一句林冲道：若說高俅這賊陷害一節，但提起毛髮植立。句法亦有毛髮植立之勢

又不能報得此讐。答來此容身是柴大官人舉薦到此。答吳用道：柴大官人莫非

是江湖上人，稱為小旋风柴進的麼。撇過高俅單擒柴大官人手法敏辣有縱蛟鎖龍之妙林冲道：正是此人。晁蓋

道：小可多聞人說柴大官人仗義疎財，接納四方豪傑，說是大周皇帝嫡派之子。

孫如何能設會他一面也好。百忙中晁蓋又說閒話真是開口閒嗑全與林冲不對然上特註云少不得者正為林吳相對鏃鏃相柱括括相擊反覺斧鑿之痕太是顯然深賴晁蓋夾在

中間順他直性自說白話以混其跡吳用又對林冲道：據這柴大官人名聞寰海，聲播天下的人。妙○擒社柴大官人

更不放教頭若非武藝超羣。妙○若非二字反踢妙他如何肯薦上山。妙如何肯三字反踢少非是吳用過

妙非是二
字亦用反

理合王倫讓這第一位與頭領坐此天下公論

承若

也不負了柴大官

人的書信

承如何

林冲道承先生高談只因小可犯下大罪投奔柴大官人非他不

留林冲

此六字令我讀之駭然蓋寫林冲便活寫出林冲來寫林冲精細便活寫出林冲精細來何以言之夫上文吳用文中乃說柴進肯薦林冲上山也林冲却忽然想道他說柴進薦我上山或者疑到柴進不肯留我在

說時遲那時疾便急道一句非他不留林冲六個字千伶百俐一似草枯落疾相似妙哉蓋自非此句則寫來已幾乎不是林冲也

誠恐負累他不便自願上山不想今

日去住無門

去住二字寫林冲動搖已久也

非在位次低微只為王倫心術不定語言不准難以相聚

說得矯健心術不定語言不准犯此八字者欺也做不成痛言哉

吳用道王頭領待人接物一團和氣如何心地倒恁窄狹

換一

林冲道今日山寨天幸得衆多豪傑到此相扶相助似錦上添花如旱苗得

雨此人只懷妬賢嫉能之心但恐衆豪傑勢力相壓

千古同之仲尼所致嘆於臧孫也

夜來因見兄長

所說衆位殺死官兵一節他便有些不然就懷不肯相留的模樣以此請衆豪傑

來關下安歇吳用便道既然王頭領有這般之心我等休要待他發付

惡極只八字把雪天三限直提

自投別處去便了林冲道衆豪傑休生見外之心林冲自有分曉

林冲已決要知此六個字全是上

出

文休要受他發付八個字逼出小可只恐衆豪傑生退去之

特來

早早說知

待若這厮語言有理不似昨日萬事罷論倘若這厮今朝有半句話參差時盡在

林冲身上晁蓋道頭領如此錯愛俺弟兄皆感厚恩

又插晁蓋直性人說直話全不摸林冲頭腦全不對林冲箭括讀之如話吳

用便道頭領為新弟兄面上倒與舊弟兄分顏

新弟兄舊弟兄六個字有鈎翰拐馬之妙新弟兄以親之舊弟兄以羞之不謂弟兄二字又可作

膠漆用又可作刀劍用也

若是可容則容不可容時小生等登時告退

四字是吳用一篇結煞語蓋欲討一的當相許也惡哉

林冲

道先生差矣

差字來得疾緊辨新弟兄舊弟兄也

古人有言惺惺惜惺惺好漢惜好漢量這一個潑男女

脆臘畜生說甚弟兄

衆人說道少間相會

也說一句閒話林冲此來只此一句是閒話

衆人相送出來林冲自上山去了沒多時只

七字是林冲一筆結煞語緊答登時告退四字

林冲起身別了

見小喽囉到來相請說道今日山寨裏頭領相請衆好漢去山南水寨亭上筵會

待特避開衆義堂上

晁蓋道上覆頭領少間便到小喽囉去了晁蓋問吳用道先生此一會如何吳學究笑道兄長放心此一會倒有分做山寨之主今日林教頭必然有火併

王倫之意

他若有些心懶小生憑著三寸不爛之舌不絲他不火併兄長身邊各

藏了暗器

要只看小生把手來撚鬚爲號

要兄長便可協力晁蓋等衆人暗喜辰

牌以後三四次人來請晁蓋和衆頭領各各帶了器械暗藏在身上結束得端正

却來赴席只見宋萬親自騎馬又來相請

前已表出生朱貴此又表出生宋萬筆墨周詳獨不及杜遷者王倫爲杜遷所引且姑留以伴之亦文家疏密相間之法

也小喽囉擡過七乘山轎七個人都上轎子一逕投南山水寨裏來直到水亭子

前下了轎王倫杜遷林冲朱貴都出來相接邀請到那水亭子上分賓主坐定王

倫與四個頭領杜遷宋萬林冲朱貴坐在左邊主位上晁蓋與六個好漢吳用公

孫勝劉唐三阮坐在右邊客席階下小喽囉輪番把盞酒至數巡食供兩次晁蓋

孫勝劉唐三阮坐在右邊客席階下小喽囉輪番把盞酒至數巡食供兩次晁蓋

孫勝劉唐三阮坐在右邊客席階下小喽囉輪番把盞酒至數巡食供兩次晁蓋

孫勝劉唐三阮坐在右邊客席階下小喽囉輪番把盞酒至數巡食供兩次晁蓋

和王倫盤話但提起聚義一事王倫便把閒話支吾開去吳用把眼來看林冲時

只一句急遞入去妙絕筆力只見林冲側坐在椅上把眼睜王倫身上寫得如畫便畫也畫不出○寫林冲寫得峯嶺之極鬱勃之極看看飲

酒至午後王倫回頭叫小嘍囉取來三四個人去不多時只見一人捧個大盤子

裏放著五錠大銀醜王倫便起身把盞對晁蓋說道感蒙衆豪傑到此聚義只恨

敵山小寨是一注之水如何安得許多真龍聊備些小薄禮萬望笑留煩投大寨

歇馬小可使人親到麾下納降晁蓋道小子久聞大山招賢納士一逕地特來投

托入夥若是不能相容我等衆人自行告退重蒙所賜白金決不敢領非敢自誇

豐富小可聊有些盤纏使用速請納回厚禮只此告別王倫道何故推却非是敝

山不納衆位豪傑奈緣只爲糧少房稀恐日後悞了足下衆位面皮不好因此不

敢相留說言未了只見林冲八字疾雙眉剔起兩眼圓睜坐在交椅上大喝道此處若便立起

却起得沒聲勢若便踢倒桌子立起又踢得沒節次故特地寫個坐在交椅上罵直等罵到分際性發然後一脚踢開桌子搶起身來刀亦就勢掣出有節次有聲勢作者實有設身處地之勞也你前番我上山

來時也推道糧少房稀胸中主句今日晁兄與衆豪傑到此山寨你又發出這等言

語來眼前主句是何道理吳用便說道頭領息怒自是我等來的不是倒壞了你山

寨情分惡極不惟自說不是看他下壞今日王頭領以禮發付我們下山送與盤纏又不曾

熱趕將去惡極只七個字陡然把雪天三限又提出來請頭領息怒我等自去罷休明明催之林冲道這是笑裏藏

評注水滸專卷九第十八回

刀言清行濁的人我其實今日放他不過快絕妙絕讀之神旺非一朝一夕之心矣王倫喝道你看這畜生

看他罵人法活是個秀才又不醉了倒把言語來傷觸我却不是反失上下林冲大罵道量你是

個落第窮儒即不落第又奈何胸中又沒文學即有文學又奈何怎做得山寨之主可見秀才雖強盜亦不服也吳用便

道晁兄更不向林冲說妙絕只因我等上山相投反壞了頭領面皮只今辦了船隻便當告退

又催晁蓋等七人便起身句要下亭子句俗人不知此句之妙便作一句讀不知上半句是真下半句是假也王倫留道且請

席終了去秀才可憐睡裏夢裏林冲把桌子只一脚踢在一邊搶起身來衣襟底下掣出一把

明晃晃刀來有山崩海立風起雲湧之勢搭的火雜雜五字不知是寫人不知是寫刀但覺人刀俱活吳用便把手將髻鬚一摸晁

蓋劉唐便上亭子來虛攔住王倫叫道不要火併吳用便假意扯林冲道頭領不

可造次公孫勝便兩邊道休爲我等壞了大義阮小二便去幫住杜遷阮小五幫

住宋萬阮小七幫住朱貴百忙中寫來何等明畫嚇得小喽囉們目瞪口呆林冲拿住王倫罵

道你是一個村野窮儒虧了杜遷得到這里柴大官人這等資助你調給盤纏與

你相交舉薦我來尙且許多推却今日衆豪傑特來相聚又要發付他下山去這

梁山泊便是你的聽者你這嫉賢妬能的賊聽者不殺了要你何用却作商量語絕倒你也

無大量大才也做不得山寨之主有大才又必有大量強盜頭猶必若是耶杜遷宋萬朱貴本待要向前來

勸被這幾個緊緊幫着那裏敢動王倫那時也要尋路走却被晁蓋劉唐兩個攔

住王倫見頭勢不好。口裏叫道：「我的心腹都在那里。」

活秀才

雖有幾個身邊知心腹

的人。本待要來救。見了林冲這般兇猛頭勢。誰敢向前。林冲即時拿住王倫。又罵

了一頓。再添一句為雪。天三限吐氣。

去心窩裏只一刀。斫察地。搨倒在亭上。晁蓋見搨王倫各掣刀

在手。

方掣出。暗器。

林冲疾把王倫首級割下來。提在手裏。

林冲能。却。是耐庵能。

嚇得那杜遷宋萬朱

貴都跪下說道：「願隨哥哥執鞭隨轡。晁蓋等慌忙扶起三人來。吳用就血泊裏拽

過頭把交椅來。

何必聚義堂上只山南水亭。有何不可笑秀才之多計也。

便納林冲坐地。叫道：「如有不伏者。將王倫爲

例。今日扶林教頭爲山寨之主。」

好吳用。

林冲大叫道：「先生差矣。」

好林冲。

我今日只爲衆

豪傑義氣爲重。上頭火併了這不仁之賊。實無心要謀此位。今日吳兄讓此第一

位與林冲坐。豈不惹天下英雄耻笑。若欲相逼。寧死而已。弟有片言。

願

不知衆位

肯依我麼。衆人道：「頭領所言。誰敢不依。願聞其言。」林冲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

教。斷金亭上。招多少斷金之人。聚義廳前。開幾番聚義之會。正是替天行道。人將

至仗義疎財。漢便來。畢竟林冲對吳用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註圖像水滸傳卷之九終

黃文炳過自己的小船上放那官船去了。兩個好漢。擲了兩隻快船。逕奔穆弘莊。上早搖到岸邊。望見一行頭領。都在岸上等候。搬運箱籠上岸。見說。拿得黃文炳。

宋江不勝之喜。衆好漢一齊心中大喜。說正要此人見面。久慕通判高才李俊張順早把黃

文炳帶上岸。衆人看了。監押着。離了江岸。到穆太公莊上來。朱貴宋萬接着衆人。

一筆不亂入到莊裏草廳上坐下。宋江把黃文炳剝了濕衣服。綁在柳樹上。請衆頭領

團團坐定。宋江叫取一壺酒來。與衆人把盞。上自晁蓋。下至白勝。共是三十位好

漢。都把遍了。宋江大罵黃文炳。你這廝。我與你往日無冤。近日無讐。你如何只要

害我三回五次。教唆蔡九知府殺我兩個。你既讀聖賢之書。如何要做這等毒害

的事。我又不與你有殺父之讐。你如何定要謀我。你哥哥黃文燁與你這廝一母

所生。他怎恁般修善。久聞他的城中都稱他做黃面佛。我昨夜分毫不曾侵犯他。

你這廝在鄉中。只是害人。交結權勢。浸潤官長。欺壓良善。我知道無爲軍人民都

叫你做黃蜂刺。我今日且替你拔了這個刺。妙語解頰黃文炳告道。小人已知過矣。只

得求早死。晁蓋喝道。你那賊驢怕你不死。你這廝早知今日。悔不當初。宋江便問

道。那個兄弟替我下手。只見黑旋風李逵。只見十一○須得此人動手跳起身來說道。我與哥哥勸

手割這廝。我看他肥胖了。倒好燒喫。晁蓋道。說得是。教取把尖刀來。就討盆炭火。

來細細地割這厮燒來下酒與我賢弟消這怨氣李逵拿起尖刀看着黃文炳笑

道該笑你這厮在蔡九知府後堂且會說黃道黑撥置害人無中生有攬撥他文字今

起揀好的人肉又有好歹揀擇奇絕之語就當面炭火上炙來下酒割一塊炙一塊無片刻割了黃文

炳李逵方纔把刀割開胸膛取出心肝把來與衆頭領做醒酒湯衆多好漢看割

了黃文炳都來草堂上與宋江賀喜只見宋江先跪在地下看他寫宋江甫得性命便用權術真是筆情如銳衆

頭領慌忙都跪下齊道哥哥有甚事但說何妨兄弟們敢不聽宋江便道小可不

才自小學吏初世爲人便要結識天下好漢識得奇絕奈緣力薄才疎不能接待以遂

平生之願自從刺配江州多感晁頭領并衆豪傑苦苦相留宋江因守父親嚴訓

不曾肯住正是天賜機會於路直至潯陽江上又遭際許多豪傑不想小可不才

一時間酒後狂言險累了戴院長性命感謝衆位豪傑不避凶險來虎穴龍潭力

救殘生又蒙協助報了冤讐如此犯下大罪鬧了兩座州城必然申奏去了今日

不絲宋江不上梁山泊投託哥哥去未知衆位意下若何如是相從者只今收拾

便行只此語亦不必說說偏寫宋江跪皆表其權術也如不願去的一聽尊命便收一頓下只恐事發反遭宋江口

却前在清風收拾許多人去今在江州又要收拾許多人去兩番都用大書蓋深表其以權術爲生平也反遭下辭尚未畢說言未絕李逵先跳起來便叫道都去

十數人投石礮村來。

上文將七個人分作兩段此處又將四個人分作兩段妙絕文字也

晁蓋和公孫勝在莊上收拾有些不肯去的莊客齋發他些錢物遂他去投別主。

不惟情理兼盡又留作勘出玩家之地

其願去的都在莊上

併疊財物打拴行李不在話下再說宋江飛馬去到下處連忙到茶坊裏來只見

何觀察正在門前望

晝來急狀

宋江道觀察久等却被村裏有個親戚在下處說些家

務

口口以爲家務

因此擔閣了些何濤道有煩押司引進宋江道請觀察到縣裏兩個入得

衙門來正值知縣時文彬在廳上發落事務宋江將着實封公文引着何觀察直

至書案邊

權術妙

叫左右掛上迴避牌

權術妙

低聲稟道

權術妙

奉濟州府公文爲賊情

緊急公務特差緝捕使臣何觀察到此下文書知縣接着拆開就當廳看了大驚

對宋江道這是太師府差幹辦來立等要回話的勾當這一干賊便可差人去捉

宋江道日間去只怕走了消息只可差人就夜去捉拏得晁保正來那六人便有

下落

極似爲知縣爲何濤而不知其正是緩兵宋江權術其妙如此

時知縣道這東溪村晁保正聞名是個好漢他如何肯

做這等勾當

寫知縣讚晁蓋以顯上文宋江罵晁蓋之詐

隨卽叫喚尉司並兩個都頭一個姓朱名全一個姓

雷名橫他兩個非是等閒人也

又出二人傳

當下朱全雷橫兩個來到後堂領了知縣言

語和縣尉上了馬逕到尉司點起馬步弓手并土兵一百餘人就同何觀察并兩

個虞候作眼拿人當晚都帶了繩索軍器縣尉騎着馬兩個都頭亦各乘馬各帶

了腰刀弓箭手拏扑刀前後馬步弓手簇擁着出得東門飛奔東溪村晁家來到

得東溪村裏已是一更天氣都到一個觀音菴取齊朱仝道前面便是晁家莊晁

蓋家前後有兩條路既云晁蓋莊上有前後兩條路矣後又云有三條路活描出美髯一時隨口生變也若是一齊去打他前門他望後

門走了一齊闕去打他後門他奔前門走了便見不得不與雷橫分絕妙我須知晁蓋好生了得也

已又生出一段話頭以見不得不分也又不知那六個是甚麼人必須也不是善良君子也二那厮們都是

死命倘或一齊殺出來也三又有莊客協助也却如何抵敵他只好聲東擊西等那

厮們亂攬便好下手說得確然應分妙絕不若我和雷都頭分做兩路我與你分一半人都是

步行去先望他後門埋伏了等候唵哨響為號你等向前門只顧打入來見一個

捉一個見兩個捉一雙寫美髯真有過人之才雷橫道也說得是朱都頭你和縣尉相公從前

門打入來我去截住後門朱仝有朱仝心事雷橫有雷橫心事寫兩人爭後門絕妙朱仝道賢弟你不省得晁蓋莊上

有三條活路忽然增出一條路絕妙我閒常時都看在眼裏了我去那里須認得他的路數不

用火把便見此三句說已之必應後門不用火把四字輕輕插入便知下文朱仝在黑影裏也你還不知他出沒的去處倘若走漏了

事情不是耍處此三句說雷橫必不應後門寫美髯真有過人之才縣尉道朱都頭說得是你帶一半人去朱仝

道只消得三十來個殺了莫如不分更便耳然而事理有所不可則姑以三十來個遮飾之也朱仝領了十個弓手二十個土

兵先去了下文大驚小怪三句在此內縣尉再上了馬雷橫把馬步弓手都擺在前後幫護着縣尉

士兵等都在馬前明晃晃照着二三十個火把擎着攬叉扑刀留客住鈎鐮刀一

齊都奔晁家莊來到得莊前兀自有半里多路只見晁蓋莊裏一縷火起從中堂

燒將起來湧得黑烟遍地紅焰飛空於朱雷未到之前特寫晁蓋預作走計以表宋江之罪也又走不到十數步只見

前後門四面八方約有三四十把火發焰騰騰地一齊都燒看他寫晁蓋預定走計又分二

晁蓋也又必先書此二段者所以正私放晁蓋之罪獨歸宋江不得分之朱雷兩人也前面雷橫挺着扑刀背後衆士兵發着喊一齊把

莊門打開都撲入裏面此一段寫雷橫看時火光照得如同白日一般明亮並不會見有一

個人只聽得後面發着喊叫將起來叫前面捉人此是寫朱全○看他二個人各自放晁蓋原來朱全有心

要放晁蓋故意賺雷橫去打前門這雷橫亦有心要救晁蓋以此爭先要來打後

門却被朱全說開了只得去打他前門故意這等大驚小怪聲東擊西要催逼晁

蓋走了註朱全意中事朱全那時到莊後時兀自晁蓋收拾未了莊客看見來報與晁蓋說

道官軍到了事不宜遲晁蓋叫莊客四下里只顧放火註朱全先來事他和公孫勝引了十

數個去的莊客納着喊挺起扑刀從後門殺將出來大喝道當吾者死避吾者生

自晁蓋出來以下皆詳寫朱全畧寫雷橫朱全在黑影裏捉賊不是住在黑影裏事寫來絕倒○朱全在黑影裏雷橫在火光裏皆成絕倒叫道保正快走朱全

在這里等你多時一腔心事不說又不得要說晁蓋那里聽得說與同公孫勝捨命只顧

殺出來此一段寫晁蓋捨命殺出不顧朱全說話朱全虛閃一閃放開條路讓晁蓋走晁蓋却叫公孫勝引

了莊客先走他獨自押着後

此一段寫晁蓋攔布押後不見朱全讓路

朱全使步弓手從後門撲入去叫道

前面趕捉賊人

讓走了却撲入所以穩住雷橫便好趕上說明心事也

雷橫聽得轉身便出莊門外叫馬步弓手分

投去趕

朱全穩住雷橫便好自去做人情雷橫却又發脫土兵要來自己做人情以一筆寫兩人而兩人皆活靈活現真奇事也

雷橫自在火光之下東觀西望

做尋人

捉賊不是火光之下事寫來絕倒寄語都頭劍去久矣雷橫每讓朱全一籌如此

朱全撇了土兵挺着刀去趕晁蓋晁蓋一

面走口裏說道朱都頭你只管追我做甚麼我須沒歹處

說又不聽得讓又不看見自應有此一番問答也

朱全

見後面沒人方纔敢說道保正你兀自不見我好處我怕雷橫執迷不會做人情

被我賺他打你前門我在後面等你出來放你你見我閃開條路讓你過去你不

可投別處去只除梁山泊可以安身

亦便算到梁山泊朱全之與宋江相厚有以也朱全一番好心機作三段寫來方得明之晁蓋寫盡一時人多火雜手忙脚亂也

○朱全得見人情雷橫不得見人情甚矣朱全之強於雷橫也然殊

不知先有宋江早已做過人情真乃夜眠清早起又有早行人也 晁蓋道深感救命之恩異日必報

此十字矣 朱全正趕間只聽得背後雷橫大叫道休教走了人

雷橫之讓朱全一籌如此

朱全分

付晁蓋道保正你休慌只顧一面走我自使轉他去朱全回頭叫道有三個賊望

東小路去了雷都頭你可急趕

只謂忽寫雷橫却是仍寫朱全妙絕

雷橫領了人便投東小路上并土兵

衆人趕去

雷橫之讓朱全一籌如此

朱全一面和晁蓋說着話一面趕他却如防送的相似

漸漸黑影裏不見了晁蓋朱全只做失脚撲地倒在地下

寫美極真有過人之才

衆土兵隨後

趕來向前扶起朱全道黑影裏不見路徑失脚走下野田裏滑倒了閃挫了左腿

妙不惟自解趕不着亦復自委不復趕也。縣尉道走了正賊。怎生奈何。朱仝道非是小人不趕。其實月黑了。

沒做道理處。這些土兵全無幾個有用的人。不敢向前。縣尉再叫土兵去趕。是縣尉

兩個都頭已不知費了無數。曲折縣尉睡裡夢裡不知也。衆土兵心裏道兩個都頭尙兀自不濟事。近他不得。我們有

何用。都是虛趕。了一回轉來道。黑地里正不知那條路去了。雷橫也趕了一直

回來。心內尋思道。朱仝和晁蓋最好多敢。是放了他去。我却不見了人情。朱仝事畢後雷橫始

見是其讓一籌如此也。回來說道。那里趕得上。這夥賊端的了得。縣尉和兩個都頭回到莊

裏去。已是四更時分。何觀察見衆人四分五落。趕了一夜。不曾拏得一個賊人。只

叫苦道。如何回得濟州去見府尹。縣尉只得捉了幾家鄰舍去。解到鄆城縣裏來。

縣尉好笑從來如此。○不便拿莊客且先拿鄰舍文勢透迤曲折之極。這時知縣一夜不曾得睡。立等回報。聽得道賊都走了。

只拏得幾家鄰舍。知縣把一千拿到的鄰舍當廳勘問。衆鄰舍告道。小人等雖在

晁保正鄰近居住。遠者二三里田地。近者也隔着些村坊。他莊上時常有擄搶使

棒的人來。如何知他做這般的事。知縣逐一問了時。務要問他們一個下落。數內

一個貼鄰告道。若要知他端的。除非問他莊客。行文透迤曲折如此。知縣道。說他家莊客也都

跟着走了。鄰舍告道。也有不願去的。還在這裡。好真寫得知縣聽了。火速差人就帶了

這個貼鄰做眼。店主人做眼一兩個。廣候做眼二兩個。廣候同何觀察做眼三貼鄰做眼四。來東溪村捉人。無兩個時辰。早拿到兩

個莊客當廳勘問時。那莊客初時抵賴。喫打不過。只得招道。先是六個人商議。小人只認得一個是本鄉中教學的先生。叫做吳學究。一個叫做公孫勝。是全真先生。又有一個黑大漢。姓劉。更有那三個小人。不認得。却是吳學究合將來的。聽得說道。他姓阮。在石碣村住。他是打魚的。弟兄三個。只此是實。招七人錯落參差之甚知縣取了一紙招狀。把兩個莊客交割與何觀察。回了一道備細公文。申呈本府。宋江自周

全那一千鄰舍。保放回家聽候。非表宋江仁義正見宋江權術然其實則爲一路宋江已冷恐人遂至忘之故借事提出一句也且說這衆人與

何濤押解了兩個莊客。連夜回到濟州。正直府尹陞廳。何濤引了衆人到廳前稟

道。晁蓋燒莊在逃一事。再把莊客口詞說一遍。府尹道。既是恁地說時。再拿出白

勝來。問道。那三個姓阮的。端的住在那里。白勝抵賴不過。只得供說。三個姓阮的

一個叫做立地太歲阮小二。一個叫做短命二郎阮小五。一個是活閻羅阮小七

都在石碣湖村裏住。又作逐一半說知府道。還有那三個姓甚麼。白勝告道。一個是智多星

吳用。一個是入雲龍公孫勝。一個叫做赤髮鬼劉唐。又作一半說知府聽了。便道。既有下

落。且把白勝依原監了。收在牢裏。隨即又喚何觀察。差去石碣村。只拿了姓阮三

個。便有頭腦。不是此一去。有分教。天罡地煞。來尋聚會風雲。水滸山城。去聚縱橫

人馬。畢竟何觀察怎生差去石碣村緝捕。且聽下回分解。